

三會三師不贊

金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新標點
白話詳註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五)



錢塘袁枚簡齋著

上虞許家恩澤齋點註

答梁瑤峯司農

江甯陶方伯歸自京師，道公問枚甚切，兼有「十年前久要不忘」之言。尤徵大君子略勢位而重文章之古誼。枚靜言思之，終覺「一齊大非偶」不敢作董叔之繫援，亦不敢作鄭忽之辭謝。捐除成見，靜候報章。近聞公寵擢大司農之職，從此均調玉燭，管權金倉，諒吳隱之雖廉，不必以蓬席為屏風，作度支尚書之典故矣。嘗者常州新拔貢生殷傑，少年好學，秀出班行，受業於枚久矣。今戰其藝於部門，索枚一言，求望見門闌之廡，以為光寵。昔蘇子瞻

兄弟得見富韓兩公，終身夸於儕輩，以為欣幸；可見後生小子，瞻仰大賢，亦是秉彝公好，逐古皆然。枚故嘉其意而弗敢闌也。望退食之餘，許其搵衣趨隅，進而教之。夫燕求馬骨，薛養雞鳴，自是明公所夙曉。茲復有所稱引者，南朝蕭梁盛時，特置鄉豪一人，專司搜薦，如枚者殆其人歟？

要

久要。要字讀平聲，是約會的意思。久要，是說舊時訂定的約。久要不忘，是說舊時訂定的

約，是不忘記的。論語裏有一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齊大。戰國時候，齊國是大國，齊侯

要把他女兒文姜給鄭公子忽做妻，公子忽說道：『齊大非吾偶也。』偶，是說配偶，是說自己小

配不上大國的意思。後人說男女婚嫁的事體，說別人門第大，自己小，便說齊大非偶。繫援

拿繩子吊住，稱做繫；拿手拉住，稱做援。繫援，是說靠人提拔的意思。戰國時候，有一個董叔，是叔

向的哥哥，娶范家的女兒做妻子。叔向說道：『范家是有錢的。』董叔說道：『我欲為繫援焉。』

是說要靠他提拔的意思。不敢作董叔之繫援，是說不要靠着有錢有勢的人提拔我。司農

漢朝有司農官，專管錢糧收付的事體。清朝稱戶部，民國便稱財政部。玉燭。說四時調和，稱

777
16
V.2

做玉燭。說做官的德，美如玉，光明如燭，地方上有清官，四時的氣候便調和，年成便熟了。爾雅裏有一句：「四時和謂之玉燭。」金倉。金倉，便是金庫。權，便是收稅。管權，是說做財政官的，管理收納錢糧。隱之。晉朝吳隱之，做度支尚書的時候，十分清苦，拿竹篷做屏風，坐的椅子沒有氈毳，沒有褥子，後人稱做清官的，便拿吳隱之來比方。富碑。宋朝的富弼、韓琦兩人，都是有大學問，做大官的。退食。是說做官的人，辦完了公事，退回家來吃飯的時候。詩經裏有兩句：「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摳衣。古時，衣袍很長，見人快走幾步，便要把衣角提起來。摳，是提起來的意思。隅，是說桌角。是說見人客氣，提着衣角，跑到桌角邊去坐下。馬骨。古時，燕王拿五百塊錢去買一匹千里馬的骨頭。後人說仰慕人才的心切，便比方說是燕王的求馬骨。鷄鳴。戰國時候，齊國的孟嘗君封在薛的地方，他手下養着三千個客人，有一個客人能夠學雞叫，後來孟嘗君夜裏要逃出關去，到關門口，那客人假裝做雞叫，管關的人認做天亮了，忙開了關門，孟嘗君便逃得性命。後人說收留人才，便比方是薛君養雞鳴的客人。鄉豪。梁武帝時，立鄉豪官，專管搜羅人才的事體。

補壽彭芝亭大司馬

國家圖書館



003890072

前以全集呈教，原望尙書憐其弱冠時，卽在門牆，必有訓誨，使不至於懵寐以終。乃接手書，賜題三絕句，施丹漆於樛櫟，加熏沐於無鹽，較皇甫之序左思，尤爲夸異。明知大君子至誠待物，必不加以虛譽，然而好善之心，太覺從長。捧讀之餘，能無踧踖？夏間晤沈永之觀察，方知尙書于去秋八月間，慶八十生辰，枚竟兩耳塞綿，未知赴祝。伏念尙書福德兼隆，乃文學大臣中之郭汾陽也。少躡金鼈，壯持玉尺，三貂八座，半是門生。山左江東，都持旌節。郭以其武，公以其文，足相抗矣。至于開午稿之莊，置平泉之酒，則又裴晉公能兼之，而汾陽不及焉。枚不能學「瑤池之青鳥」，隨羣仙以齊來；反若坐「宛渠之螺舟」，隔一年而始至。賦詩四章，專人呈上。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或者尙書聽厭鈞韶，忽聞野音而善之耶？

左思 晉朝左太冲，名思，他做了一篇三都賦，送給朋友看，大家都說他做得不好；後來

有一個做大官的，名叫皇甫謐，稱贊他的文章做得好，又替他做一篇序在上面。從此以後，那從前說他不好的人，也稱贊他好了。後人求人做文章，便比方他是皇甫謐。汾陽，唐朝的郭汾陽，名子儀，官做到天下兵馬副元帥，封汾陽郡王，有七子八婿，功勞極大，年紀活到八十五歲。後人說做大官的，便拿他比郭汾陽。午橋，唐朝裴晉公，有一座花園，稱做午橋莊。宛渠，秦始皇求神仙的事體，在宛渠地方的百姓，坐着螺螄樣子的船，來見皇帝。這船在海底裏走着，水不浸進船去的，又名淪波舟。失晨，雞在早晨啼的，不在早晨的時候啼着，便稱失晨。說做事體，錯過了時候，比方是失晨之雞。

寄福建撫軍楊西峯

家奴從杭州歸，接手書，所以存慰之者甚厚；具見大君子「故舊不遺」之意。閱邸報，知中丞移撫閩疆，此是公弱冠時，聽鼓角於東廂處也。今又南面而握牙璋矣，必有白髮軍民，猶認得當年玉貌者。前奉懷云：「官從舊地遷才樂，人是相知喜更狂。」不料兩聯，屢成詩讖。此種福慧，非嶽降嵩生，何能

如是？惟望中丞分己之餘福，以福軍民。一切張施，因明以造於誠，借慧以行其善；則海宇蒼生，俱受賢人之賜矣。枚去春服闋，即具牒本籍以老乞休。連歲秋收歉薄，阿品在廣，屢信相招，因之自忘其衰，欲為天台雁蕩之游，度仙霞嶺，到閩中，先見中丞之名臣，再啖荔支之名菓，先遊武夷之幽深，再遊羅浮之飄渺，庶幾極天下之大觀，然後息影蓬廬，以終餘年。未知暮景頽光，天肯玉成之否？且待到故鄉之後，自度精神，再定行止焉。

註

牙璋 古時調動兵馬，有一種牙璋，分做兩半，拿這一半去和那一半一對，便發兵，是一種

憑據。後人說有兵權的人，便稱他握牙璋。詩識 拿詩裏的句子，猜度將來的吉凶，稱做詩識。

嶽降 高大的山，稱做嶽，稱做嵩。嶽降嵩生，是稱人是大人人物，拿他比做嵩嶽。仙霞 浙江

江山縣南面，一百里地方，有一座仙霞嶺，離福建浦城縣一百二十里路，是風景極好的地方。

武夷 崇安的南面，有一座武夷山，傳說常有神仙到來，自稱是武夷君，所以這山便稱武夷山，

也是風景極好的地方。羅浮 廣東增城縣東面，有一座羅浮山，長五百里，有四百多個山尖。

與廣西姚雲岫撫軍

明年移東粵之屏藩，領離江之節鉞；地不遠夫千里，位已列於三台；賢者之道行矣，書生之榮極矣。故鄉人士靡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而枚尤有異焉。記當日同肄業敷文書院，枚將赴廣西金中丞之招，公賦詩相留云：『縱使將軍重揖客，何如南國有詞人？』一時士流交相傳誦。豈料四十年後，所謂將軍者公，即其人；所謂粵西者公，領其地。枚恨不學著翅人，飛來作揖客耳。然而弱冠所遊之處，雖成春夢，未隔前生。當時受金德山中丞國士之知，每到官鼓晨鳴，衙參客滿，枚輒向八桂堂，隔簾窺伺。聞中丞談公事畢後，必與司道府州，延譽鄙人，津津然不啻若自其口出。命作銅鼓賦一篇，梓入廣西省志中。如許憐才，每一思之，憬然泣下。未知天假之年，猶能重到粵西，一尋陳迹否？未知省志中，此賦猶存否？貴姊夫沈永之觀察，與枚同學同榜同

年，公所知也。前年枚生一男，永之生一女，都是六十歲外小妻所出。秋禾晚穫，甘蔗旁生，彼此信來，遂聯姻媪。今年梅花開時，永之與殷夫人作韓姑相攸故事，高固叔姬，雙雙俱至。盤桓五日，才賦北征。不特小星合兩姓之歡，六親同慶，而且大享行夫人之禮，九獻未終，誠盛事也！何不轉告年嫂夫人，同爲一笑？

■ 屏藩。籬笆，稱做藩。屏藩，都保護人的東西。說做大官的人，保護國家，好似國家的屏藩。

灑江。灑江是廣西的別名。因為廣西地方，有一條灑江，沿江共有三百六十個灘。節鉞。古時做大官的，皇帝給他節鉞兩樣東西。節，便是兵符，有兵權。鉞，便是斧鉞，有殺人的權柄。著翅。

五代時候，周國的韓大將軍，打仗十分勇敢。蒙古人見他害怕，稱他著翅人，說他好似身上著

翅膀的，後人稱做武官的，便比方他是著翅人。八桂。臨桂縣北面有一座八桂堂，宋朝時候

造的。旁生。小老婆生的兒子，名叫旁生。宋朝神宗皇帝問呂惠卿道：「蔗字從蔗，是什麼意

思？」惠卿說道：「各種草木都是正生的，獨有甘蔗是橫生的，好似人的庶出，所以從庶字。」小

老婆生的兒女，稱做庶出。

答明我齋參領

秋間似村世兄處，寄到和詩二章，卽景情生，言從心發。押時字韻，感期望之深；押經字韻，見相思之切。至於廿年縛職，六十生兒，正如吟詩者因遲見妙司馬長卿之三年一賦，終勝於枚臯之援筆立成也。枚生平不喜佛法，而獨於因緣二字，信之最真，以爲足補聖賢語錄之所未及。身歷名場，垂五十年，事事可證，卽如枚與君家亦大奇矣！二十七歲時，翰林散館，在光明殿考試，蒙文忠公一見傾心，賞其爽俊。嗣後每到宮門，必加獎許，後乞養山居，猶託尹相國聘爲記室，枚以母老路遙，辭謝而止。三十七年，王師征緬，家弟樹作宰南陽，辦理軍需，忽接欽差六百里羽檄，合署驚惶，不知何事。啓封乃絕句一章云：『雙丁二陸傳名久，今日相逢在路途；借問南陽賢令尹，風流得似

子才無』一時士大夫傳為佳話，此即令兄諱仁者之流風遺韻也。近年來又以前下程朱二友，假館華堂，得與執事時通芳訊。一門之內，重疊思知，或未見而相思，或乍逢而矜寵。倘非陸法和所謂前生有香火因緣者，何能如是？枚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人間萬事，盡付烟雲。惟於感恩知己四字，一息尚存，每欽欽其在抱。禾知今生得仰見賢人丰采否？言之黯然！

語

司馬。司馬，是說漢朝的司馬相如，做文章很慢，他做一篇上林子虛賦，做了一百天纔做

成。又漢朝的枚皋，做文章很快，拉起筆來便做成功。後人說做文章有快有慢，便拿司馬相如和

枚皋兩人來比方。語錄。語，是說話；把說話記在書上，稱做語錄。宋朝的讀書人，講學問，他們

把先生的話，用白話記下來，稱做語錄。南陽。南陽，在河南省，周朝時候，是申國的地方。秦朝

時候，是宛縣地方。羽檄。軍隊裏的公文，稱做檄；鳥毛，稱做羽；在公文上插一根鳥毛，稱做羽

檄，是叫他快送的意思。雙丁。漢朝的丁儀、弟弟丁廙，都是有學問的。丁儀在曹操手下做官，

後人說弟兄都是有才學的，拿他比做雙丁。二陸。晉朝的陸機、號士衡，年輕有才學。兄弟陸

雲，號士龍，他的才名和哥哥一樣大，後人稱他二陸。香火。朋友要好，便燒着香燭，結拜弟兄，所以說有交情，便說是香火因緣。這一句原是佛家的說話。

與史抑堂少司馬

書來，命以本月團圓之夕，聯兩家兒女之歡。枚謹照司馬書儀，拜領侍郎門狀矣。伏念以孔李通家，作朱陳姻婭；禮雖成於一日，數早定於三生。然非親家略勢位而重文章，念交情而憐故舊，何以有此？昔孫明復士流也，李迪貴相也，李妻以姪女，孫疑焉。其弟子石介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李相國獨能如此，先生宜許之，以成相公之賢。』枚不敢有違寵命，亦步趨孫公之意。園中植紫薇三株，十易星霜，從無蓓蕾。今年盛開，爛如雲錦，或者薇省呈祥，應在將來甥館乎？雖瑞應之符，儒者不道；而榮華之景，觸目欣然，附及之。勉公子讀書，博親家莞爾。

書儀 宋朝的司馬光做一部書儀，分表奏公文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昏儀二卷，喪儀二卷，儀便是格式，書上講的都是各種格式規矩，所以稱做書儀。門狀，門狀便是名片。去拜見人，先把名片送到門房裏去，所以稱做門狀。又稱拜帖，上面寫着名姓稱呼。孔李，後漢時候孔融十歲，去見李膺說道：『我是李先生的通家子弟。』世代做朋友的，稱做通家，是說好似一家人的意思，又稱世交。後人說兩家交情厚，便比方是孔李通家。宋陳居易詩道：『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後人稱結婚的男女家，便稱朱陳。明復，宋朝的孫明復，考進士不中，住在泰山上，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推薦他做國子監直講。宰相李迪見他面目枯瘦，鬚髮皓白，便說道：『先生年五十，還沒有家室，不幸生病，便怎麼樣呢？』把他弟弟的女兒，嫁給明復做妻子，後人說貴賤結親，便拿明復來比方。石介，宋朝石介，號守道，中進士做國子監直講，山東人稱他徂徠先生。

答洪稚存論吳中行

明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江陵映川賦詩頌之。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諫

而不聽當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援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謂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嘗非師之力。一飲水思源，一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第足下來書，尙有未協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若曰：一座主取士，一彼自奉公令耳，於士無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於子無與矣！忘本之言，伊於何底？鄭子濯孺子以學射庾公之徒之故，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追寇，君命也；學射，小技也；學於其徒，非學於庾公也；然卒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以爲端人！且引以證逢蒙之

惡；然則使孔孟爲人門生，必不劾座主以爲名也可知！

唐蕭遘扶王鐸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呂夷簡劾楊憑，楊遠眨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歐公所謂未乾薦禰之墨，先彎射羿之弓者，其人果何如也？足下慮禁劾座主，將有植黨之虞，則與僕言相背，何也？

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能如僕所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善，朝廷且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懾於心，而不改絃易轍乎？又安見其植黨滿朝，而不敢動搖也？

所引楚棄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傳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

委曲難全之故。遙遙千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璣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閔。有何緩不及待之有？而况中行上疏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艾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又明日，張膽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門下士急急爭先？

且奪情之說，尙有可疑者。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也。然喪服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大夫士葬，公政入於家。」似大夫喪，可以知政也。鄭註：「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非指大夫，其義更明。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似大夫喪中，可以出使也。公羊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要絰矣，又服王事。』似亦在位守制之濫觴。中行僅記禮經一二句，而未讀

全書，與議大禮獲罪者，都是一邱之貉！古名臣如漢之趙熹耿恭，晉隋之傅咸柳彧，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宋元之陳恕廉希憲，俱有奪情之事；彼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豈非明代以前，風俗敦厚，而悻悻爭名者尙少故耶？

史稱江陵相萬歷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也；爲國狗之瘦猶不可，而竟爲山中之狼，其可乎？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尙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造膝婉陳，未必不

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

及聞其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禍，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使自己父母之遺體，毀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償興，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專務鬪藥爭方，而全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本朝理學名儒，如李安溪、朱高安，皆奪情輔政，而羣臣御史亦寂無一言。掃盡前明陋習，非聖明在上，何能如此？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年少，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焉。

註 座主 考功名的時候，考中了功名的人，稱他的主考，稱做座主；自己稱門生。異姓 異姓之卿，是說不是皇帝一家人做官的。孟子裏有一段道：「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

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
蕭遘。唐朝的蕭遘和王鐸，同時做宰相。王鐸年紀老，上朝走階沿的時候跌倒了；蕭遘上去扶他起來。王鐸是蕭遘的座主。徐晦。唐朝的徐晦和楊憑是好朋友。呂夷簡上奏章參革楊憑；皇帝罰楊憑去做臨賀尉，親戚朋友沒有敢送他的。徐晦一個人到藍田地方去送他，權德輿對他說道：「你不怕拖累嗎？」徐晦說道：「我從一個平民百姓，蒙楊先生提拔起來。今天楊先生出遠門，怎麼可以不送他？」過了幾天，呂夷簡保舉徐晦做御史官。徐晦對呂夷簡說道：「你和我不會做過朋友，怎麼知道我好？」呂夷簡說道：「你不肯負朋友，自然不肯負國家的。」
薦禰。後漢時候，禰衡是很有才學的，孔融薦他去做官，說道：「有一百頭兇的鳥，不如有一頭鷄。」他拿鷄比禰衡。射羿。古時有一個后羿，射箭的本領很大。有一個逢蒙跟着后羿學射箭，統統學得了他的本領，心想天下祇有一個后羿能夠勝過我，便射殺后羿。後人說人恩將讎報，便拿射羿來比方。
子南。左傳裏有一段道：「楚王將討子南，每見棄疾，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也，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棄疾請尸，既葬，縊死。
李瓘。唐朝的李懷光謀反，他兒子李瓘去告訴德宗皇帝道：「臣的父親，必負罪。」

下，請陛下早早預備。」後來德宗皇帝便捉住李懷光定罪。因為重義氣不講父子肉骨之交情，稱做大義滅親。江陵。明朝的張居正，江陵地方人，神宗皇帝時候，做宰相治國家十分太平，後來張居正的父親死了，不放他回去，留他住在京城裏做官的人，死了父母，不放回去奔喪，稱做奪情，是說硬奪去孝子的情義。趙艾沈。明朝的趙用賢、艾穆、沈思考三人，都接連上奏章參劾張江陵。濫觴。水滿稱做濫，酒杯稱做觴。孔子家語裏有兩句：「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
以濫觴。」是說長江的起頭，在岷山地方，祇有盛滿一酒杯水的來源。後人說各種事體，第一個
做起的，稱做濫觴。房杜。房，是說房玄齡；杜，是說杜如晦。兩人是唐朝的大臣。賓服。外國
人來做客人，投降中國，稱做賓服。四夷，是說四面的外國人。國語裏有：「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
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霍李。霍，是霍光，號子孟李，是李贊皇，號德裕，兩個都是唐朝
有氣節的大臣。國狗。左傳裏有一句：「國人逐瘕狗。」瘕，是發瘋，是說一個人不得意了，大
家便去欺侮他，好似全國的人，趕着瘋狗一般。愛人以德。禮記裏有兩句：「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說明白道理的人，他拿正經道德待人，教人學好，算是歡喜人
的法子；那平常人却用姑且來算歡喜人的法子。倒行。說人不照道理做事體，稱做倒行逆

施古時，伍子胥說道：『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

再答稚存

再接來書，足下深以中行不諫其師爲非；則與僕之原議已合。第就其引禮經數語，全力攻排；此正僕平素蓄疑，而願有聞於君子者也。喪服大記云：『大夫士既葬，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公事對家事而言，非金革也。又上言：『公政入於家。』下言：『金革之事毋避。』似公政是公家之政，非金革也。若重言之，於義爲贅。公羊傳言：『閔子要經而服事。』不言魯使。『閔子爲將軍。』故閔子悔之，以爲不卽乎人心。若果金革之事，禮所當然；又何不卽人心之有，又何退而致仕之有？檀弓出使之說尤怪！三年之喪，業已不呼其門矣；豈有從門分呼其行役之理？禮經龐雜，實屬可疑。子曰：『多聞闕疑。』疑非聖人所樂；足下因其一疑，而遽以爲許江陵之

奪情；是猶行路者方日及牛，而東家隣遽指爲盜牛也，不已過乎？古人在三之義，君父並尊；既仕之後，父不得有其子。以故楚棄疾、唐李瓘爲君故，與謀弑父，而足下猶欲寬之！江陵亦爲國故，忘歸奔喪，而足下不能諒之！弑生父之罰輕，忘死父之罰重，足下斷獄如此，於義何當？足下夸今人風俗，有厚於古者；引喪服及婦女不再適云云，僕又疑之！古喪服，父在爲母期，統於尊也；今與父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夫爲妻綱之義亡。古王子有母死者，其傅爲請數月之喪，壓於嫡也；今與母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嫡庶之義亡。古子婦爲舅姑服期，以名服也；今與子同三年，似乎厚矣；而不貳斬之義亡。大抵古禮疎疎皆有故；今禮密密乃虛行。古禮隨其人之自致，故人多樸而真；今禮強之使行，非其所願，故人多文而僞。宰予短喪之問，令三尺童子皆知其非；而當時聖門高弟，自以爲安。漢公孫宏、原涉、胡廣，

皆能終喪，唐房杜張褚不能終喪，以禮論，則奪情者爲非，終喪者爲是；以人論，則房杜輩爲君子，公孫輩爲小人。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江陵奪情，實君子之不仁，而中行之劾座主，未見其爲小人之仁也！

禮有異父同母之服，故先儒稱共姜爲守義，不爲守禮。夫女子從一而終，周公親贊周易者也，開國時制禮作樂，何難申嚴此意，懸之象魏哉？所以無聞焉者，聖人甯過於仁，毋過於義，有深意存焉。後世沒其義，而大爲之防，從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閨門黯昧之間，有不忍言者。然後知古人闊略處，似寬而實嚴，非後世齷齪小儒所能置議！僕謂中行不必毀傷遺體，足下引仗馬不鳴相諂，於知人論世之道，尤爲疏謬。

李林甫所喻仗馬者，指御史也；御史馬之當鳴者也。中行官編修，不官御史，

馬之不當鳴者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中行冒大不韙以劾其師，而其師又非元惡大憝，如分宜一流，則其受禍也，不得以楊沈諸公比。夫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當時楊沈劾分宜，冀嘉靖英明，必能威斷，故也。非故欲蹈不測以求名也。若江陵當國時，太后少主，方虛已聽之，其肯以小臣一疏逐江陵乎？中行此奏，非奏兩宮，直奏江陵也。以爲私諫之，則江陵雖聽而已，名不彰；公彈之，則江陵愈怒而已，名愈顯。千載而下，若見其肺肝，然而江陵者亦笨伯也。彼好名，卽與以名，墮其術中而不悟，致足下猶爲其所欺。若夫椒山，並非分宜弟子，家傳稱其將劾分宜，先登其門，再告其黨。若曰：『爾能改過，則吾章亦不上矣。』以視中行，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夫一君子懷刑，一原非不得已，如其是，則爲殺身成仁，如其非，則爲暴虎馮河，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此之謂也。至

於臺閣相傾，始於明之中葉，萬歷以前，其風未熾。此論在中行傳之下卷，史臣所言，非僕之言也。史臣與中行何仇，而必欲抹撥前二百年事耶？中行既不讀禮經全文，而足下又未觀明史全部，致僕曉曉爲多言之徒矣，奈何？

金革

金，是說刀槍等兵器；革，是說盔甲。都是打仗用的。金革之事，便是打仗的事體。中庸

裏有：『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要經：要，便是腰；經，是麻帶子。要經，是說腰裏縛一

條麻帶子，便是說穿孝。在三：三，是說父師君三種最尊敬的人。國語裏有一段：『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短喪：孔子的學生宰予說：父母死了，兒子穿三年孝的

時間太長了。所以說宰予短喪。論語裏有兩句：『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原涉：古時

有一個原涉，做南陽知府官，很孝順父親，父親死了，他造一所屋子在父親的坟傍，住了三年。

張褚：唐朝的張九齡褚遂良，他父母死了，不會穿滿三年孝；但是這兩人却是唐朝很有才學

的大官。共姜：春秋時候，衛國的世子共伯，年輕便死了；他老婆共姜守節，不嫁第二個丈夫。

衛國的人做一首柏舟詩稱贊他。象魏：宮殿裏有一種圓洞門，祇有圓的門框，沒有門的，稱

做象魏，又稱闕門。所以到皇帝宮裏去告狀，也稱赴闕。怨女。孟子裏有兩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曠，是空的意思。女子年大不嫁，心中便抱怨了，所以稱做怨女。男子多年不和女子在一塊兒，便空得太長久了，所以稱做曠夫。仗馬。人不肯說話，比方他是仗馬不鳴。仗馬，是擺隊的馬，不許他叫的。不遑。不遑，便是不是；不是，便是錯。冒大不遑，是說做着十分錯的事體。大愆。心裏十分奸惡的人，稱做大愆。元惡，是說第一個壞人。分宜。明朝的嚴嵩，是分宜地方人，官做到太子太師，貪贓枉法，十分奸惡；有忠臣，他便想法子弄死他。楊繼盛上奏章說嚴嵩有十大罪五奸，嚴嵩便殺死他。後人稱嚴嵩也稱嚴分宜。楊沈。楊，是說楊繼盛；沈，是說沈青霞。巖牆。孟子裏有一句：『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是說快要倒下來的牆。說寶貝自己性命的人，不肯站在那快要倒下來的牆下面，是比方人要知機的意思。椒山。明朝的楊繼盛，號椒山，是容城地方人。做官十分清正。懷刑。心裏記着，稱做懷刑。是說王法。君子的懷刑，是說明白道理的人，心裏怕的是法律，所以不用人管他，他自己也不肯犯法的。論語裏有兩句：『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臺閣。做尚書官的，稱做入臺閣，又稱閣臣。曉曉。一面害怕，一面告訴的聲音，稱做曉曉然。

又

韓魏公與歐公，至交也。論繫詞終身不合。溫公與范景仁，畏友也。論樂律駁辨千言。楊慈湖親受業於朱子，而論天命之性，以爲不當雜人物而言。古人明辨義理，當仁不讓，有何前後輩之分？足下引相規者之言，疑僕有所介意，是何相待之薄耶？昨年讀中行傳，爲其劾座主，心爲怦怦，欲作論正之，而未暇也。偶批映川詩，約略及之。得足下兩回往復，如骨梗喉，一出而哇之，一於心始覺暢然。僕方感足下啓予之不暇，而又何均焉？

禮經龐雜，僕平日糾摘千餘條，不止喪禮。喪中服政，但云金革之事毋避，數字足矣。何必紛紛多言？一則曰權，再則曰權，實開天下以無所不權之漸。註云：『權禮。』權禮者，皆係後人曲爲護解之詞，何足引據？僕前札云：『三年之喪，業以不呼其門矣。』豈有從門外呼其行役之理？語雖涉謔，恐鄭馬復

生亦不能再下一轉語。足下不能將前所疑者，條條指示；而徒顛頂相壓。老
泉所謂與人爭，而引吾父之言以實之；人之心何能釋然乎？同年莊滋圍奪
情作湖北巡撫，僕曾移書規之。此已梓入集中，足下之所見也。何獨於江陵，
而犯不韙以護之哉？蓋江陵爲萬歷不可少之人，而莊公非聖朝必需之佐；
其間輕重，不可不察。白太傅一生佞佛，而作獮屏贊，則曰：『佛像日益，兵刃
日滋。』蘇子瞻諫用兵，引唐太宗伐高麗爲戒，作策斷，則以爲可法。大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總而論之，江陵奪情非禮，中行劾座主尤非禮。江
陵之非禮，人人知之；中行之非禮，人人不知。君子立言，必闡發於人所不知
之處，而後足以傳世而行遠。何必學三家村學究之見，人云亦云哉？請再思
之！

註

韓歐。宋朝的韓琦，封韓魏公。歐，便是歐陽修。他兩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溫公。宋朝

的司馬光，封溫公，人稱司馬溫公。范景仁，名鎮。他兩人常常爲學問的事體寫信辯論。畏友，是說有品行有學問的朋友，叫人見了他，又敬重又害怕的意思。慈湖，宋朝的楊簡，號敬仲，慈溪地方人，著書很多。後人稱他慈湖先生。當仁，仁是說仁義，當仁不讓，是說遇到講慈悲講義氣的事體，便該搶着先做，不肯讓給別人來做。啓予，啓是說心裏明白，我本來不明白的事體，能叫我明白，稱作啓予。鄭馬，鄭是說漢朝的鄭康成，馬是說馬融，兩個都是有學問的人。顛頂，人心裏糊裏糊塗，不明白道理，稱做顛頂；又面貌大也稱做顛頂。獮屏，屏風上畫着獮的，稱做獮屏。獮，便是白豹，畫在屏風上，可以闢邪的。白太傅，便是唐朝的白居易，官做到太傅；他在獮屏上題着贊文。他贊序裏有兩句道：『生南方山澤中，圖其形，避邪。』學究，讀書不通的人，稱做學究；村學究，是說見識短小的讀書人，住在三家村裏的，是嘲笑讀書人的關節。賄賂，又稱關節。

與梅衷源

詩宗韓杜蘇三家，自是取法乎上之意。然三家以前之源流，不可不考；三家

以後之支流，不可不知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杜少陵曰：『轉益多師是我師。』皆極言師法之不可不寬也。三家雖是大家，然拘守之則取徑太狹。譬如人學孔孟，豈不甚佳？倘漢唐以後之賢人君子，茫然不知其能超乘獵等，而自躋於孔孟之列乎？常規家蕙讓孝廉云：『士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且詩中之題目甚多，而古人之擅長不一。如廟堂宜沈宋，風月宜王孟，登臨宜李杜，言情宜溫李，屬辭比事宜元白，巖棲谷飲宜陶韋，咏古器物宜昌黎；在古人名成而去，原各不相謀。我輩宜兼收而並蓄之，到落筆時，相題行事，方不囿於一偏。迨至真積力久，神明變通之後，其中又有我在焉。自成一家，令人莫測其所由來，則於斯道盡之矣。董文敏公論書法云：『其初須與古人合，其後須與古人離。』詩文字畫，皆一理也。足下年甚少，才甚猛，爲

之不止。此種意義，自能領悟，無待人言。然既問途於老馬，則不能不就其所見，傾倒出之。昔邢顒之諫東阿王曰：『君王愛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斯言良是也。然天地氣機，不有春華，何由秋實哉？近日上江學者少春華，下江學者少秋實，能如西門安于，各矯其弊，則大善矣！

語

三家。唐朝的韓愈、杜甫，和宋朝的蘇軾、蘇轍，這韓、杜、蘇三家，是做好詩有名的。後來做詩

的人都摩仿這三家的格調。超乘。超，是跳上去；坐車騎馬，稱做乘。超乘，是說一跳上車馬便

走是快的意思。沈宋。沈，是說沈佺期；宋，是說宋之問；王，是說王維；孟，是說孟浩然；李，是說李

白；杜，是說杜甫。這六個，都是做詩有名的人，各有各的好處。溫李。溫，是說溫庭筠；李，是說李

商隱。兩人做的詩，都有情意的。屬辭。辭，是說文字；屬辭，是說做文章用字眼。比，是說批評的

意思；比事，是說文章裏批評事體的好壞。元白。元，是說元稹；白，是說白居易。兩個是極有文

才的人。陶章。陶，是說陶淵明；章，是說章應物。兩個是做詩的隱士。昌黎。昌黎，便是韓愈；

他世代住在昌黎地方，宋朝元豐年間，追封他做昌黎伯，後人便稱他為韓昌黎。文敏。明朝

的董其昌，號香光，能寫字作畫，官做到禮部尙書，死後封文敏公。邢顛，三國時候邢顛，做平原侯曹植的家丞，和曹植意見不合。

與楊蘭坡明府

昔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然當時韓杜二公，不見自下註脚。唐宋大家集中，班班可考。惟金石錄載元微之桐柏宮賦，自註數言。歐陽永叔譏之云：『古人從無自註其文者，元相此註殊陋。』顧甯人用邪蒿事，自註見北史邢峙傳。毛西河笑之曰：『世上只甯人讀北史耶？』大抵古人用典，惟恐人知；今人用典，惟恐人不知。明季以來，時文學興，古文學少，人人空疏，于是一二名士，先有自夸博雅之意，然後落筆。僕嘗笑其心術不端，須知詩貴性情，不貴塗澤；文肆而質難，古人所戒。鍾嶸詩品云：『高臺多悲風，攜手上河梁。』皆一時情景所觸，羌無故實，竟成絕調。大明大始中，夸用典故，文章遂

同抄書，文體大壞。南史稱沈隱侯用事，能如其胸臆之所出，教人讀之不知有典，所以難及。此皆前哲明訓，不可不知。况詩果流傳百千年後，自有後人替我箋註，何勞我之喋喋不憚煩哉？或云：「古事不宜註，近事宜註。」使人知此詩之所由作，此說是也。然李義山錦瑟一篇，甯使後人東猜西揣，聚訟紛紛，而當時絕不多下一註，亦可想見古人之落落大方矣。明府來詩絕妙，小註太多，故代為刪却。附白數語，當替人夜誦之音。

註 邪蒿。邪蒿是一種菜名。南北朝時候有一個邢峙，號士峻，十分有才學，在齊國教太子讀書。吃飯的時候，有一樣菜，名叫邪蒿。邢峙做人十分方正，聽說這個菜名有一個邪字，便叫人拿去說道：「這個菜不是太子應該吃的。」**質籛**。籛，音械，是狹小的意思。文肆而質籛，是說做文章多用詞采，實在的意思很少。肆，是多的意思。質，是說實在的意思。**鍾嶸**。鍾嶸，號仲偉，南北朝時候人，做一部詩評，專批評古今詩人詩的好壞。品，是批評的意思。**喋喋**。說話多，稱做喋喋。

義山。李商隱，號義山，唐朝時候的詩人。**錦瑟**。李義山詩裏有一句：「錦瑟無端五十絃。」

「有一個幽谷道人，讀到這一句，不明白他的意思，去問東坡東坡說：『錦瑟是一種樂器，有五十條絃線。』劉貢父說：『錦瑟是當時貴人令狐楚家的丫頭。』後人爲他一句詩，到現在辯論不清。落落，出衆的樣子，稱做落落。晉書裏有一句：『大丈夫當磊磊落落。』」

答人問生子

僕垂老生子，亦偶然事耳；何足控揣而來問服食之方耶？要知無子而求之於服食之方，此子之所以不生也。雖然，生子亦未嘗無方也。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踰商瞿，戚戚然以無子爲慮。先生笑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素方嚴，忽作謾語，其人愕然問故。先生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今之人年過四十，往往當交構時，便有爲祖宗綿血食之意，將天理攙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奪天，遂爲造物之所忌。子不見夫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養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

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禽獸無生子之心，但爲陰陽之所鼓蕩，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又不見夫姦夫姦婦，偷期密約者乎？彼自知干名犯義，方惟恐生子被人恥笑，而無奈發於情之不自禁，則姦生子往往獨多，此其明驗也。其人悚然而退，余因推廣先生之意，爲足下告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豈獨子嗣爲然哉？從來家出顯貴者，其祖宗必不擇吉地而後葬；獲得窖金者，其人必不先望氣而後掘；享高年者，平生不服丸散；作名將者，其人不讀兵書。此僕閱歷數十年悟道之語。但願足下此時無子，自視如有子然；將來有子，自視如無子然。能如是，則足下之子，不但易生，而且易養矣。』

商瞿

春秋時候，有一個商瞿，號子木，是魯國人，孔子的學生。年紀大了，沒有兒子；他母親

替他娶一房妻子。孔子要打發他到齊國去，商瞿的母親怕耽誤他生兒子的事體，孔子說道：不

用憂愁商瞿到四十歲以後，應該生五個兒子。後人說年紀到四十歲以外，便說年踰商瞿。謾語。說謊話稱做謾語。古時司馬光五六歲的時候，弄一個青胡桃，他姊姊要替他弄去皮，沒有法子。他姊姊走轉背，一個丫頭替他拿熱水炮去胡桃皮。姊姊問他是誰弄去胡桃皮的？司馬光說道：是自己弄去的。他父親在一傍，喝着道：小子何得謾語？司馬光從此不敢謾語。構精。構，是結合的意思；男女交媾的時候，把精水結合在一起，稱做男女構精。易經裏有兩句：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養由基。春秋時候，楚國有一個養由基，射箭的本領很強，能夠在一百步外射楊柳葉兒，射一百回，中一百回。這裏是拿男女交媾的事體，比養由基射箭。

答人求娶妾

足下托僕訪美，而首載一條，拳拳於弓鞋之大小，甚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凡有真好者，必有獨得之見，不肯隨聲附和。從古詩書所載咏美人多矣，未有稱及脚者。宋書稱男子履方，婦人履圓。唐史稱楊妃羅襪，韓冬郎詩，六寸膚圓光緻緻，皆不纏足之明證。李後主使宵娘裹足，作新月之形，相傳爲纏

足之濫觴。然後主亡國之君，矯揉造作，何足爲典要？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鬢，先俯察裙下，亦可謂小人之下達者矣。不知眉目髮膚，先天也；故咏美人者，以此爲貴。弓鞋大小，後天也；別之且可使斷，而何難於纏之使小乎？或云足不小，則身不娉婷，此言尤誤也。夫女之所以娉婷者，爲其領如螭螭，腰如約素故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倘弓鞋三寸，而縮頸龜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姗姗來遲否？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婦，擔水之婦，其脚無不纖小平正，峭如菱角者。使足下見之，其皆認作西施毛嬙，而納之後房乎？莊子曰：『下士不可語於道者，囿於習也。』今之習尚，固有火化其父母之骸，以爲孝者；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脚，以爲慈者；敗俗傷風，事同一例。足下作詩文，多皮傅而不能深入；好色又隨流俗而無能主裁。鄙意飲食男女之間，最易觀人之真識見。故卽一小事，而教以逆耳之言進。

詩 弓鞋。說纏小脚的女人，他的鞋子彎屈如弓一樣，所以稱小脚稱弓鞋。履圓。履，是鞋

子；古時女子不纏脚，他鞋頭是圓的。羅襪。唐朝楊貴妃，死在馬嵬坡，後來這地方有一個老

太婆，拾得楊貴妃穿的羅襪一隻，每遇過路客人，出一百個錢，拿出來看一看。膚圓。韓偓詩，

說女人脚的，有一句：『六寸膚圓光緻緻。』是說那時女人的脚有六寸長，光緻緻，是說皮膚光

滑。窈娘。五代時候，南唐李後主，有一個妃子，名窈娘的，身體玲瓏，能夠跳舞。後主造一座金

蓮臺，六尺高，叫窈娘拿白綢子裹着脚，又尖小，又彎屈，和新月一樣。後人說女人纏足，是窈娘第

一個。矯揉。拿彎曲的東西硬弄直來，稱做矯；拿直的東西硬弄彎曲來，稱做揉。後人說硬弄

成的事體，稱做矯揉造作。下達。論語裏有兩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達，是說下流的

意思。小人，是說不明白道理的人。娉婷。女人身裁苗條玲瓏的樣子，稱做娉婷。杜甫詩裏有

一句：『不嫁惜娉婷。』蝻。白色身長的一種木蟲，稱做蝻。女人頸子又長又白，好似蝻

蟻蟲一般，所以稱做頰如蝻。是說女人美的樣子。詩經裏有四句：『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頰如

蝻，齒如瓠犀。』約素。拿繩子來縛起來，稱做約素。是說絲。說女人的腰細，好似束着一把

絲。洛神賦裏有兩句：『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凌波。說女人走路輕盈飄逸的樣子，好似在

波面走着一般，所以稱做凌波微步。姍姍。說女人走路慢的樣子。漢書裏有一句：「何姍姍其來遲？」毛嬙。毛嬙是古時美女的名字。莊子裏有兩句：「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逆耳。說話剛硬，聽進耳朵裏去不順，稱做逆耳。

答書巢

夫不可以理測之謂數，不能以情解之謂命。妹夫十年中，三復官而三失之，皆係別風淮雨，無可隄防，宜方寸中乍冰乍火。然春秋時季文子三窮三通，蘧伯玉再仕再化，因「盱豫」之悔，而獲「明夷」之心，又未嘗不以命數之窮，轉爲學問之助。香亭信來，勸妹夫就此回車，不必捐復，僕不以爲然。何也？莊子曰：「細視大不盡，大視細不明。」凡人流行坎止，總宜因任自然，不必預設成見。昔朱子曾問出處於君家文定，文定云：「凡人仕宦進退，譬如飢飽冷暖，已所獨知，不必問於旁人，亦非旁人所能參預。」此名儒之言，最

中情款。妹夫此時，年未六旬，家口百計，或澠池垂翅，息影蓬門；或魯陽揮戈，蘇而復上；當內審精神，外觀大局，斷非三千里外之香亭所能決策。而况古之人陳蕃受辟，黃憲辭徵，各行其志，均不失為賢者。僕故不為劉湛之勸進，而亦不為袁淑之勸退也。惟智者自裁之。

註

別風。尚書大傳裏有一句：「別風淮雨。」帝王世紀裏有一句：「列風淫雨。」實在別字淮

字是錯的，後人因為好奇，使用別風淮雨。後人凡是說錯，便拿別風淮雨來做引證。三窮。三

窮三通，是話三回失意，三回得意。說苑裏：「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

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賢。』再仕。莊子寓言裏有一句：『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肝豫。豫是卦名，肝是說仰面看人的意思。晦，是說不吉利的意思。豫卦是不吉利的。易經豫

卦注文裏說：「仰面看人，依時附勢，禍敗將至，宜有悔也。」後人說人遇到不吉利的事體，便說

肝豫之晦。明夷。明夷是易經卦名，是說在黑暗的時局，正人君子沒有人知道的意思。流

行。水流便動，遇到坎便停住了，所以說流行坎止。坎是泥壩，說做人要和水一般，到什麼時候

做什麼人。元僧欣詩裏有兩句：『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文定。宋朝安定，號康侯，中進士官，做給事中。胸襟闊大，天下沒有一件事體可以叫他掛心的。死後封號文定。澠池。澠池是一個大湖。漢光武說：『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拿人的得意不得意來比方。鳥人到不得意時候，好似鳥的垂翅回谿；人到得意的時候，好似鳥的奮翼澠池。鳥停着，稱做垂翅；鳥飛着，稱做奮翼。魯陽。淮南子裏說：魯陽公和韓國打仗，打得正起勁的時候，天已經晚了；魯陽公把戈一揮，那太陽反跳起三丈高。後人說：年老交好運，比做魯陽揮戈。陳蕃。後漢時候，陳蕃是十分有才學的。周景做豫州刺史官的時候，請陳蕃做別駕官。辟，是請的意思。陳蕃受辟，是說陳蕃受人請去做官。黃憲。漢朝的黃憲，號叔度，他幾次被人舉他做孝廉官，他總不肯去。徵，是請的意思。辭徵，是說人請他去做官，他不肯去。劉湛。南宋時候，彭城王義康說道：從前謝述勸我不要去，劉湛勸我去，進便是出去，退便是不去。袁淑。南宋時候，袁淑官做左衛率，後來逆劬殺文帝，袁淑去勸他不可殺，反被劬殺死。

與奇麗川方伯

前月路出皖江，自分小草閒雲，不敢遽投手版。乃蒙方伯聞其將到，先以名

紙相迎；待其趨轅，更以華筵款接。殷勤拂拭，若有前緣；玉璽揮時，清言娓娓，露醇儒之本色，忘人爵之尊榮。此非古名臣內蘊淵深，義心清尚者，何能如是？昔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云：『平生心願，於山見龍門，泰華之高，於人見歐陽公之偉。』枚遊過黃海，九華之後，又見名賢；其福與蘇公相似，拜辭之日，又蒙厚賜，重重有加，靡已。西洋鏡好，不愁張籍青盲；普洱茶清，足解相如消渴。捧竹器而思量清節，搖采扇而奉揚仁風。一路歸來，如有卿月光輝，滿船照耀。唐人詩云：『惟有舊恩忘不得，半程猶自望城樓。』其卽枚別後之心情歟？久擬修書作謝，緣執訊人稀，羈遲匝月，才泐數行。

圖

手版。

古時做臣子的上朝，見皇帝的時候，手裏拿一塊牙版，名叫朝笏，又稱手版。後人稱

手本也稱手版，手本便是現在的名片。

醇儒。

專門研究一種學問的讀書人，稱做醇儒。賈山

傳裏有兩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人爵。

爵便是功名。講仁義道德的人，受人敬重，稱

做天爵；做官的人，稱做人爵。穎濱。宋朝的蘇轍，有才學，能做詩，官做翰林學士。後來他不做官了，造一座屋子在許的地方，自己稱穎濱遺老，後人稱他蘇穎濱。龍門。龍門山在河南洛陽縣南面，又稱伊闕。兩山相對，好似門闕，有一條伊水，在中間流過，所以稱做伊闕。秦華。秦，便是泰山；華，便是華山。拿大人物比泰山華山。黃海。從鴨綠江口以西，長江口以北，奉天直隸山東江蘇北部沿海的地方，稱做黃海。海底有黃泥，水色黃，所以稱做黃海。九華。九華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面四十里地方，又名九子山。山上有九個山峯，好似蓮花削成一般，所以稱做九華。九華山名是唐朝李白改的。張籍。唐朝有一個張籍，號文昌，中進士，韓愈薦他做國子博士。他有眼珠，却不能看東西，所以稱做青盲。普洱。雲南普洱府出一種茶葉，名叫普洱；茶性熱，可以醫病。消渴。瘡病，稱做消渴病。漢朝的司馬相如，很有文才，他本來有瘡病根的。後來他娶了卓文君，十分美貌，因為好色，舊病重發，便死了。後人說瘡病，便拿司馬相如來比方。

戲題小像寄羅兩峯

兩峯居士，爲我畫像，兩峯以爲是我也，家人以爲非我也，兩爭不決。子才子

笑曰：『聖人有二我：一母固母我』之我，一我也；一我則異於是』之我，一我也。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峯畫中之我，一我也。人苦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猶兩峯之不能自知其畫也。畢竟視者誤耶，論者誤耶？或我貌本當如是，而當時天生之者之誤耶？又或者今生之我，雖不如是；而前世之我，後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兩峯且舍近圖遠，合先後天而畫之耶？然則是我非我，俱可存而不論也。雖然，家之人既以爲非我矣，若藏於家，勢必誤認爲灶下執炊之叟；門前賣漿之翁，且拉雜摧燒之矣。兩峯居士，既以爲似我矣，若藏之兩峯處，勢必推愛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薰奉珍護於無窮，是又二我中一我之幸也。故於其成也，不敢自存，轉託兩峯代存，使海內之識我者，識兩峯者，共諦視之。』

固

毋固。固，是說固執，是說拿定自己主意不肯變化的人。毋固毋我，是說做人不要祇相信

自己的主意，不要祇知有自己存私心。先天。人身體本來生成的強弱，稱做先天；生出世以後，用人力弄成身體的強弱，稱做後天。執炊。竈下燒火，稱做炊；做燒火的事體，稱做執炊。

與和州刺史倪春巖

不接芳訊，荏苒八年。記昨秋邂逅秦淮，隔闌干而招手，盈盈一水，脈脈寸衷，卒不得納履升堂，交權盡意爲歎。比來刺史攝篆和州，故人如江上春風，愈吹愈遠，可勝惓然！第不知都兒小子，猶侍後庭陶嬰誓言，不忘疇昔否？念念僕客春遠走台蕩，二千餘里，覓險尋詩，今將賈其餘勇，爲黃山白獄之游。渡江時當先訪舊雨，後訪名山也。舊僕張榮，是僕宰江甯時，管簽押童子，皓然白首，還着青衣。念其窮老無歸，與一函使投轅下，僕猶如此。主何以堪？望念其爲王謝堂前之燕，異日視之。偶過春圃家，見贈以和州紅燭，分東壁之餘光，照耀官閣，而隨園則一燈如豆，繼晷無膏。何刺史之炤其弟，而不炤其兄。

也求之歟？抑與之歟？

韮

荏苒。時候慢慢的過去，稱做荏苒。魏書裏有兩句：「離遠清挹，荏苒至今。」脈脈。肚

子裏有情分的說話，要說不說的樣子，稱做脈脈含情。納履。古人坐在地下的，到門外，便要

脫鞋子出門，再着鞋子。納履升堂，是說到人家裏拜見的意思。履，便是鞋子。後庭。玉樹後庭

花，是一種曲子的名稱。陳後主帶着張貴妃和許多客人，一塊兒吃酒，叫許多宮裏的妃子和學

士官在一塊兒玩兒，大家做着詩。那詩做得十分香豔的，便做成曲子，彈唱起來，名叫玉樹後庭

花。陶嬰。古時有一個女人，名叫陶嬰，他丈夫死了，魯國有許多人要娶他去做妻子。陶嬰立

誓不嫁，做一篇黃鵠歌道：「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

兮，想其故雄，嗟此寡婦兮，泣下數行。飛鳥尙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國的人

讀了他的歌，便不想娶他了。賈勇。有氣力，稱做勇。賈，便是賣去。說人做事體，到底不懈，稱做

餘勇可賈。青衣。古時下等人穿青色衣服，所以丫頭也稱青衣。王謝。唐劉禹錫詩：「朱

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後人說富貴人家出來

的人，稱做王謝堂前之燕。東壁。古時齊國有一個女人，名徐吾，家裏很窮，常常靠着鄰舍女

人名李吾的蠟燭光，一塊兒織布。後來李吾氣量小，把蠟燭拿去了；徐吾說道：「怎麼可借東面牆壁上剩下來的光？」李吾聽了，仍舊和他在一塊兒織布。後人說有力量照應人，便說分東壁之餘光。繼晷，白天稱做晷；繼晷，是說到夜裏燒着燈油，接着白天做事體。繼，說是接下去；膏，便是油。繼晷無膏，是比方說沒有力量照應人。

又

蒙惠燭奴千挺，使老人悠悠長夜，有室內之明，無暝臣之苦；可謂一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一矣。感謝之私，絳蠟分明，亦知此意。聞有皖江辦案之行，此是于公決獄，素有賢名，故有醫門多疾之累。然明府自是炤天蠟燭，光察覆盆，賜以片言，自當立決。僕黃山之遊，在清和時節，爾時駕或回署，竟得留髡剪燭，亦未可知。

蠟奴

蠟奴。

蠟燭臺，稱做燭奴。唐朝的申王，夜裏在宮中和客人吃酒，拿檀木雕成童兒，穿着綠

袍，捧着蠟燭，豎在地下，稱做燭奴。這信裏是說蠟燭借用的。昭昭，做人清清白白，名叫昭昭。

孟子裏有一句：「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說好人，自己做人清白，也勸別人做人清白。絳蠟。絳是紅色；絳蠟是說紅蠟燭。于公。漢朝于定國的父親，做地方官，審問案件，十分清正；他能夠審明齊孝婦的冤枉事體。他的大門壞了，百姓幫着他造起來；于公說道：把門造得高大些，後輩子孫，一定有做大官的。後來于定國做廷尉官。炤天。稱清官，又稱炤天蠟燭。東齊田元均，做成都知府官，十分清正；百姓暗地裏做壞事體，他都知道。四川人都稱他炤天蠟燭。覆盆。人吃了冤枉，稱做覆盆。覆是罩着的意思；說人受了冤枉，不能明白，好似罩住在盆子裏，十分黑暗。抱朴子裏有一句：「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與白協臺

去春遠遊雁巖，路出樂清，乘舫棧之車，到嚴城之下。忽望見雲中冠帶，樹外旌旗，遊子心驚，不知所以。直至當前握手，方知二十年前之舊雨，相逢於三千里外之異鄉。蒙明公手攔行李，不許別僦僧菴；開公孫之閣以延之，掃陳蕃之榻以待之。席間出枚所贈二十年前之詩扇，墨瀋未乾，而扇上書名之

李郭諸公，都已化作異物。晨星碩果，邂逅重逢。雖分隔雲泥，能不情深膠漆哉？自恨看山心急，不能久住華堂，不得已而贈句題箋，留下飛鴻爪迹。臨河送別，忽忽經年，回首天涯，又是一場春夢。比來明公軍政餘閒，定多佳勝。五更鼓角，與龍湫仙瀑齊鳴；藉甚威名，更兼清福。屢欲修書致謝，而鱗鴻乏便，心甚缺然。旦夕焚香，惟望明公移浙西之節，開幕府之山。鄙人將右手執杖，左手提壺，做龍邱先生，延候於秣陵江上耳。麾下旗牌邵得桂，承命服侍一路勤勞，至今感不能忘。希爲問好。

註

公孫

漢朝的公孫弘，開東閣，請天下有才學的人，住在裏面。後人說招待客人，便說開公

孫之閣以延之。

陳蕃

漢朝陳蕃做豫章知府官，不招待別個客人；祇有徐孺子，是他的要好

朋友。徐孺子，名稱；是南昌地方一個有才學的人。陳蕃祇招待徐穉一個人，徐穉去了，便把陳蕃

睡的榻，高高掛起；陳蕃來，又把榻拿下掃乾淨。所以後人說招待客人，便說掃陳蕃之榻。異物。

已經死去的人，稱做異物；說他和活人是兩樣東西。賈誼賦裏有兩句：「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膠漆。說朋友交情厚，好似膠和漆黏在一塊兒。漢朝的雷義和陳重做朋友。順帝的時候，請雷義去做茂才官，雷義讓給陳重，自己不肯去。後來兩人一塊兒中孝廉，一塊兒做尙書郎。當時人說道：「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龍湫。雁蕩山上有一瀑布，從山頂上直瀉下來，稱做龍湫。幕府。幕府山，在江蘇江甯縣西北。晉元帝過江，王導在山上立幕府，便名幕府山。幕府是做軍師住的屋子。龍邱。漢朝一個龍邱萇，做人十分清高，躲在山裏，不肯投降王莽。後來漢帝再三去請他，纔到京城裏做儀曹祭酒官。人稱他龍邱先生。後人稱贊人清高，便拿他比龍邱先生。

與孔雱谷親家

公子采蓮，蓮花生子，因而宜姑薄怒，家室勃谿，皆人情之常也。適娶媿墜地之時，正僕到尊齋之日，宜姑問安，談及此事。僕曉以甘蔗旁生一蟲，斯衍慶一之義，宜姑遂有江沱之悔，卽已坐銀鹿以佳兒，置重儻爲側室矣。不意親

家歸，乃有義方之訓，將施夏楚之威。則僕以爲代人行妒，乃芮伯萬之母所爲；非芮伯萬之爺所爲也。韓詩外傳曰：『冠子不詈，髮子不答。』古有明訓，而况左氏載鬪穀於菟，亦是野合而生，豈非賢郎所爲，直是繼迹先賢耶？老親家請自含飴，無勞執朴。雖然，漢律載姦妻婢者，厥罪曰媼，罰金四兩。鄙意親家有抱孫之樂，宜捐俸金代兒贖罪。卽廣張湯餅，開銷此項爲佳。

註 嬰媼 小孩子纔生下來，稱做嬰媼。宋張謬詩裏有兩句：『玉女貴妃生，嬰媼始發聲。』

蠡斯 蠡斯是和蝗蟲一般的蟲。生一胎，有九十九子。祝人子孫多，便稱他蠡斯衍慶。詩經裏有：

『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江沱 江便是長江；沱是一條長江的支河。詩經裏有：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這首詩是周朝時有人娶小老婆的，給大老婆知

道了，便攔住他，給他住在沱水傍邊，不許他和丈夫在一塊兒。後來做大老婆的看看周朝的皇

后妃子，都是不吃醋的，便也懊悔了，把小老婆喚回來，一塊兒住着。後來小老婆感激大老婆的

恩德，做這首詩。後人說做大老婆的悔悟過來，勸丈夫娶小老婆，稱做江沱之媼。銀鹿 唐朝

時候，錢武肅王，禁止百姓家裏娶小老婆；有一個元瓘，年紀二十多歲，沒有兒子。他老婆馬氏，替丈夫去求着，許他娶小老婆，生了幾個兒子。馬氏十分歡喜，常拿銀子做成鹿，給孩子們坐着。後人說小老婆生的兒子，稱做銀鹿佳兒。重儻，做奴才的，稱做臣臺；重儻，是說給丫頭使喚的丫頭。側室，老婆，稱做室；小老婆，稱做側室。又稱偏房。夏楚，夏便是榎樹；楚便是荆樹。榎樹枝圓，荆樹枝方；拿這兩種樹做成棍子，打人用的。鬪穀，鬪穀於菀，是人名；春秋時候，做楚國的令尹官，號子文。楚人喚奶奶喚做穀，喚老虎喚做於菀；因為子文生下來的時候，是老虎給他吃奶吃大的。野合，男女在外面私通，稱做野合。姘，男女不是正式結成夫妻的，稱做姘。

與羅甥

諺云：『天無絕人之路。』此言是也。然天不絕人，人自絕之。天生萬物，大概以有用於人爲貴。律文宰牛馬有禁，宰羊豕無禁。所以然者，牛馬有用於人，而羊豕無用於人故也。左傳哀公九年，宋取鄭師於雍邱，一命有能者不死，遂取邾張鄭羅以歸。三國志：一孫堅將誅王叡，叡自陳無罪。一堅曰：『坐』

無所知。』合而觀之，可見有能者之不可少，而無知者之難以自存也。足下壯年，將謀食於四方，願時時以有用於世爲心，則不愁世人之不用足下矣。勉之！

有能 春秋時候，宋國的兵打進鄭國的雍邱地方，使有能者無死。是說有本領的人，不殺死他；後人拿這一句，來比方天無絕人之路的意思。孫堅 三國時候，吳國王孫權的父親，在漢靈帝時候，做吳郡別駕。到熹平元年，許生造反，孫堅招精兵一千多人，殺敗許生，後來被黃祖手下的兵士殺死。孫權做了吳大帝，追封孫堅做武烈皇帝。王叡 三國時候的王叡，被孫堅捉住要殺他，王叡說：『沒有罪。』孫堅說：『你便犯了沒有一樣事體明白的罪。』坐便是犯罪。自存 存便是活命。自存便是自己想法子活自己的命。

又

作詩如交友也，倘兩友相見，終日一味作寒暄通套語，而不能聽一句肺腑之談；此等泛交，如何可耐？足下之詩，敷衍唐人皮面，不能表見性情，有類泛

交之友。靜言思之亦自覺少味矣。至於摹韓學杜自負大家；則又如趙文華
夸在太師門下，舉以夸人而不知他人之門面，不足以爲自己之牌坊也；凡
如此類，俱宜深維而苦思之。

酬 寒暄。寒便是天冷；暄便是天熱。客人見面，便談論天冷天熱，這是應酬話；所以朋友說應
酬話，便稱作寒暄通套語。肺腑。肺腑，是說人肚子裏的心肝五臟。肺腑語，是說對人說真心
話。摹韓。摹，是說摹仿；韓，是說韓愈。韓愈是唐朝時候一個有才學的人，他的文章學問，人人
敬重他摹仿他的。牌坊。牌坊，是石條造成的一座牌樓。有忠孝節義的事體，便造一座牌坊，
算是紀念。

答孫碧梧夫人

俞蒼石先生，寄到夫人見和留別杭州詩，讀之聲和被紙，琬琰成章。覩夷光
之容，歸而自憎其貌，當卽抄入詩話，付之剞劂矣。因思離雖陰卦，而正位南

方應文明之象，女子之有文章宜也。况西湖清氣，謝傅門風，有以鍾毓而陶冶以成之耶？惟是老人前詩，乃己亥年所作，今已十稔。其時夫人年未及笄，業已才調如斯，而老人近始披覽。昔人以國中有顏子而不知為恥，吾鄉有宣文君宋若昭而不知獨能無忝於顏乎？蒙札中稱呼，仿徐昭華師毛西河故事。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為他人之師，尚不敢，况為才女之師乎？然而伏生老去，正想傳經，劉尹衰頽，與誰共話。以故莞爾而笑，居之不疑。謹覆數行，用酬來意。

詒

琬。琬，是滋潤的玉。琰，是有好光彩的玉。拿好的文章，比做好的玉，所以好文章也稱琬。

琰。夷光。春秋時候，越國有一個美女，名叫夷光，住在紹興苧蘿村的西村施家，所以又稱做

西施。剗。剗，刻書版，稱做剗。曲刀，也名剗。楚辭裏有一句：『握剗而不用兮。』

易經裏解釋離卦，和麗字一樣。麗，是文明的意思，所以離卦，便是文明的意思。女子。易經

裏解釋離卦，內陰外陽，內暗外明，又比方是女子，所以離卦，便是能做文章的女子。謝傅晉朝的謝安，號安石，年輕的時候，便有才學的名氣，官做到太保，死了封太傅，所以又稱謝傅。他的姪女名叫道韞，聰明有口才。有一天下雪，謝安問他：『雪像什麼？』道韞說：『好似柳絮因風起。』後人說女人有才學的，便說是謝傅門風。陶冶，燒磁器，稱做陶；打鐵，稱做冶。教養人才，也比方是燒磁打鐵，所以稱做陶冶。及笄，女人頭上插的簪，稱做笄。古禮，女孩子到十五歲，便頭上插簪，所以及笄之年，便是女子到了十五歲。宣文君，古時，苻堅因為禮樂的書殘缺不全，打聽得有做太常官韋逞的母親宋氏，熟讀周官音義，年紀八十歲，耳目都很清楚，便在宋氏家裏立一座講堂，學生一百二十人，請宋氏傳授周官的書，封宋氏做宣文君，又稱韋氏宋母。若昭，唐朝女子，宋若昭，貝州地方人，父親宋綦很有才學，生五個女兒，名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都聰明美貌，有文才。若昭的文才格外好，不嫁丈夫。唐德宗皇帝喚到宮裏去，教宮女讀經史，稱做女學士，做女論語十篇。昭華，漢朝時候，毛萇，趙國地方人，很有才學，做詩經註解，稱做毛詩。後人稱他毛西河。女子徐昭華，是毛西河的學生。伏生，秦始皇時候，把書都燒了，到漢朝書很少，有一個伏生，名勝，是漢朝濟南地方人，他把尚書讀熟在肚子裏，年紀九十多歲。漢

文帝打發宰相晁錯，到伏生家裏去學尙書。伏生教女兒嘴裏背出來，晁錯寫在紙上，共有二十九篇，便是現在的古文尙書。星槎。獨木船，稱做槎。漢朝的張騫，尋黃河的來源，坐着槎，一個多月走到一處地方，看見有一座城池，一間屋子裏，有一個女人坐着織布，有一個男人牽着牛在河邊吃水。張騫問：「這裏是什麼地方？」那男人回答道：「去問嚴君平便知道。」織女拿一塊壓機的石頭給張騫。張騫回來，到四川地方，問嚴君平，君平說道：「這是牽牛織女兩座星。」後人稱人坐的船，稱做星槎。比方他是天上來的人，是敬重他的意思。芳塵。芳，是香人走路，地下便起灰塵，所以稱人的腳跡，便稱芳塵。芳塵可步，是說跟着人的腳迹走路。步，是跟着的意思。古時，有一個石虎，造一座四十丈高的樓，拿香粉散在地上，風吹着，稱做芳塵。鈞誨。鈞，是重的意思。別人的說話，稱做誨。是客氣的意思。丹砂。丹砂，是貴重的藥，比方好的文章。魚目。拿魚眼睛混充珍珠，是說自己做的壞文章，混充好文章，是客氣的意思。聯珠。兩篇好文章，稱做聯珠合璧；是說好似珍珠穿在一塊兒，玉合在一塊兒。糝糠。米的粗皮，稱做糝糠。糝糠是粉屑，拿糝糠來比方碎煩的事體。門牆。稱先生，稱門牆，說先生的學問深遠。一時看不出來，好似屋子裏面，外面有門牆遮住。論語裏有兩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鍼砭。鍼便是打針治病；砭便是一種可以治病的砭石；兩樣都是醫病的法子。自己有錯處，別人拿好話來勸我，也稱做針砭，是比方治病一般。梨棗。刻書版，用梨木棗木的。拿不好的文章，去刻成書，好似梨木棗木受災難一般，所以稱災諸梨棗，是說自己文章做得不好，千萬不要去刻在書上，是客氣的意思。方家。有本領的人，稱做方家。貽笑方家，是說自己本領小，給有本領的人見笑，是一句客氣話。

與鄒若泉

去秋遊雲臺，路出潼陽，是僕少年作令處，事垂五十年矣。故吏呂瑞圖太守之子嶧，亭觀察，率士民郊迎於十字橋，一半皤皤黃髮，皆當時竹馬兒童也。聞婦女附耳私語，袁公去此已久，來者得非袁公之孫耶？僕亦覺有了令威化鶴歸來之意。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且悲且喜。到呂氏菜園，小住半月，有一二龍鍾叟來說當初葢何村，判何獄，拔取某士，如理兒時舊書，歷歷可數，而僕已全不省記，夢耶真耶？一世人耶？二世人耶？僕竟狐疑而不能自決也。因

思天地間雪泥鴻爪，轉眼即化烟雲；惟有付諸丹青，差可傳之永久。奈作畫者山水人物，不能兼長。當今惟足下擅此二妙，前臨猗香夫人圖，見者歎龍眠復生，故以素紙奉求。大凡作詩作畫，難得好題，替隨園老人作重到潼陽圖，題目殊佳。若泉先生，獨不下盼千秋，為自家姓名計乎？

圖

雲臺 雲臺山，在現在江蘇灌雲縣東北面海中。 皤皤 髮髮白的樣子，稱做皤皤。 黃

髮 年老的人，頭髮黃色，所以稱年老的人，稱做黃髮。禮記裏有一句：「故君子式黃髮。」 竹

馬 小孩兒常常拿竹竿騎在胯下，代馬，所以稱做竹馬。兒童東漢時候，郭伋茂陵地方人，號細

侯，做并州的州官。郭伋從前在并州做過官，待并州的百姓很好，百姓很感激他。第二回又到并

州去做州官，那百姓男女老小，都出城來迎接，有小孩兒幾百，都騎着竹馬來迎接。 龍鍾 龍

鍾，是一種竹名。說年老的人，好像似風吹竹樹一般，搖搖擺擺，所以年老的人也稱龍鍾。 龍眠

宋朝的李公麟，號伯時，做中書門下省官，不做官，便住在龍眠山，人稱他李龍眠，畫的山水很

好。後人稱人畫好，便稱他龍眠復生。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小倉山房尺牘（卷六）

錢塘袁枚簡齋著

上虞許家恩澤齋點註

與梁山舟侍講

黃山歸見几上有陳受茲世兄帶來尊札，蠶眠小字，爲小倉山房詩集校勘精嚴；凡一音韻，一來歷，一偏旁，靡不部居別白，條分而縷析之。雖當時虞仲翔，駁正康成經義，共百六十處，無此精嚴。因念司馬溫公作通鑑，自稱「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且皆絕大經典，博洽宏通，可觀可誦；而其時能讀一過者，則王勝之一人。想見其餘士大夫，皆自鄙無譏束之高閣。拙集不過偶爾謾吟，了無意義；而侍講又素有高亢疎懶之名，故呈送時，慮未必肯觀，卽肯

觀亦未必全擷。乃公然低首降心，耐煩批閱，肯爲將伯之助，逐字推敲，得無胸中竟以此集爲可以暫存人間之物，故務使協於美善而後已耶？雖大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而僕恰得之於意外。顏之推稱曾子七十猶學，名聞天下，此其時矣！特將改本另刷呈覽，以不負一番見愛之苦心。

所摘九十一條，其中一一如教。惟「街彈」「馬援」「二音義」所以未改者，緣平素掀翻古人文集，如范蠡之「蠡」，劉侯之「劉」，伍員之「員」，「禍衡」之「禍」，「相如」之「相」，「司馬」之「司」，「貞觀」之「觀」，「中興中酒」之「中」，「王氣」之「王」，「欽遲」之「遲」，「親迎」之「迎」，「琵琶」之「琵」，「車騎」之「騎」，「往往平仄兩用」：杜少陵詩「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也；「先判」飲醉如泥，「則」又作平聲用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中，作平聲用也。「百年垂花中興時」，「則」又作仄聲用矣。他如「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一考音義。應字。難字。均當作仄韻。而皆趁己之便。以平聲押之。此外元白兩家。如此類用韻者。尤指不勝屈枚。故藉此爲口實。自文其過。其實一時無字可改。故不得不「畏難而苟安」也。服罪輸情。上博一笑。

蠶眠

李商隱詩裏有一句：「細字爲蠶眠。」後人說字小。便稱做蠶眠。自鄆。左傳裏

吳季札請觀周樂。說道：「自鄆以下無譏焉。」如今說後人更不如前人。便拿這句話來比方。

將伯。將是請求的意思。請求別人幫忙。稱做將伯之助。詩經裏有一句：「將伯助予。」推敲

用心想。稱做推敲。做文章想句子。也稱做推敲。唐朝時候。有一個賈島。到京裏去趕考。騎在驢背

上想詩句子。有一句：「僧推月下門。」他又想改：「僧敲月下門。」主意打不定。在驢背上裝着

推敲的樣子。不知不覺衝撞了大尹官韓愈的道子。韓愈問他：「爲什麼不避開？」賈島說：「爲

推敲兩字。想不停當。忘了避開。」韓愈說：「敲字比推字好。」兩人便並着馬。談論做詩的道理。

元白。元。是唐朝的元稹。白。是白居易。都是做好詩的朋友。後人說做好詩。便拿元白兩人來比。

方。指屈。人說數目，一定要屈着手指。指不勝屈，是說數目多，屈着指數也數不清。

與韓紹真

前讀王君弼傳，裁翦有法，欣喜之至！近時作古文者少，金陵則又少矣；得足下起而張之，授受有人，庶幾吾道之不孤也。嘗謂方望溪才力雖薄，頗得古文意義；乃竹汀少詹深鄙之，與僕少時見解相同。中年以後，則不敢復爲此論。蓋望溪讀書少，而竹汀無書不覽，其強記精詳，又遠出僕上；以故渺視望溪，有劉貢父笑歐九之意。不知古文之道，不貴書多，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來，推韓柳能爲古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懼其雜也，迎而拒之。柳子與韋中立書，所引書目，班班可考；其得力處，全在鎔鑄變化，純以神行。若欲自炫所學，廣搜百氏，旁摭佛老及說部書，僥入古文，便傷嚴潔。嘗讀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周而道

卒；王荆公最博雅，未必不見此書。乃作伯夷論曰：『豈其年高不及至周而歿耶？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故意跌蕩其詞，以作波瀾；不肯引呂覽以實之。於此可悟作文之道：蓋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卽曲之謂矣。善作文者，平素宜與書合，落筆時宜與書離；又須揭取精華，掃糟粕而空之。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於空；銅厚則鐘啞矣，膏盛則燈滅矣。莊子云：『室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其理皆可一貫。足下好學而能不爲學所累，故佈此同心之言，以佐足下之自信，而有以更進也。

註 望溪，清朝的方苞，號望溪，桐城地方人，康熙時候中進士，官做到侍郎，十分有才學，做文章學韓愈歐陽修的，著望溪文集等書。呂氏，呂氏春秋是書名，書上寫呂不韋著，實在是呂

不章的門客著的，共二十六卷。糟粕。糟粕，便是酒渣沒用的東西，也稱糟粕。

謝畢撫軍

嚴侍讀處，寄來手書，所以存慰之者，甚至適枚遠遊紫琅，未及裁答。近聞中丞以軍政餘閒，替東坡作生日，首先提唱，和者如雲。此事與前年修楊妃墓相倣。中丞分陝以來，三輔春深，九邊風靜，故不特恩周黎庶，兼且施及古人。賢者當官，雖千百年前之名士傾城，俱受其福。使逖聽風聲者，誰不蹲蹲起舞耶？張友來，接賜小兒衣服，貴直千緡，紙無一字，豈乾阿嬾罔極之恩，多在不言中耶？伏念一童子不衣裘裳，一古之訓也。阿遲六歲，何足以當火鼠之奇溫？然而明公視同己子，有屬毛離裏之思，敢不翦裁命服以拜。但未知金鼈頂上，曠代箕裘，將來能克紹千萬分之一否？外有穀種羊帽簷玉桃帶扣二物，枚不肯告知伊母，私自自之。自知裝潢白

髮，覆首圍腰，未免不稱；然欺其未冠之兒，且作攘羊之父，冠帶有知，必將笑其燕婉之求，遇此戚施矣。古玩尾價，枚久不省記。明公忽將全數寄來，想哀其衰老，有意栽培，而又不肯居贈賜之名，故托爲找欠之說。查他山詩曰：『一醉無名特借花』。其卽大人長者之用心歟？枚雖歸舊價，實感新恩。白叟黃童，一齊申謝！

三輔

三輔是地名；現在陝西關中道的地方。漢朝把京兆、馮翊、扶風稱做三輔；是說他輔

助京城的意思。

九邊

九處邊界地方，稱做九邊。明朝把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甯夏、

固原、甘肅九處邊界地方，稱做九邊；後人說國家的邊地，便稱九邊。

傾城

傾城，是說女人名

士，是說男人。說女人長得美貌，可以把城池失去。傾，是倒下來的意思。

千縑

縑，是一種厚的

縑，顏色淡黃。漢朝以後，都把縑來送人，賞人，也有代錢用的。

罔極

罔，是說沒有。極，是到底。罔

極，是說沒有底的。父母的恩德，十分重，沒有底的，所以稱罔極之恩。詩經裏有兩句：『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火鼠

火鼠，不怕火，毛長一丈多，火鼠的毛，織成布，可以在火中燒，便是火浣布。

屬毛。屬，是連住的意思。離，也是連住的意思。屬毛離裏，是說做兒女的和父母，好似連着皮毛連着骨肉一般。裏，是說骨肉。詩經裏有兩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於裏。」有屬毛離裏之思，是說拿別人當作自己的骨肉一般看待。箕裘，先代的事業，稱做箕裘。承接先代的事業，稱做克紹箕裘。禮記裏有兩句：「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攘羊，攘，便是奪。論語裏有兩句：「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說父親搶了別人的一隻羊，他兒子却去做見證。攘羊之父，是說做父親的搶了兒子的東西。燕婉，燕，是平安的意思。婉，是順從的意思。

寄孫補山中丞

客秋八月，拜辭檠戟，即返端州。重九後，料量歸棹，繞道桂林。是弱冠時荐舉鴻博之地，事隔五十年，如習鑿齒再到襄陽，薊子訓重來東霸。凡棲霞獨秀，仙鶴明月，諸峯無不徘徊瞻眺，感慨係之。且喜閣下故人馬嶽山、浦柳愚、兩山長，俱一見如舊相識。倚裳聯襪，訪古搜碑，極文宴之歡。因知中丞百一山。

房中，怪石作拱，嵌空奇妙；悔在五羊城，未乞一觀爲憾！隨順流北下，尋愚溪，訪鈇鋤潭，觀日出於祝融峯，賞雪於黃鶴樓，得詩百餘首。一路南風不競，水淺灘多，燈節前三日，才抵金陵。雖布帆無恙，壯佼如初，而回首龍門，已有謝元暉「白雲在天」之感。覺舍弟得隸旌麾，常親道氣，爲可妒也。

伏念平生師友，在公論則重其爲人，在私情則感其知己者，惟孫文定尹文端二人；不圖垂暮之年，又得之於閣下。相見太遲，相別太速；東望於邑，思何可支？所望珠江轉舵，移節金陵，俾老人扶杖觀化，受一塵而爲氓，實所欣幸。賜詩九章，一時方開綴學之士，已抄萬本，讀萬遍矣。賤子還山，如衣錦焉。

𦉳 檠。載。加上套子的載，稱做檠載。做官的出門，總有這樣東西走在道子前面，所以稱做官的，便稱檠載。歸棹。搖船的槳，稱做棹。歸棹，是說坐着船回去。鑿齒。晉朝的習鑿齒，號彥威，襄陽地方人，很有文才，桓溫請他做從事官。後來得罪了桓溫，放出去做滎陽知府官。後來因

爲脚壞了，住在家鄉地方。子訓。漢朝的蒯子訓，到長安東霸城裏面，遇到一個老頭兒，看一個銅人，那老頭兒一手摸着銅人說道：『造銅人的時候，我看見的，到現在已快近一百年了。』

五羊。廣東省城，別名五羊城。廣東是古時的楚國，從前高固做楚國宰相的時候，有五隻羊，嘴裏含着穀子，跑到宰相衙門裏來。所以現在廣州衙門的大堂梁上，還畫着五隻羊的像。愚溪。愚溪在湖南零陵縣西三里地方，本來名叫冉溪，又名梁溪。鈞。熨斗，又稱鈞。鈞潭。祝融。祝融是火神的名字。祝融峯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地方，山上有七十二峯，最高的一座峯，名祝融峯，峯上有祝融墓。黃鶴樓。湖北武昌縣西南，有一座黃鶴樓。古時費文禕成了仙，常常騎着黃鶴到樓上來息脚，所以名黃鶴樓。龍門。後漢時候，李膺做大官有名氣，有人到他衙門裏去和他見過一面的，稱做登龍門。後人稱人，便稱龍門，拿他比李膺，是客氣的意思。白雲。看見天上的白雲，想起別處的朋友，所以稱做白雲在天。南北朝時候的謝眺和齊隨王子龍分別，寫四句道：『輕舟反折，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一廬。百姓住的一間屋子，稱做一廬。受一廬而爲氓，是說在他做官的地方，住一間屋子做百姓，便是百姓。衣錦。五

色的綢緞，稱做錦。回家鄉去，稱做衣錦。古時，項王說道：『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

與陸朗夫中丞

昔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文正公經略西陲，而戀戀於圭峯水月。古名臣有經世之功者，往往有出世之心，非務其名也。良以道韻平淡，然後能知進知退，而罔以寵利居成功。中丞屏藩山左，聲施爛然，獨能咏循陔之詩，灑然引退。天子重其爲人，思其爲政，鋒車敦逼，中丞感非常之恩，應詔復起。此種風範，尤於世道人心，極有關係。此枚所以當垂暮之年，而必停舟修士相見禮也。

不意中丞願見之心，更甚於枚。道先人替題乞假歸娶詩時，在旁磨墨，年才十七，思之慨然！誦枚古文，琅琅滿口；忘尊官不忘疇昔，勤簿書兼勤文章，中丞真古之人哉！臨行親送登舟，縞紵兼金，大恩壓已；廉泉之水，一勺皆甘，枚

不敢辭而不受。然自念侯生老矣，圖報無時，犯詩人「胡顏」之譏，空呼負負而已！賦五言一章，小抒情悃。還山覓一介之使，杳不可得，適有硯工姚姓者來楚，托其寄上。姚生攻石之工，渾古精雅，中丞或呼而進之，取家傳鬱林之石，一試其伎何如？

訓

循陔。陔，是階沿。循陔，是說走下階沿出去的意思。詩經序裏有兩句：「南陔，孝子相戒以

養也。」鋒車。跑得快的車子，稱做鋒車，原是軍隊裏衝鋒的車子。後人稱快的車子，也稱鋒

車。侯生。春秋時候，有一個侯贏，年紀七十歲，家裏窮，做大梁夷門管門的，信陵君打聽得他

是好人，便擺酒請了許多客人，把第一個位子空着，讓侯生坐。後人說年紀老，便比方是侯生。

胡顏。胡，便是什麼；顏，便是臉面。胡顏是說有什麼臉面去見人。曹子建上責躬詩表裏有兩句：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鬱林。古時有一個陸續做鬱林知府官，後來他不做官

了，因為沒有行李，船身輕不能過海，便搬許多石頭裝在船裏；後人說做官清高不貪賊，便比方

是鬱林石。

與李松圃郎中

客冬小住桂林，得交喬梓；晤言之下，方知五十年前，原是通家，一旦相逢，可勝悲喜！足下洗筆銀河，裁花作骨；詩筆與唐賢抗手。雖道衡著述，偶就問於顏籀；而李白文章，早傾心於謝朓矣。蒙見愛之深，情文兼至；揚晉唐之碣，則代架雲梯；憐老眼之昏，則益貽仙草。朱提百鎰，鄭重相將；從來文字之交，往往比骨肉妻孥，尤爲關切。古之人鍾期流水，莊惠濠梁，何以加焉？別後水淺灘淤，礙難鼓棹；行十餘日，方至全州。有札一函，交小阮寄上，諒蒙省覽。永州王蓬心太守，遣使相迎，索我之詩，贈渠之畫；兩人挑燈鋪紙，同掉白頭。不覺笑曰：『可還似五十年前，赴童子試耶？』因極夸溪崖洞壑之奇，勸小住往遊；而余以歲暮懷歸，遽從瀟湘洞庭而下。迄今思之，懊悔無及！方知劉阮在天台，塵心一動，便永隔人天。往者不可諫，如何如何！一路封姨作

虞，直至今春燈節前二日，才還金陵。雖叨蔭庇，老身無恙。而回憶灑江書院中，八仙一席，與心池柳愚輩把酒吟詩，亦杳不能再。昔趙文子垂隴之會，與列國諸賢飲酒樂歎曰：『吾不復此矣！』僕自搔白髮，正復似之。未知閣下與羣公琴歌酒賦時，猶念及空山一叟否？

喬梓

喬梓，是兩種樹。喬樹高而仰，梓樹低而俯，好似一個父親，一個兒子，後人便把喬梓

比父子。古時商子說道：『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裁衣。稱人文章做得好，便稱裁花作

骨。李賀詩裏有兩句：『長鬣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花作骨。』顏籀。唐朝的顏籀，號師古，瑯

琊臨沂地方人，做祕書監官，校正經史。薛道衡做襄州總管，十分敬重他，每做成文章，便請顏籀

修改。謝朓。南北朝時候，謝朓，號玄暉，年輕有學問，又長得美貌，草字隸字寫得很好，五言詩

也做得很好。李白十分歡喜他。有一次，李白走到華山落雁峯上，說道：『恨不能夠帶得謝朓的

詩來。』莊惠。莊是莊子，惠是惠子。兩人在濠梁上面游玩。莊子說道：『樂哉魚乎！』惠子說

道：『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說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後說朋友要好，常常在

一塊兒，便比方是莊惠兩人。小阮。古時阮籍和他姪兒阮咸都是有學問的人，便稱阮咸，稱小阮，後人稱姪兒便稱他小阮。劉阮。東漢時候，劉晨阮肇兩人同到天台山上，去採藥，走迷了路，認不得回家。遇到兩個女人，便和女人一塊兒住着，吃胡麻飯。後來劉阮兩人回到家裏，子孫已經傳下七代了，這兩個女人是仙人。封姨。風神，名封姨。古時崔元微在月光下面，遇到幾個美貌女人，有楊氏、李氏、陶氏，又有一個穿紅衣裳的人，名叫石措措，後來又有一個封家十八姨來。後來知道那封姨，便是風神。那楊氏、李氏、陶氏，都是楊花、李花、桃花的花神。

答補山中丞

端州役來，接手書，知前寄數函，都蒙英盼，深慰下懷。伏念枚身歷名場，五十餘年，所遇名公卿，感恩者有之，知己者亦有之，從未有三次傾衿，而能抉其肺腑之所藏，如公者也。公教之以董子之言，「去其羣秦，集其衆和」八字，此卽孔子之所謂「見賢思齊，樂道人之善」，孟子之所謂「舍己從人，好善優于天下」是也。枚之譎陋，何足以當嘗笑宋儒講學，於聖人道理，豈無窺

見堂奧者？然必矜矜然抹殺漢唐二千年諸賢，而自謂獨得不傳之祕；則未免自大也，而反自小矣。春秋時季札所到之國，必交其賢士大夫；如叔向子產輩，皆刻意周旋。枚雖非季札，而去年所歷兩粵兩湖，萬里有餘；所遇名流，頗記某某，時往來於心而不能決舍，不止山川之登臨，烟雲之怡悅已也。得詩百篇，寄呈教削。

家弟香亭，有爲善之資，少堅定之力；自隸公磨下後，漸覺端靜。方知南州小史，頓改風裁，爲在張令門牆故也。閱邸報，知蒙卓荐，論其才似未足膺斯重典，將來報恩酬知，談何容易？然枚實爲之喜而不寐者，不喜其官階之將遷，而喜其歸依之得主也。嘗讀史冊文苑傳曰：『最先爲韓愈所知，則其人之文學可知矣。』循吏傳曰：『某官爲宋璟所荐，則其人之政事可知矣。』香亭竟爲補山中丞之所荐，海內聞之，定皆額手。

枚幼不習字，晚悔無及；每執筆如書生騎馬，時防邊墜，意態全非。所上箋奏，公偏以親書命之，宿瘤之醜，不能自匿；又意所傾吐，不能自休，遂致塗鴉滿紙。老秀才重赴一回鄉試，手腕欲僵，公覽時哂之耶？憐之耶？

團

董子。董子，便是漢朝的董仲舒，很有學問。小史。書僮，又稱小史。晉朝的張翰，有一首

贈周小史的詩。宋璟。唐朝的宋璟，做官清正，在武后時候，做御史中丞。玄宗時候，做宰相，封

廣平公。邊墜。失手從馬上倒下地來，稱做邊墜。漢書裏一句：『陽醉邊地。』宿瘤。日子

長久，稱做宿。古時，齊國東郭地方，有一個採桑的女人，頸子上長一個大瘤，因為有德性，十分賢

惠，嫁閔王做王后，後人稱他宿瘤。後人說自己醜，便比方是宿瘤。塗鴉。字寫得不好，稱做塗

鴉，說好似在紙上塗着一隻一隻飛鴉。古時，盧同有一個兒子，年紀很小，常常歡喜拿着筆塗在

書上，盧同有一句詩道：『塗抹詩書如老鴉。』

與秋帆中丞

聞中州積年荒歉，尙書一到，雨暘時若，年歲順成，益信郭代公所臨之地，能

使泉水變甘，毒龍遠徙也。枚撰魚門墓志，已屬道甫先生代呈教削，刻下其一孤二寡，俱來金陵，子立煢煢，毫無依倚。枚雖小有攸助，而綿力無多，實難爲繼。偏值江省奇荒，石米五金，枚年七十，未逢此難。魚嫂來云：『中丞許助三千金，代存妥處。』此種風義，嵩華同高，凡在士林，無不異音同歎，感泣者不止程氏一門也。惟是現在待哺甚殷，寒衣典盡，未知慈雲一片，何日吹來？托枚代爲探信，伏思以周濟之惠，當索逋之催，局外局中，均覺太過。然探其情景，不得不然大君子能將千百萬哀鴻，起諸溝壑，况區區故人之十餘口哉？枚以故口欲嘿而難緘，筆將停而仍下者屢矣。惟中丞憐之而賜覆焉。

雨

雨。暘。天晴，稱做暘。雨。暘時若，是說天氣調和，天晴下雨都平均的。書經洪範裏有兩句：

曰肅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代公。唐朝的郭震，號元振，唐武后時候做同平章事，官封代

公。泉水變甘。南北朝時候，房豹號仲翰，做樂陵知府官，十分清正。樂陵地方近海水，味鹽苦。

房豹教百姓開井，得到甘泉，後來房豹去了，那井水的味又鹽了。毒龍。佛經裏說西方山中，有池，有一條毒龍在池裏。有做買賣的人住在寺裏，被毒龍咬死，後來槃佗王學着婆羅門的咒語，對池念咒，毒龍求饒，遠遠避去。嵩華。嵩是中嶽嵩山，華是西嶽華山。後人稱人功高，便說是和嵩華兩座山一般高。哀鴻。難民稱做哀鴻，是說好似哀聲叫喊的鴻鳥。詩經裏有兩句：『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辭妓席札

來書道不赴妓席，疑僕晚年染道學習氣，則大不然。僕之不來，正慮逼我走入道學故也。何也？凡人必先抱正心誠意之學，矜矜自持，不得已，一登妓席，被冶容所動，遂喪其生平而溺惑之，如是則樂矣。今我素非莊士，先存好色之心，欣欣然而來，不料一登妓席，被其惡狀阻興，使頃刻間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終席間如對嚴師，如是則苦矣。近日秦淮畫舫之遊，樂少苦多，以故稱貞縮屋，實非本懷。不特此也，纏頭之費，或言與其賞此輩，不如賑貧窮，

此說良迂；然亦必發於中心之所願，而後揮金如土，亦所甘心。若方且唾之棄之，厭之之不暇，而勉強揮霍，應酬主人之情，粉飾家僮之耳目，勢必先吝後悔，胸中作數日惡。况我輩纏頭自知不豐，不得不虛詞褒贊，佯相附會；斷不忍在此等地方，作史魚之直，面加貶詞。於是像做枯窘題一般，無中生有，面目醜則夸其身段，肌理惡則譽其風神，費一片苦心，造幾句浮譽，仔細思量，轉不如仍作州縣官，巧言令色，奉承上官矣！凡此皆僕所以奉辭之故，足下諒之。至於認欽鴉作鳳皇，以符拔爲麒麟，則海畔逐臭之夫，自古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足怪也，毋相強也。

訓

冶容。冶，是修理的意思。冶容，是說女人打扮面貌。易經裏有一句：『冶容誨淫。』是說女

人打扮面貌，是引動輕薄少年起淫心。稱貞。周朝時候的顏叔子，是魯國地方人，他一個人

住在屋子裏，天下大雨，隔壁的屋子坍下來，一個女人逃進叔子的屋子裏來躲着，叔子叫那女

人手裏拿着蠟燭，兩人坐到天亮，不做壞事體。北齊廢帝紀裏有一句：「顏子稱貞縮屋。」說他不儉女人，所以說稱貞。縮屋，便是坍塌的屋子。纏頭，給妓女的錢，稱做纏頭費。杜工部贈美人詩裏有兩句：「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古時原是拿包頭的花緞送給妓女的，所以稱做錦纏頭。後人便把給妓女的錢，也稱做纏頭。揮霍，浪費銀錢，稱做揮霍。史魚，古時衛國的大夫，名魚，做史官，所以稱史魚。他把當時的事體，老老實實的寫在史上，所以稱他直。論語裏有一句：「直哉史魚。」後人說人脾氣直爽，便比方是史魚。令色，令是好說着好聽的話，裝着好看的臉色，稱做巧言令色，是說人拍馬屁的樣子。欽鴉，欽鴉是一種鳥名，又名鴉。認欽鴉作鳳皇，是說把壞人認做好人。符拔，符拔是一種野獸樣子，好像麒麟，頭上沒有角的。逐臭，呂氏春秋裏有一段：「人有大臭者，親戚妻妾無能與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人心，左傳裏有一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說人心好惡不同，和他面貌不同一樣的。

覆雲松觀察

寄到手書，公然鄙人一序，冠羣言之首，欣幸無極！讀近作二冊，凡所抒寫，皆

枚意中語；未知何時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且妒且舞。因之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龐巖，爲其類已故也。然「君子和而不同」，又承虛懷下詢，抑心所謂危，敢不以告耶？諸作是少陵晚年手筆，無可推敲，略有一二可疑者，都已墨之卷端，以便斟酌。大概僕與先生，天分有餘，往往不肯平庸，爭奇競巧，要惟持之以莊，運之以雅，則大巧若拙，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尊作自壽詩，「一家無半畝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一聯此種胸襟氣象，雖大聖賢何以加焉？不料末句，以年老成精作結，有如虞庭簫韶，鈞天廣樂之地，忽跳出沐猴一舞，怪鴟一鳴，趣則趣矣，類耶不類耶？他如「宋阮」與「秦阮」，「天公」與「腰背」之類，皆斧鑿痕太重，有傷大雅。明知人老成精，典出淮南子，原非杜撰，而鄙意斷乎不可者，譬如盧醫用藥，必不因馬勃牛溲，載在本草之故，而遽與葇者並用也。莊子曰：「道在屎溺。」此

語何嘗不是至理？然使牽莊周而置之圍溷之間，道則道矣，其能不掩鼻而逃耶？

龐

龐嚴。唐朝的龐嚴，是壽春地方人，考賢良第一名，做京兆尹官，脾氣剛硬，不怕有勢力的

人，後來官做到翰林學士。和同。和是說做人和氣同，是說結黨營私。論語裏有兩句：『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巧。老子裏有一句：『大巧若拙。』是說十分聰明的人，望去

好似笨的一般。簫韶。簫韶，是舜帝時候的樂名。書經裏有兩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後

人稱人文章做得好，便拿他比是簫韶。杜撰。假的不照規矩的，稱做杜撰。杜撰，也稱杜酒；土貨，

也稱杜貨；士布，也稱杜布；不照規矩做的文章，又稱杜撰。做文章稱做撰。野客叢談裏說：『有一

個杜默，做詩不照規矩做的。』所以後人說不照規矩做的文章，稱做杜撰。盧醫。古時有一

個好醫生，名扁鵲，他家住在盧的地方，所以稱做盧醫，又稱盧扁。馬勃。馬勃牛溲，是一種最

賤的藥。屎溺。蘇子說：『道在屎溺。』是說隨便什麼地方，都有道理的；便是屎溺裏面，也有

道理的。圍溷。糞坑，稱做圍溷。

答陶怡雲送蟹

移人就蟹，一人之享；移蟹就人，舉家之餐。我知今夕通遲兩兒，都學螯蜞拱手，祝陶世兄早得中書矣！且韻怕重複，句貴單行，鴨不隨來，尤見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之妙；且使老饕引領，留有餘不盡之思。唐宮人上官婉兒評沈宋詩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結，擢爲第一。世兄以蟹爲明月，以鴨爲夜珠，將來世兄廷試，亦必第一。且螃蟹雖見海龍王，亦是一味橫行；世兄將來以文才橫行天下，卽以今日之蟹爲之兆也。

註

螯蜞。一種小蟹，名叫螯蜞，又名長。古時王吉夜裏夢見一隻螯蜞，在都亭地方，學着人的

說話道：「我明天要住在這個地方。」第二天王吉便跑去候着，祇見司馬長卿跑到都亭地方來。王吉說道：「司馬長卿的文章，橫行一世，和螯蜞一般。」因此大家把螯蜞稱做長卿。用其一。孟子裏有一段：「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兆。古人問

事體的吉凶，拿龜殼在火裏烤着，看他的裂紋，稱做兆。

答周漪香夫人

前肅手書，寄隨園雅集圖求題。未同而言，自覺冒昧；不料寄未三日，而沈紀來甯，奉到夫人採芝小照，命枚加墨。紅顏白髮，路隔千里，不約而同，真可謂文章有神，心心相印矣。捲開圖畫，華耀莊嚴，如見韓幹寫九天元女之容，非下界凡人所敢逼視。一時袞師兒子，樊素姬人，無不額手傳觀，傾衿禮拜也。因記當年尹相國副室張夫人，受封一品，枚拜見後，獻詩云：『身受金閨曠代恩，果然玉立夫人樣。』一時佳話，傳遍江南。今將此聯移獻粧閣，所恨枚年衰才盡，不能副見委之盛心，又不敢知難而退。謹做尙書題隨園圖故事，作「長慶體」一篇，補圖中所未有。其頌揚真切處，似較諸題者略有微長，不知夫人以爲可存否？來書刻雕朽木，矜寵太過，枚何敢當？讀至「自嫌失學，黯然神傷」等語，忘現在之榮華，慕千秋之姓氏，此等胸襟，求之當代公卿，

尙難多得，况閨中女士耶？真乃宣文十哲，聖賢一流；不止福慧雙兼，生天成佛而已。

更有懇者：枚著隨園詩話二十卷，自抒議論，揚表幽光；其中夫人佳句，采錄尤多。雖現在無力開雕，而一息尙存，終思辦理。求夫人賜序一篇，弁諸卷首，以作光榮。遇古今未有之人，求古今未有之序，是枚所惓惓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亦尙書聞之所欣然首肯者也。刻下尙書信來，約枚明春爲嵩嶽之遊。枚老矣，方修月告之文，凜夜行之戒，不敢蹈程魚門故轍。或春間鄧尉梅開，竟駕扁舟來，謁藐姑仙子，亦古人願緩須臾母死之意。南海燒香，不若西天見佛。枚再拜。

附周夫人原書

月尊周氏端肅，啓問隨園先生萬安。尊讀先生之書，十有餘年矣。又時時

聞中丞道先生言論丰采，口無虛日。海內老師宿儒奇才異能之士，時至中丞左右者，亦莫不盛稱先生之才；其在先生同輩諸公，更未嘗不極口贊揚於無既。尊覺耳目所及，海內名流，無若先生者矣。尊凡陋之質，叨侍上公巾拂，身世無復所憾；惟幼耽翰墨，妄生好名之心，不肯泐泐終世。乃生少聰明，兼多疾病；蛩寒蟬寂，終不成聲。於今悔歎廢棄，始信天限之弗可渝奪，又無絕技殊能，高於輩行，可託傳於名公大人著述以垂永久者。他日晏然隨化，漣然神傷而已！前在中州，取義山「十年長夢采華芝」之句，作采芝圖；畫工既劣，更不能擇手題咏，誠無可觀。今特呈寄，求賜宏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品；誠欲藉傳姓氏於集中，則生平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三歲，近已種花，以爲遲郎福命宜兄弟所致。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冒昧干請，臨啓惕然，諸惟達鑒。敬問

夫人懿安，遲郎文祉，詩禮之學，想日益進，亟思一見之也。附呈微物導意。

未同

和人性情不合，勉強和他說話，稱做未同而言。孟子裏有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

韓幹，唐朝的韓幹，藍田地方人，畫人物很好，畫騎馬的人，格外好，他的畫是學曹

霸的。玄女。

九天玄女，是最古時候的女神。黃帝和蚩尤打仗，玄女傳給黃帝兵法，現在六壬

遁甲，幾種兵書，是玄女傳下來的。

衰師，唐朝李商隱詩裏，有兩句：「衰師我嬌兒，美秀乃無

匹。」後人稱兒子，便拿衰師來做古典。

樊素，白樂天有一個小老婆，名叫樊素，唱得很好，有

一句詩道：「櫻桃樊素口。」後人說小老婆，便拿樊素來做古典。姬人，便是小老婆。

長慶，唐

朝的元稹，白居易做的詩，十分好，兩人做的詩，體裁一樣的。這時是長慶年間，所以後人稱元稹

白居易一般體裁的詩，稱做「長慶體」。

朽木

論語裏有兩句：「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

可雕也。』」朽木，是爛木頭，拿不好的人，比朽木。不好的人，不能受教育，比方是爛木頭，不能雕刻。

十哲，孔子教學生，分德行，言語，政治，文學，四科。共有十個學問最好的人，稱做十哲。有學問道

德的人，稱做哲。宣文，便是孔子的封號。

月告

禮記裏有一句：「八十月告存。」說人活到八

十歲以上，每月要寫一封信告訴親友，說人還活在世上，是說人到八十歲，時時防備死去的意

思。夜行。詩經裏有兩句：『豈不夙夜？爲行多露。』是說人到年老，夜間不能出門，怕受風寒的意思。藐仙。藐姑山，有一個女仙人，便是藐姑仙子。後人稱女人，便拿他比藐姑仙子，是敬重的意思。莊子裏有兩句：『藐姑仙之山，有神人居焉。』南海。南海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傳說山上有觀音菩薩。宿儒。年深月久，稱做宿儒。讀書人，稱做儒。一向有名氣，有學問的讀書人，稱做宿儒。泐泐。平平常常，沒有聲名，做一世人，稱做泐泐終世。蛩寒。蛩，是蟋蟀；寒，是天冷。蟀蟀到了冷天，叫的聲音又低又短，比方做文章不成聲調，稱做蛩寒。蟬寂。蟬，便是知了。沒有聲音，稱做寂。詩禮。父親教兒子求學問，稱做詩禮之學。古時，孔子教兒子孔鯉說道：『不學詩，不懂說話的規矩；不學禮，不懂站立的規矩。』

寄阿廣廷相公

記戊午科枚與相公，同出鄧遜齋先生門下；赴闕謝恩時，匆匆一見，至於今五十年矣！相公出入將相，身畫凌烟，是本朝有數人物；而枚入玉堂後，改官州郡，告歸養親，以南北之路遙，兼雲泥之分隔，以故一札之投，亦不敢輕瀆。

於隸人之聽。非傲也。禮士於上大夫不敢有所先也。今秋遊武夷之便，九月十日，路過吳江，於月下望見水上旌旗；知公在杭州，勾當公事而返。初意擬肅手版，叩舷求見；繼而思之，夜已更餘，公當就寢。且天上鳳鸞，亦未必尙憶人間，有當日同飛之燕雀；以故噤齟不前，牽舟竟去。到杭州見方受疇司馬，告知公欲見枚，命渠馳六百里羽檄，呼之使來；方知大君子之念舊憐才，迥出尋常萬萬。而枚之所以仰測高深者，抑何淺之爲丈夫也！納手捫心，不無小過。特寄七律四章，聊申悃素，不宣。

圖

凌烟。唐太宗時候，造一座凌烟閣，把有功勞的臣子的面貌二十四人，畫在閣上。後人對做大官的人，說他身畫凌烟，是說他是有功勞的臣子，將來要似唐朝的大臣一樣，把面貌畫在凌烟閣上。勾當。做事體，稱做勾當。叩舷。船邊，稱做舷。到船上去見人，稱做叩舷。

寄浣青夫人

三十年來，聞浣青之名，讀浣青之詩；知老同年文敏公之家法，不傳子而傳女，有漢人伏蔡兩家風，私心竊向往之。奈道路乖分，終難一見；欽欽在抱者，已非一日。去冬遊武夷，路出吾鄉，急扶杖而趨妝閣，果然謝道韞之談諧，宣文君之經義，應口如響，觸緒紛來。趙充國云：『百聞不如一見。』誠哉是言。蒙念我父執，憐我顏侵，飲之以羹湯，衣之以縞紵，賜赤舄之几几，踏藁竹之猗猗。題雅集圖七古一章，渾脫流利，饒杜陵風格，可當作玉女之雲籤，靈霄之秘笈。焉。感謝之忱，千言難罄。

別後到蘇，盤桓十日；爲雨雪所困，畢公靈巖山館，僅着屐一登而已。貴女弟子漪香主人，尙在中州，未還吳下；世妹所寄手書，已交張止原遞至中丞公處矣。比來湖上春生，想玉體平善，諸公子書聲洋洋盈耳也。令愛存姑，猶能記代取名之白頭老叟否？念之，問之。

註 伏。蔡。伏，是說伏女。蔡，是說蔡琰。都是有才學的女人。秦始皇把經史各書都燒去，祇有伏生熟讀在肚子裏，後來伏生傳給女兒，別人再到伏女那裏去求教。蔡琰，是蔡邕的女兒，號文姬，讀書很多，能夠背得他父親給他的信四百多篇，寫出來沒有錯字。後人說女人有學問的，便說他有伏蔡家風。道韞。晉朝的王獻之，很有才學，有時和客人辯論，不能得勝，他姊姊道韞便隔着圍屏，替他弟弟駁倒客人。父執。執，是同一個志向的朋友。父親的朋友，稱做父執。几。說人的舉動穩重，稱做几。几，鳥是鞋子。赤，是紅色。古時做官的人穿紅鞋。赤鳥，几几，是說走路從容的樣子。猗猗。草木興旺綠嫩的樣子，稱做猗猗。詩經裏有兩句：「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與錢竹初

接手書，知兄於軍務倥匆際，猶念及清涼山下人，何其誼之高，心之暇耶？見惠海物三捆，足供一歲之餐，勝受趙韓王瓜子金矣。枚去年武夷之遊，亦是天緣巧湊，使遲至今年，其能與荷戈者爭路耶？來札教其愛惜精神，以虛無

恬淡爲宗，鄙意不以爲然。夫至虛者，天也；然日食星隕，天亦無如何。古之恬淡人，有過於陶淵明、周茂叔者乎？考其壽，皆不踰七十枚，雖不肖，忝竊過之。且所謂虛無者，爲其無成見也；若有成見，以求虛無，是受制於虛無，而虛而爲盈，無而爲有矣。大抵養生之道，無心最妙。沈氏筆談載有女巫，能知人隱事，或手握碁子試之，其先自知其數者，渠能知之，其隨手取碁，而自己不知其數者，渠亦不能知，此有心不如無心之妙也。枚自覺爾來健忘，少臥，衰態日增，此亦萬古千秋天地自然之理。譬如貧人產盡，愛惜之不過如是，散縱之不過如是。故曰：「貧不學儉，賤不學恭，老不服藥。」行行重行行，逝者爲歸人，則存者爲行人矣。聽其所至而休焉，兄母爲我戚戚也。晉人稱王濛曰：「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此則某一生得力處。五年中連接來札，屢屢以乞退爲言，枚更不以爲然。夫士君子流行坎止，相時而動，不必有成見捉搦其

間。得其道，進未必爲非；失其道，退未必爲是。枚山居四十年，亦是乞養先慈，年登上壽，有以成就之，非枚之所敢以早退鳴高者也。果在官行一日仁民愛物之事，勝在家終歲作研朱滴露之功；孔孟復生，斯言不易。倘果膏肓泉石，歸興勃然，則竟解組投簪，戛然而止，亦不必先以告人。但目下臺匪猖狂，軍書旁午，兄此時乞退，不特勢有所不可，亦心有所不安。枚祖籍慈谿，爲兄部民，因生長杭州，數典忘祖。明歲老身健在，道路平安，或竟翻然而至，應雪竇之招，亦未可定。人生如傀儡，行止往來，暗中有牽絲者，亦何能自作主持耶？客秋用菴先生見招，枚飛往杭州，止遲九日，竟不得見，僅到靈前作案，失三號而已。方知友朋一面，價過千金；造物於賢人君子，尤靳之也。

瓜

瓜子金。

拿或了做成瓜子樣子，一粒一粒的，稱做瓜子金。宋朝的趙普官做太師，十分清

正封韓王。開寶六年，太宗皇帝到趙普家裏去；這時候錢王俶送海貨十瓶給趙普，皇帝打開來一看，裏面都裝的瓜子金。至通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是說一個人脾氣隨隨便便却自然有規矩的。解組，解組投簪，是說不做官了。組，是綁官印的繩子。簪，是古人插紗帽用的。不做官便不用印不戴紗帽了，所以稱做解組投簪。旁午，事體忙，稱做旁午。一條直線，一條橫線，交叉起來，他稱做旁午。軍書旁午，是說送打仗的信來來去去十分忙。數典，數典，是說談論古典。談論古典，忘了他的出處，稱做數典忘祖。後人說人忘記本來面目，也稱數典忘祖。雪竇，雪竇山，在浙江奉化縣西面，山上風景很好，有含珠林，千丈巖，瀑布泉，桃花坑。秦失，秦失，是人名，老聃死了，秦失去弔孝，叫了三聲出來，號便是叫。老聃，便是老子。

與朱石君侍郎

客冬蒙公招飲，許所作古文，有真氣而無十弊；顏老才盡，得大君子一言以張之，遂妄作千秋之想，感何可支！別後歸江南，一路頌主司之賢者，洋洋盈耳。枚就門下士，如韓廷秀、談秦、陳春華、顧敏恆、李賡芸等，皆素知其溺苦於

學，華實兼備者；屈久得伸，如縋井底珠而升之白晝之庭也。伏念陸宣公知貢舉，貞元八年，一榜得退之。元賓歐陽詹諸人，一時稱盛，至今傳爲美談。然考其故，則由梁補闕王郎中爲之關說，唐人所謂通榜是也。終屬公中之私。其盛德事，惟閣下倏然前來，不詢於人，不採於衆，暗中求索，而能使出羣之才，若燭照數記，而盡取之。猗歟盛哉！豈不高出古人萬萬哉？枚雖衰，恨不負卷冊，揮烟墨，重入棘闈，與諸賢一戰其藝，以求賞於賢主司之前也。雖然，主試者三年一至，其教士淺；督學者一至三年，其教士深。吾浙向稱文藪，近頗衰息，得賢者爲之振作，儒林文苑，各分其類，各取其真。將見治化之隆，媿成周臻，唐虞又豈徒夸元和慶歷而已耶？

註

主司

主考官，稱做主司。

宣公

唐朝的陸贄，做翰林學士，十分清正，死後，封宣公。

燭

燭，是一種有刺的樹。考功名的地

照

說人能夠體量別人肚子裏的意思，稱做燭照。

棘闈

棘，是一種有刺的樹。考功名的地

方，院子外面圍牆上都插着鐵刺，所以稱考場也稱棘闈。元和，元和是唐憲宗的年號；慶曆，是宋仁宗的年號；這兩個朝代，都是十分太平。後人說起國家太平，便拿元和慶曆來做引證。

與翁東如

從古文章家，替人作碑銘傳志者，其道有三：第一，是其人功德忠勛，彪炳海內，我爲表章，不獨彼借我傳其名，而我亦借彼以傳其文；此不待其子孫之請，而甘心訪求以爲之者。次則其人雖無可紀，而生平與我交好，則爲之傳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再次，其人雖於世庸庸，於我落落，而無奈其子孫欲展孝思，大醵金幣，來求吾文，則亦不得不且感且慚，貶其道而爲之。譬如抱關擊柝，爲貧而仕者一般；此劉乂所謂諛墓之文，亦古人所不免者也。若三者無一，不過鄉里之善人，村巷之嫠婦，此輩在世，僂指難數，焉得人人而傳誌之？論語稱「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不爲也。

前在蘇州，與公望薛君，彼此往返，並未一見；而家人無知，收其食物，足下又交行狀一籌，催逼作傳。不得已，做諛墓之例，撰成寄上。然古文一道，知者甚希，不得不將體例詳言之，以免俗人口實。來狀要作松莊先生，與妻吳氏合傳，開口便錯；試擷翻文苑英華一千卷，八大家數百卷，可有夫妻合傳之文乎？古人墓志，夫婦合葬者，其標題但書某公某大夫，而不書暨配某夫人，何也？地道無成，統於所尊也。其妻果賢，不妨於文中敘及之；其妻分葬，則竟作某夫人墓志，此定例也。自元明以後，古文道衰，始有題中書暨配某氏之文。汪鈍翁以爲此不典之詞，夫合葬墓志，尙不可以夫婦並稱，而况於作合傳乎？以故標題但書松莊先生傳，而不及其室，亦猶行古之道也。

關

抱關

抱關，是說把守關門的官。擊柝，是說打更鼓的官。柝，是打更用的梆子。抱關擊柝，是

說官小的意思。

劉乂

唐朝的劉乂，向韓愈要錢，說道：「你的錢，是向坟墓裏人討好得來的。」

「是說韓愈常常替人做墓誌銘，得來的筆資，所以說是諛墓之文。諛是討好的意思。 婆婦死了丈夫的女人，稱做婆婦。 地道。 易經解釋坤道說：『坤屬陰，是地道，妻道，臣道。』地道不能獨自成功一件事體，好似做妻子，做臣子的，也不能獨自成功一件事體；一定要和天和丈夫，和皇帝合起來，纔能成功事體，所以說地道无成，无便是無字。

答朱心池明府

前書有遇恩赦，可免輸薪之語，何以至今猶滯留桂水？想天道此邦山好，特留與文人時時作伴耶？抑或借此抑勒文人，使之豪宕感激，有以成就其著作也？僕五六年來，行二萬餘里，東南山川，都已遊徧，只欠武夷一座；客秋九月，竟蠟屐而登幔亭之峯，探九曲之妙，往來百餘日，得詩七十餘篇，閣下聞之，亦爲我張目也。

嘗謂佛家「因緣」二字，實補聖經賢傳之所不及；僕名場六十年，有終日見

而落落然若路人者；有一二見而思之終身不能忘者；有萬無不見之理，而竟不能一見者；有萬無可見之理，而公然一見者。君與松圃離僕六千餘里，僕又行年七十，此豈有見理哉？然而竟得見矣，且一二見而至今思之不能忘矣。無他緣故也；不然，使家弟不守端州，則僕不粵遊，敝親家不守桂林，則僕雖粵遊，不至桂林，渠早罷官，僕又不至桂林。乃一弟一親家，偏作官於我三人未見之前，皆罷官於我三人既見之後；是舍弟與親家之作官某處，皆爲我三人之交好而設也。思之悚然！第此後執訊人稀，僕僂然衰矣；有離無合，爲喚奈何！閣下非獨詩佳也，駢體文宛轉流利，雖非徐庾，已是歐蘇。在詞館中吾見亦罕。舍弟秋江詩筆甚秀，亦復衙官屈宋，皆可惜也！附寄武夷詩呈政。



幔亭 福建武夷山上有一座幔亭峯。幔是布帳。神仙武夷君，在八月十五這一天，在武夷

山下拿布帳做一個亭子，變出一座虹橋來，可以走上天去，喚了許多鄉裏人來吃酒，說道：「你們都是我的會孫呢！」九曲。九曲溪在武夷山東面，有九個彈曲，五個彎曲最深。徐庾。徐是說徐陵，庾是說庾信。徐陵號孝穆，小時候讀史書，八歲便能做文章，十三歲能懂得老子莊子的道理。庾信號子山，書讀得很多，文章做得很好，和徐陵的名氣一般大。徐庾兩人做的文章，稱做「徐庾體」，做的是駢體文。歐蘇。歐是說歐陽修，蘇是蘇軾。歐陽修號永叔，讀書很多，文章學韓昌黎的派頭，文才的名氣很大。蘇軾號子瞻，做的文章，氣勢很旺。屈宋。屈是說屈原，宋是說宋玉，兩人的文章，十分有名氣。衙官便是差官。衙官屈宋，是說做的文章，勝過屈原宋玉。屈原宋玉兩人，祇給他做差官罷了。

答靖海侯

除夕前五日，接賢侯手書，袁文辨誣一冊，讀之詞嚴義正，校吳縝新書糾繆，尤爲詳析。自知獲戾，頗覺悚惶！但事出無心，有不得不申訴於賢侯之前者。枚與姚氏，素無瓜葛，忽丙戌歲和州參戎姚公諱楛者，入山見訪，袖中出乃

祖啓聖公行述一冊，閩頌彙編二本，求爲作傳。枚山居之人，無國史可考，又未見先將軍家傳；事隔百餘年，文獻無徵，只得就其來本，略加點竄，依樣葫蘆，應付而去，所謂「述而不作」也。至今二十餘年，姚公音問不通久矣；此等筆墨，山中指不勝屈。設使賢侯當日以先將軍行述命爲作傳，則亦不過謹依來本，極力表彰而已，不能顧姚氏之有所訾警也。文雖存於集中，事已忘之度外。不料其行述彙編中，誣罔名臣，失實已甚；或是當時門客，曲意逢迎，黨同伐異之作，亦未可知。枚落筆太易，閣下身爲孫子，一見怒生，生理之正也；但不根究其以訛傳訛之故，而遽作申申之詈，則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須知唐人平淮西一事，李太尉之忠勛，雖昌黎大儒不能掩蔽；穹碑三丈，因石烈士數言，頃刻一曳而倒。况區區之匏宣瓦奏，何足爲典要乎？嬰兒傷人，有何成見乎？且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旣受指南，此夢初醒。惟有抽

出此篇，或加增改；兼請賢侯，將此札附載於尊作辨誣之後，以表鄙人空空洞洞之本懷焉。刻下臺匪猖狂，王師進討；賢侯世受國恩，正宜繩其祖武，副靖海之名，奏鷹揚之績。又何暇手執毛錐，與窮老秀才爭閒氣而已耶？息怒，一笑！

謂

新書

宋朝的吳縝，做一部新書糾繆，分二十門，專批評新書錯誤的地方。糾，便是查究；繆，

便是錯處。

瓜葛

瓜葛，兩種植物，都是延藤的。人的親戚世交，好似瓜葛的延藤，所以親友，便

說有瓜葛。

依樣

照着舊時樣子，做事體，稱做依樣畫葫蘆。便是模仿的意思。

述作

依着

前人的意思，做成文章，稱做述；自己另外想出意思來，做成文章，稱做作。論語裏有兩句：「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

訾警

說人的壞話，稱做訾警。

穹碑

石碑豎在圓洞門下面的，稱做穹

碑。韓昌黎做一篇平淮西碑，後來羅昭因為碑上不說起石烈士的功勞，便打倒了碑，奏明皇帝，

另叫段文昌做碑文。

匏瓦

葫蘆殼，稱做匏；可以盛水的。說自己學問淺，肚子裏讀的書有限，

好似匏瓦一般小。宣奏，都是說出來的意思。

繩武

繩，是接住的意思；武，是脚步。繩其祖武，是

說做子孫的，接着他祖宗的脚步做事業。毛錐。筆，又稱毛錐。

答莫仲明

前有一函，勸足下不必講學，諒蒙省覽。茲來札問「昌黎果否知道朱子得
其與大顛上人書，以爲真贋現獲」云云。嘻！朱子過矣！足下述朱子之言，是
重朱子之過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聖賢居心，大概從厚。故現在與我並世之人，與所治之民，尙且
薄其責，勿喜得其情；况相隔數百年之賢者，聲名久定，何勞朱子身作捕快，
收取真贋，而欣欣得意耶？若果以羅織爲能，則孔子亦有一「老子猶龍」之
贊，其可指爲孔子通道教之真贋耶？吾故曰朱子過矣。
雖然，昌黎亦有自取之道，何也？「道統」二字，是腐儒習氣語；古聖無此言，亦
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望且未見矣，肯

以統自任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過猶不免矣，肯以道自尊乎？昌黎則陰襲孟子「聞知見知」之說，創爲堯傳舜傳，而終之以軻死莫傳，是隱然以道統自居也。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祇此一坐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據其位？不取真贓，如何能入其罪？故朱子之搜贓，亦昌黎之慢藏誨盜，有以自取之也。不然，漢唐之賢人君子亦多矣；朱子何不家家搜贓，而獨與無冤無仇之昌黎爲難哉？或曰：周公元與真淨文禪師，在廬山鸞溪結青松社，是亦佞佛之真贓，朱子何以不搜？不知朱子道統得自二程，二程道統得自元公，元公之贓，卽朱子之贓，是與捕快朋分者也，故勿搜也。一笑！

語

上人。尊重和尙，稱他上人；因爲他肚子裏聰明，做出來的事體勝過人，所以稱做上人。

自厚。論語裏有一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說管自己要嚴緊，管別人要輕恕。哀矜。

可憐人，稱做哀矜。論語裏有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說做官的，見百姓犯了法，審問明白了，他犯法的真情，便應該可憐他，不應因為能夠審問案件，自己得意。羅織，冤枉沒有罪的，硬定他有罪，稱做羅織。好似拿羅捉鳥，故意織成花樣一般。猶龍，猶是說好像。猶龍，是說好似一條龍。孔子說：「老子其猶龍乎？」比方他思想高超，不可捉摸的。望道，道是說天下有道，便是天下太平。說熱心治國的人，做到天下有道的地步，他的心還望着天下有道做去，好似不會看到天下有道一般。孟子裏有兩句：「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學易，論語裏有兩句：「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說人到了五十歲，明白易經上吉凶存亡的道理，可以預先防備，沒有什麼大錯處了。聞知，孟子裏有一段：「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傳舜，原道篇裏有一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佞佛，佞是趨奉的意思。佞佛，是說趨奉菩薩。二程，宋朝程明道、程伊川兩人，都是有大學問的人，稱二程。

與樹齋尙書

今春枚探梅鄧尉，家中遞到似村手書；知世兄已從塞外還京，深爲心慰。又聞往湖南勾當公事，以故未馳延候之箋；僅寄聲陳舒軒，託其代通芳訊。端陽後十日，補山制府來書，道世兄殷殷念我；且訛傳已作逐客還鄉，致勞歎息，將所寄渠小札，封與枚觀。伏念尙書身在九霄，猶能俯而下視，時時留心於枯木朽株；何風義之篤，而念舊之深也！枚六七年來，遨遊二萬餘里，東南山川，殆被麻鞋踏遍；在家日少，與人事絕不相關。諸當事亦都聞聲相欽，間有一二不相中者，雖絕無涯際，而時有譟言，此亦從古聖賢所不能免。國策曰：『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使狗無吠。』古樂府曰：『蚊蟲嚙鐵杵，渠無下嘴處。』每讀至此，令人笑吃吃不休。或者逐客之訛傳，從此來乎？要知君子小人，世所恆有；但使一出於真，俱可

以情相感。孔子惡穿窬，不惡其內荏，而惡其色厲也；孟子惡鄉愿，不惡其掩
然媚世，而惡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楊誠齋云：『天下不患有真小
人，而患有偽君子。』何也？真者易知，偽者難測故也。試觀在昔宋時，盧多遜
丁謂、王欽若，皆小人也；雖當國持權於宋朝，元氣卒無大損，惟一剛正廉潔
之王安石出，而遂基靖康之禍，此偽君子之明效也。然而學問文章，今之人
有能及安石萬分之一者乎？枚今年七十有三矣，念古人韓柳歐蘇，都無此
壽，公然得之，自覺忝竊。然而食米不滿半升，看書未終，神欲捨形飛去；此亦
元化推遷自然之理，陶然寐，遽然覺，無一分顧藉心。惟交好如世兄，中心折
服如世兄，竟說「今生不見」，一覺此四字，腦中難過耳。似村信來，說陶夔典
郎君來京候選，二十年前，枚抱與尙書之義兒也。忽然有梓相逢，傳爲佳話。

註

逐客：別地方的人稱做客，別國的人在本國做官，稱做客卿。戰國時候，秦國趕走別國在

秦國做官的人，稱做逐客。後人說不在外面做官，回家來了，稱做逐客還鄉。內荏。內，是說人肚子裏內荏，是說肚子裏害怕。色，是說臉色厲，是兇惡的樣子。臉上裝着兇惡的樣子，肚子裏却軟弱，稱做色厲內荏。論語裏有一句：『色厲而內荏。』媚世。媚，是趨奉；見人便趨奉討好的人，稱做媚世。安石。宋朝的王安石，號介甫，神宗時候做宰相，拿新法來改變國家的法律政治。做官的和百姓，都反對他。靖康。靖康是宋朝欽宗皇帝的年號。宋朝靖康二年，金國的人打進宋國來，把欽宗徽宗兩個皇帝擄出關外去。歷史上稱『靖康之變。』

與似村

五月間有奉懷詩，托孫叟奉寄，未知收到否？弟年逾六十，即欲戒詩；不料年逾七十，猶時時爲之而不能已。豈春蠶吐絲，真個到死方盡耶？抑戒詩如戒酒，生而麴蘖性成者，忍俊不禁，屢戒屢開耶？近自號詩中馮婦，自解嘲也。世兄寄我詩箋小印，有一詩名心未忘一五字，我貼壁間，有某官素所談理學者見之，栩栩然曰：『人皆好名，我獨不好名。』我應聲曰：『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其人慚沮而去。附告世兄，一笑！

春蠶 拿人比做春蠶，說人做到精疲力盡，方肯罷休，好比春蠶到死，纔把他的絲吐完。李

商隱詩裏有一句：『春蠶到死絲方盡。』**麴蘖** 酒藥，稱做麴蘖，也有把酒稱做麴蘖的。理

學。宋朝人講經重理論，漢朝人講經重字意，重字的稱做訓詁之學，重理的稱做理學。栩栩

得意的樣子，稱做栩栩然。莊子裏有一句：『栩栩然蝴蝶也。』是說蝴蝶飛來飛去得意的樣

子。

與畢制府

太倉王君來，接手書，知道體康娛。丙相患病而病安，于公求雨而得雨，此皆大君子誠感所至，靈貺自甄之效。枚覽今懷古，嘗謂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不得其所，引為己恨者，伊尹是也；以斯文為己任，一士不得其所，引為己恨者，尚書是也。尚書用心，即先王養賢以及萬民之意，比泛愛博施尤為知所先務。是尚書一身，不但繫蒼生之休戚，兼關風雅之盛衰，周公所稱天壽平格，

不冒海隅，夫豈偶然哉？想龍馬精神，定勝平昔矣。

枚聞善易者不占，善詩者不說；枚撰隨園詩話十六卷，未免宋元人習氣，自覺可嗤。然中間抒自己之見解，發潛德之幽光，尙有可存。積歲既久，卷頁遂多；無力付梓，又不忍拉雜摧燒之。蒙尙書許爲開雕，不覺欣幸！當卽騰清六本，將交王先生寄呈省覽。忽聞尙書有總督兩湖之信，恐方展陶太尉之經略，必暫緩羊太傅之閒情，未敢干瀆尊嚴，故仍且留下。今春在府，抱嵩珠世兄，疑疑鱗角，牙牙相親，是將來之韓忠彥、范純仁一流人物，儲休啓祐，理合如斯。藉便報知，兼以志喜。

調 丙相 漢朝的丙吉，做宰相；他出門的時候，看見牛喘氣，便下車來問。因爲做宰相的責任，調理陰陽；牛喘氣，怕是陰陽不和。後人稱丙吉稱丙相。于公 漢朝的于公，做審判官，有東海地方的女人，告他寡嫂謀死婆婆的，那寡婦也不分辯；于公私行打聽得：原是那婆婆因爲媳婦

年輕守寡，勸他再嫁；他媳婦因為要侍奉婆婆，不肯嫁，婆婆因怕為自己耽擱了媳婦的青春，便偷偷的自己吊死了。于公知道這媳婦是冤枉的，竭力替他分辯，冤不得伸，那媳婦定了死罪。這媳婦死了以後，東海地方三年不下雨。後來做知府官的聽了于公的話，去祭這媳婦，天便下雨了。平格。書經裏有一句：『天壽平格。』平，是說胸襟平坦；格，是說四通八達，不分界限，有平格天性的人，天給他長壽；所以說天壽平格。潛德。說人所看不到的好事，稱做潛德；拿人看不見的好事，替他說出來，給大家知道，稱做發潛德之幽光。陶太尉。晉朝的陶侃，官做到太尉；明帝時候，拜正西大將軍，平蘇峻的亂。羊太傅。晉朝的羊祜，號叔子，官做到太傅；他做征南大將軍，打仗的時候，住在營裏，不穿盔甲，披着皮袍，寬寬的拖着腰帶，從從容容，所以稱他閒情。麟角。稱小兒，比他麒麟，聰明的小兒，好似麒麟露出角來。嶷嶷，是高的樣子。詩經裏有一句：『麟之角，振振公族。』牙牙。小孩子學話的聲音，稱做牙牙。忠彥。宋朝宰相韓琦的兒子韓忠彥，做定州州官，定州百姓說道：『這是宰相的兒子，我們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後來忠彥做官十分清正，徽宗的時候做宰相，用的都是正人君子。純仁。宋朝范仲淹第二個兒子范純仁，號堯夫，年輕的時候，日夜用功讀書，擱一盞燈在帳子裏面，到夜深還不睡。後來官做

到中書侍郎，他夫人去收拾他的帳子，見帳頂上一團漆黑，被烟煤薰成和墨一般。他夫人常常拿這帳子給他子孫看。純仁死後，封忠宣公，追封許國公。

與佛齋上人

三年小別，渺隔人天；一紙書來，忽聞警欬。上人以西方之禪伯，念白下之衰翁；想與鄙人香火因緣，不無瓜葛。鳩摩天性最愛文章之故耶？命枚學白傅，以詩集交東林聖善兩寺，仗佛力作護持，使他年不寂滅。婆心善意，可感可欽。奈拙集卷帙繁重，一時少馱經之白馬，捆載而來；兼恐賁字不可以齋僧，醜詩未足以呈佛，以故敝帚自享，臨發遲疑。又不忍負上人雅意，先將外集二本，遊山詩六卷，先行寄上；餘俟明春還鄉掃墓時，再呈省覽。懇者枚撰隨園詩話十六卷，苦搜方外一門，已將吾鄉之明中讓山及他省之寄塵亦葦，都已登載矣。龍華會上，豈可少支公一大法師哉？乞將平時佳句，命侍者錄

數首來。

詁

警。效。警，是說話；效，是笑。莊子裏有一句：『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

鳩摩

鳩摩羅什，是西域地方的一個和尚，很明白經理，後秦時候到中國長安京城裏來，姚興十分

敬重他，相信他，和許多和尚一塊兒譯經論三百卷。白傅。白傅，便是白居易，因為他在唐朝

做過太傅官，所以稱他白傅，別號香山居士。和一個和尚名如滿的，結一個社。東林。古時一

個和尚，名慧遠，住在廬山的東林地方，集合了一百二十三個和尚，結社念佛。馱經。背上負

東西，稱做馱。漢明帝時候，有一個和尚，名摩騰，竺法蘭，從西域地方用白馬馱着經來，住在鴻臚

寺裏，便把寺名改稱白馬寺。糞字。說文章不能夠充飢。東坡詩有兩句：『饑來空據案，一字

不堪糞。』龍華。四月初八日，各處廟裏都設齋，拿五香水替佛洗澡，名龍華會。是彌勒佛的

生日。支公。晉朝的支遁，號道林，在餘杭山上修行，後來死在洛陽地方，後人稱他支公。

答李香林尙書

臘月十二日，成觀察來金陵，遞到尙書手札，伏讀之下，詞意殷拳，自謙則若

江河之就下見譽則扶偃僂以升高；昔龐士元稱引人才，往往有溢其分者，皆由愛士親賢之意，誠于中，形于外，遂不啻若自其口出焉。古君子之高風，即尚書今日之見待也。第施之者不覺其過，而受之者彌增其慚；納手捫心，能無踧踖？枚代撰尚書六十壽序，就所親炙，略作波瀾，以筵擊鐘，如蠡測海，心有餘而才不足，十分序一，掛漏殊多。尚書不責其筆墨之荒疎，而賞其精思之結構；文以人重，畫錦堂中一記，歐九書生，將藉安陽相國而增身價矣。樹芳齋席上，偶談及乳酥一味，向頗嗜之，不過酒後興到語耳；乃蒙尚書遠購長安，寄來白下。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一何其愛之深而憐之至也？啓篋傳觀，舉家頤朶，白如霜雪，凝爲姑射之膚；襯以查梨，酸帶秀才之味。笑張蒼之齒脫，樂比餐霞；飲穆氏之醞醑，恩深養老。焦氏易林云：『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庾子山云：『鼈戴三山，深知其重。』即枚此日之心情歟？

附來書

卅載欽遲，一朝攀晤；當德水安瀾之候，正閒雲出岫之時。先生盛代奇才，海內宗仰；掛冠遂終養之懷，結廬得清涼之境。昇平歲月，怡逸性天；此華頂青松，雲中白鶴，不足相方也。昨者往返潼陽，兩承枉顧，羨朱顏之不老，矍鑠精神。荷青眼之相看，綢繆交誼。辱投佳句，宛如明月入懷；快接高譚，頓覺春風滿座。一樽共話，歡若平生。比以返櫂匆匆，挽留未遂。乃孟城小住，復惠手書一葉，瑤華三薰，盥誦且因鄙人初度之辰，曲狗同僚之請，憐其馬齒，光以鴻文；健筆如椽，精思結撰，雖譽之過甚，而愛之實深。弟鹿鹿河壖，悠悠歲序；凜涓埃之未効，媿甲子之已周。何期荏苒方嗟，轉獲褒揚致頌；既臨風而佩德，更滋慙以難安！惟是六秩居諸，得附千秋著述；則文能壽世，永垂不朽之名；語出吉人，便是長生之籙。其爲感戴，曷可言宣？邇

聞文旆已返山中，臘鼓催年，江梅送暖；想園林之佳勝，頌社履之綏和。肅泐覆謝敬候近祺。

誦 士元。三國時候龐統號士元；他歡喜稱贊人，往往說人好處說得過分，溢是水滿出來的意思。納手。縮回手來，按在自己胸口，細細的想一想，稱做納手捫心。蠡測。拿半個葫蘆殼做成盛水的杓子，稱做蠡測，是量的意思。如蠡測海，是比方人見識小的意思，好似拿蠡在那裏量海水的多少。畫錦。宋朝韓琦造一座畫錦堂，歐陽修替他做一篇記。歐九便是歐陽修，因為韓琦是很有勢力的人，歐九替他做了記，連歐九的身價也高起來了。張蒼。漢朝張蒼做宰相，年紀老了，沒有牙齒；吃女人的奶水，活到一百多歲。餐霞。說修仙的人不吃烟火食，好似吃着雲霞一般，所以稱做餐霞。餐便是吃。穆民。唐朝穆甯有四個兒子，名贊，質，員，賞，都是和氣的，別人拿他比做奶水。穆贊稍稍俗氣，但是有氣節，拿他比做酪；穆質美貌有文才，比做酥；穆員比做醍醐；穆賞比做乳腐。出岫。山頭稱做岫。人出去做官，好似雲飛出山頭來，所以稱做閒雲出岫。掛冠。不做官了，稱做掛冠；冠便是帽子，官的品級在帽子上分別，不做官了，

便除下了帽子，所以稱做掛冠。華頂華，是說華山；華頂青松，是比方人清高，稱在華山頂上的青松一般。雲中，說人出衆，好似雲中白鶴。瑤華，明朝的林鴻，號子明，稱夢看見瑤華洞天洞主的女兒，拿筆做詩，正玩兒着，醒了。第二天，林鴻一個人出去游玩，到一個地方，和夢裏去的地方一樣；一個池水，十分深，林鴻寫一首詩，丟下池去，停了一回，有張小紙，浮出水面來，林鴻拿在手裏，見上面也寫着一首詩，正讀的時候，那張紙忽變成了黃葉，上面的字，也跟着沒有了。初度，生日，稱做初度之辰，是說做人的第一日。如椽，晉朝的王珣，號元琳，很有文才，做夢，有人拿一枝大筆，和椽子一般大，送給他。後人稱人文才好，便說他如椽子筆。鹿鹿，說平平常常的人，稱做鹿鹿；和碌碌一樣的。不朽，樹木腐爛稱做朽，不朽，是說功勞大，永久叫人不能忘記的，好似樹木永遠不腐爛的。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小倉山房尺牘

錢塘袁枚簡齋著

上虞許家恩澤齋點註

答陳舒軒

足下秉夷姤之質，抱殷勤之心；持筆則著手成春，晤言則不衣自煖。此僕侍相國門牆，與君掎裳連襪所深知者也。不料事隔廿年，才增一斗；兩回書至，一片花飛。言情則曲而能伸，敘事則紆而必達；清詞麗句，綴玉編珠。雖非徐庾詞華，恰是歐蘇風調。老人拊髀雀躍，不圖爲樂之至于斯！更蒙惠哈密瓜、八達杏等物，邵平老矣，猶分塞外之甘；小宋依然，重啖瓊林之果。不但思其所嗜，兼教樂爾妻孥。近年來淹留稷下，三墨八儒，師弟情深。

孰有如舒軒者乎？所愧無瓊可報，難投魯叟之匏瓜；且喜韞櫝而藏，又得陳
迺之尺牘。

附舒軒來書

夫子大人閣下：昨于孟秋中浣，方肅蕪箋，緘封而神與俱馳，轉瞬而節驚
忽改。想彼寸草，早達瑤階；對此陽春，倍懷絳帳。祇以江南多暖，北地常寒；
烟冷而柳不藏鴉，金臺零落，風高而塵能蔽日，雲物蕭疏。不獨白露蒼葭，
深秋水一方之慕，恆以離羣索處，作擔簦千里之思。擬尺素之頻通，川梁
遊鯉寫丹誠而欲寄，目斷征鴻。徙倚崇朝，徬徨終夜。
迺承眷注，不棄幽遐。既賁琅函，復頒文集。謠歌騷賦，摠壯彩于篇章；頌表
箴銘，運英才于述作。惟恨粗識之無，莫知奧義；難邀講貫，徒結疑團。然而
祥霞綺旭，盲人亦知晴朗之堪嘉；黃鍾大鏞，聾者要覺鏗鏘之可聽。誰謂

曠女憎夷光之巧笑，裸民誚霧縠爲妍華也哉？
獨是子無譽父之文，豈弟有稱師之義？憤啓而舞蹈難禁，悻發而歡迎莫
遏。雖夫子之文章，世有定論；而小子之鑽仰，好更彌涯。於是嚮往維殷，離
懷愈結。人非契闊，安知常聚之難逢？少若勤求，詎悔老來之失學？向有童
心，失于交臂；嗣違左右，未獲傾衿。不與斯文，甘心下走。辱夫子殷殷獎飾，
歷歷稱揚，不同春秋責備賢者；肯收葑菲，許廁清流。人受寵而必驚，馬加
鞭而愈奮。所幸小倉山畔，竹報平安；安樂窩中，花名蠲忿。白髭朱履，行地
如仙；長嘯短吟，啣杯樂聖。命以基而始固，仁者宜然；福以斂而愈增，至人
難量。縱慈雲入岫，永辭燕北風沙；或小草向陽，來沐江南化雨。則雖改春
風之面，猶須借嘯拂以駐衰顏；而與聞虎幄之談，更必藉聲光以開茅塞。
未將芹曝，不免莊荒；小具束修，用資莞爾。茲呈哈密瓜八達杏二物，淺淺

曷貴，念其來自遠方，瑣瑣堪嘖，乞覽此中微悃。

詁

夷姤。稱人好，便說抱夷姤之質。夷是和平，姤是好。管子裏有一句：「其人夷姤。」成春。

春天是萬物生的時候，說他有力，能夠提拔人，一碰到他的手，便有生氣，所以稱做着手成春。稱醫生有本領，也稱他着手成春。自媛。說人和氣，便說不衣自媛。古時謝超宗，天寒去見皇帝，皇帝對四面的臣子說道：「此客至，使人不衣而媛。」一斗。說人學問長進了，便說才增一斗。古時謝靈運說的：「天下的才氣，共有一石，曹子建一個人得了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是稱贊有才學的意思。邵平。秦朝的邵平，廣陵地方人，封東陵侯。秦朝滅亡，他住在長安城外東面鄉下，不做官，種着瓜，那瓜有五種顏色，味極美，名叫「東陵瓜」。後人說不做官的人，便拿邵平來比方。小宋。宋朝時候，宋祁和他哥哥宋庠，兩人同中進士，那時人稱宋庠是大宋，稱宋祁是小宋，後人稱弟弟便稱小宋。瓊林。皇宮裏有一座花園，名瓊林苑，凡是中進士的，皇帝便賞在瓊林苑中吃酒，所以中進士又稱喚瓊林之果。三墨。墨子以後，講墨子學問的人，分做三派，所以稱做三墨。聖賢羣輔錄裏說：「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此宋鏘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

稱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八儒 儒是說孔子的學問。

孔子以後，儒道共分八種，所以稱做八儒。聖賢羣輔錄裏說：『二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

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藁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

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

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

儒。瓊報 別人送我東西，我回送別人東西，稱做瓊報。無瓊可報，是說沒有東西可以回送。詩

經裏有兩句：『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琚。』 匏瓜 匏瓜，便是葫蘆；祇得掛着看看，不能吃，不

能用的。後人稱沒用的東西，便拿他比作匏瓜。論語裏有兩句：『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是拿人比方葫蘆的意思。是說：難道說我是一個沒用的葫蘆嗎？怎麼可以祇掛着看看不吃

呢？ 韞櫝 韞是收藏；櫝是木櫃。韞櫝，是說藏着寶貴的東西。論語裏有兩句：『有美玉於斯，韞

櫝而藏之。』 陳遵 漢朝的陳遵，號孟公，封奮威侯，寫的字十分好，凡有得到他的信的，都好

好的收藏起來。後人說看重朋友的信，便拿他比陳遵之尺牘。 金臺 北京的別名，稱做金臺。

北京是古時燕國的地方，燕昭王在易水東南面，造一座臺，臺上置一千兩黃金，請天下有才學的人，稱做黃金臺。後人便拿金臺做了北京的別名。蒼葭。在別地方記掛朋友，稱做蒼葭之慕。詩經裏有：「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是水邊的蘆草；蒼蒼是白色。蘆花是白色的。說朋友去了，日子過得快的意思。說秋深了，蘆草開花了，白露也變成霜了，我心裏記掛的那個人，遠遠隔在水的那一面呢。擔簦。簦是出門人手裏拿的長柄雨傘；擔是說挑着行李的擔子。擔簦是出門的意思。作擔簦千里之思，是說想挑着行李，到一千里路外面去探望朋友。黃鍾。黃鍾是音樂裏的一種調名，聲音很響；信裏拿他比有學問的人。裸民。身上不穿衣服，露着皮肉，稱做裸；露着身體的野蠻人，稱做裸民。霧縠。縠是薄紗；說紗薄得和霧一般，稱做霧縠。憤啓。肚子裏有一段意思，沒有法子說出來，稱做憤；嘴裏有一句話，說不出來的樣子，稱做悱。啓發都是叫人肚子裏明白的意思。鑽仰。敬重有學問的人，稱做鑽仰。有學問的人，好似硬的東西，不容易鑽進去；好似高的東西，仰起頭來看也看不到頂。論語裏有兩句：「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葑菲。葑菲是一種草，根長在污泥裏面，他的梗子十分清潔。後人說有一長可取的，拿他比做葑菲，是自己客氣的意思。竹報。信，稱做竹報。古時李衛公，

帶兵把守北都；住在一座寺院裏，寺裏有一株竹，李衛公十分歡喜他。後來李衛公到別處去了，吩咐寺裏的和尚，天天把竹的消息去報告他，稱做竹報。

與慶晴村都統

枚去秋作海州雲臺之遊，因舊宰沐陽，五十年前，令尹重臨故地，竹馬兒童，都變作蒼顏白髮，爭先迎接，有丁令威化鶴歸來光景。盤桓月餘，又小住揚州半月，花天酒地，盡意酣嬉。自知甚矣吾衰，重來難必，故留別某某，皆有詩四首，雪泥鴻爪，小紀因緣。

臘月八日還山，見案上有見賜手書，哭似村諸絕，情文雙至，可泣可歌。集句如天孫織錦，巧合自然。但記文端公，雅不喜此體。常云：『集句如公館辦差，鋪設華美，終是別人物件，不作自己家珍。』至哉言乎！然將軍不好武，閒居無事，以詩爲戲，當作拋壺投壺，偶一爲之，未始不可。孔子曰：『不有博奕者』

乎？爲之猶賢。』斯之謂已。

惟書法近學鄭板橋，則殊不必板橋書法，野狐禪也。遊客中有壽門，已軍楚江，諸公皆是一邱之貉，亂爬蛇蚓，不識妃豨，以纏苗助長之功，作索隱行怪之狀。亦如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爲齟齬笑，墜馬妝，以蠱惑梁冀秦宮耳！若西施王嬙，天然國色，明璫玉珮，整整齊齊，豈屑爲此嬌柔造作小家子態哉？

昔人論詩，道蘇東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黃山谷縮頭拗頸，欲出不出，有許多作態，爲是甚的？字亦如之，世兄平日書法，從歐顏兩家得來，較此輩已高倍蓰；不過拘而未化，將來多讀書，多臨帖，自必夕秀紛披，有文端公晚年境界，就使伎止於斯，亦覺周旋中規，拆旋中矩，足以雄矣。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見異思遷？僕全不知書，幼而失學，然一點一畫，總還是兒時寫一上大

人」光景。村女不含顰，牧童不揖讓；一味率真，無人相笑。王宰不能言，而能不言，亦藏拙法也。世兄以爲何如？

詞

天孫。天上的織女星，又名天孫，傳說他是天帝的孫女。織的五色錦，十分光滑。後人說人文章做得好，拿他比做天孫織錦。拋壺。壺，是磚頭。宋朝時候，在寒食節，丟着磚頭比輸贏玩兒，稱做拋壺。投壺。投壺，也是古時人一種賭輸贏玩兒的事體；拿一個好似瓶樣子的壺，放在地下，客人各拿着箭，遠遠的拋去，箭插入壺嘴裏的便贏了，輸的罰吃酒。板橋。鄭板橋，名燮，是清朝乾隆年間人。寫的隸字草字楷字三種字體合成的字，十分古氣。野狐。佛教中講究佛理稱做參禪，外道的人講究佛理稱做野狐禪。後人凡是說不正經的學問，都稱野狐禪。妃豨。妃呼豨，是古時曲調裏用的一種感嘆字，好似噫吁嘻一般。漢樂府裏有兩句：「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颺。」摠苗。拔起來稱做摠；稻子的頭稱做苗。嫌稻子長得慢，拔起稻子的頭來，裝做長的樣子，稱做摠苗助長，是比方自己騙自己的事體。索隱。索是尋的意思；隱是秘密的意思。索隱行怪，是說故意去尋秘密的事體，又做出奇怪的樣子來，說人怪僻的意思。孫

壽。古時梁冀的老婆孫壽娥，十分妖淫，他面貌本不美，却裝出種種奇怪形狀來，拿髮髻梳得很低，稱做墮馬髻。走起路來，腰肢一折一折的，稱做折腰步。故意打落一粒門牙，笑起來露着缺牙，稱做齟齬笑。梁冀有一個變童，名秦宮的，孫壽和他私通，後人說本無學問的人，故意裝模做樣，自稱有學問，拿他比做孫壽。王嬙。王嬙便是昭君，漢元帝時候的宮女，相貌十分標緻，和西施都是有美人的名氣，後來賞給蒙古呼韓邪王做妃子，稱做閼氏。晉朝時候，因為晉帝司馬昭，和昭君同名，便避諱稱明妃。後人拿正經學問來比西施，王嬙說他有真實道理的意思。

謝奇麗川方伯賜裘

枚伏處山中，久不與人間事矣；立春前三日，使者持公名紙來，方知駕蒞金陵。枚私心歡喜，恨不作著翅人，飛來趨侍；奈足疾未痊，不能納履，且知公酬應紛繁，未必有燕寢餘閒，與野人話舊，以故踟躕不前。然欽挹之忱，未嘗不心先身到也。

蒙賜猗猗一襲，貴重華美。竊思枚自辭官養母之後，荷衣蕙帶，四十餘年，當

時之袷服宮袍，都變作質錢帖子。雖有一二犬羊之羶，亦似才盡江淹，一毛難拔。今秋爲暑痢所累，精神頓差，秋冷先知，冬心在抱。忽然長裘之覆，春自天來。頓教臥雪之身，煖從心起。明知一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裁衣，一古之訓也。然而既受格外之恩，合破人間之例。忘其衰者，立喚縫人，放翦張燈，趕成新服。不肯傳諸兒輩，疊在空箱，有負仁人之賜。驕其妻妾，羣驚野老之忽華。戀此蒙茸，翻怕春寒之易去。雖披一日，足抵千秋。惟是陶淵明爲晉朝高士，乞人一頓食，甘心冥報相貽。枚賢非靖節，而受寵過之。暮景頽光，無時圖報。或者佛氏有來生之說，想專爲老人受恩者設乎？借此欺公，兼以自欺。古樂府云：『螻蛄蒙恩，深愧局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敬爲公誦之。

猧

猧猧

猧猧孫是一種野獸的名稱，他的毛十分長厚，出在烏拉山上，是最貴重的皮毛。

袷服

好的衣裳稱做袷服。

江淹

南朝時候，梁國的江淹號文通，年輕的時候，做的文章十

分好。到年老了做了一個夢，見一個男子自稱郭璞，對江淹說道：『我有一枝筆在你這裏，可以還我了。』江淹便從懷裏拿出一枝五色的筆來遞給他，從此以後，做詩做文章做不出好句子來，人稱他江郎才盡。冬心說心冷和冬天一般。崔國輔詩裏有一句：『寂寥抱冬心。』臥雪。後漢時候，袁安住在洛陽地方，值天大雪，堆在地上有一丈多厚，洛陽縣官自己出來查街，走到袁安門口，見雪封住了門，沒有走路，急急打進門去一看，見袁安躲在牀上，問：『他爲什麼不出去？』袁安說道：『大雪天，人人都餓着肚子，不應該去求人。』

賀李香林河帥調河東

閱邸抄，知尙書調任河東，是大君子不久臨蒞之地；此番再到，一切決排疏濬，如行熟路，如理舊書。隄上甘棠，都是召公之樹；河渠奏疏，猶存賈讓之章。天子以爲甘露歲星，豈可使一方常占；故必令之周流南北，惠澤均霑，而後有慰於聖心耶？當此彤彤徂暑，百瀆安瀾；尙書一路頒春，八驂命駕，公餘之暇，有景必書，知錦囊佳句，又豈止一樹樹鳥相語，山山水水看「而已耶？既

駕輕而就熟，自挖雅以揚風。抵任以來，樂可知也。

惟是枚卅年仰止，裁得瞻韓裴令公見和之詩，尙寵壁上，陶太尉所貽之札，都是手書。樽前之笑語未終，江上之旌旗又去。枚年衰路遠，不能繾綣從公；後會何時，中心紆鬱！然而山中明月，本無常照之光；天上春風，自有重來之日。祇望金陵有幸，玉節降臨；開謝安幕府之山，領溫嶠丹陽之郡。枚雖老矣，必學龍邱萇挈杖攜兒，迎慈雲于境上焉。

甘棠

甘棠是樹名，周朝時候，召伯到南國去巡查，在甘棠樹下坐着息一回力。後來召伯

去了，百姓因爲感激召伯做官清正，常常記掛他，便不肯把這株甘棠砍去，留着做個紀念。後人稱贊人做官清正，都拿他比召伯。賈讓漢朝哀帝時候，黃河決口，百姓淹死不少，求天下有才學的人，想治河的好法子，賈讓便上奏章說：「有三個法子，第一個法子把黃河口改開在北面。第二個法子，在黃河口傍多開幾個口，分他的水力。第三個法子，修理河岸。」錦囊五色，的綢緞稱做錦，古時的李賀拿錦做個袋袋，叫童僮背着跟他出去游玩，想到了好詩句子，便寫

在紙條上，裝在袋子裏。後人說人出門做的詩，稱做錦囊佳句。雅風。雅是大雅小雅；風是國風；都是詩經篇名。說人歡喜做詩稱做挖雅揚風。瞻韓。第一回見朋友的面稱做瞻韓。瞻是看，韓是說韓朝宗。韓朝宗是一個有才學的人，做荊州知州官，人得見他一面，便覺十分榮耀。那時李白給韓朝宗一封信，上面有兩句說道：『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裴陶。裴是說唐朝的裴度，陶是說晉朝的陶侃，兩個都是清正的大官。後人稱贊做大官人，拿他比裴陶。

答趙味辛

近今海內才人，僕省識大半；要如足下之有堅實本領，無絲毫客氣者，目中不少概見。隔一衣帶水，欲晤爲難；忽接手書，注懷老物，感知已之愛，覘古人之風，可勝額手！

枚今年七十有四矣，夏間爲暑所累，病痢月餘；近雖痊可，而脾氣大傷，飲食滯留，礙難消化。醫者道命門火衰，當以參耆補之；鄙意草木可以活人，則神

農至今不死矣。唐書載賈敦頤不肯服藥，曰：『良醫不治老。』孔子所慎，齋戰疾，然而一泰山其頽，一之時，不聞子貢爲之延醫，子夏爲之和藥也。且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所謂得者，非徒貪財貪爵位之謂，貪長生不死，是亦得之宜戒者。况枚雖不肖，已加聖人一年，長釋迦三歲，尙何不足於心哉？逝者如斯，委化任懷，聽之而已。

來札云：『人生貴適意，修短有數，豈區區人力所能挽回？明知高談傷氣，而興之所到，有所不恤。』與老人見解相符，可謂『一點靈犀，心心相印』矣！至於『不貪進取，含光隱耀，善刀而藏』，則尤是審時度勢之真英雄，佩服佩服！

竹初明府，擅鄭虔三絕之才；小試烹鮮，奉身而退，真吉人哉！僕尙嫌其略遲耳！拙刻新齊諧，妄言妄聽，一時遊戲，故不錄作者姓名，無暇校勘，譌言誤字，

不一而足，乞示知以便改正。寄來三條，容當續上。

說

衣帶。

說隔着一條河，和隔着衣服上的一條帶子一般，是說很近的意思，所以說隔一衣

帶水。在得。得是說人貪心的意思。論語裏有兩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說年

紀老的人，要小心不要貪心。一年。孔子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死在敬王四十一年，年紀七

十三歲。袁子才這時年紀七十四歲，所以說加聖人一年。釋迦。佛教的教主名釋迦牟尼，是

印度的皇太子，所以佛教又名釋教。靈犀。犀牛的角能通神，說兩人不說話，能夠彼此知道

心事，所以說一點靈犀。李商隱詩裏有一句：『心有靈犀一點通。』鄭虔。唐朝鄭虔做博士

官，能做詩寫字畫三樣都好。玄宗皇帝稱他鄭虔三絕。絕，是說好到極點的意思。

與汪順哉世妹

今歲清和之月，小住西湖，蒙諸女士不棄衰頹，香車問字，釵光鬢翠，照耀書樓，如織女諸星，環聚於老人星側。忽見世妹驚鴻飛下，對客揮毫，以咏絮之才，寫簪花之格，補玉臺之新咏，獨擅風華，領金屋之羣仙，自成馨逸。非聞詩

聞禮於秋御先生，如切如磋於弱藻母氏，其能爲樂之至於斯乎？且一時采
伴，都是四代通家；有如武夷君下世，逢人可喚曾孫。無瓜李之嫌疑，有瑤池
之聚會；載之雲仙雜錄，眞話靈篇，誠千秋盛事也！
老人因彤彤徂暑，不克久留。次日走別君家，又蒙小叔大郎分班出見，留其
茗飲，餽以珍羞。以女弟子之稱，易丈人行之號。昔漢之夏侯勝，傳經於長信
宮中；本朝毛西河，授詩於昭華女子。至今士論榮之，以古較今，於斯爲盛。
所惜者，僕七十之年，又加其五；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再到故鄉，未知何日思
之黯然！惟望郎君丹桂一枝，蟾宮早折；世妹花釵三樹，朶殿頒來。使僕逃聽
風聲，距躍三百；是則拳拳于懷，而當以瓣香默祝者也。帶歸詩稿，都已加墨，
擇尤佳者，梓入詩話中，得鳳之一毛，麟之一角，已足增輝彤管矣。寄上畫扇
一柄，湖樓卽事詩，求世妹和之；轉致令繼母程夫人，令妹諱鸞者，和之，卽交

碧梧世妹處寄來。隨諸君興之所到，不必拘原韻，亦不必拘十一首之數也。

驚鴻

說女人風韻好有姿態的，好似受了驚嚇的鴻鳥一般。洛神賦裏有兩句：『翩若驚

鴻，婉若游龍。』詠絮。做詩稱做詠，柳花稱做絮。古時女子謝道韞十分有文才，天下雪，他父

親謝安問道：『這像什麼？』謝安的姪兒名朗的說道：『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說道：『不如

柳絮因風起。』後人說女人有才學的，便說他詠絮之才。玉臺。古時梁簡文帝歡喜做香豔

詩，叫陳徐陵搜羅梁朝以前的香豔詩十卷成一集，名叫玉臺集。後人稱女人做的詩，稱做玉臺

新詠。聞詩。論語裏有一段：『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後人說得父親傳下來的學問，稱做聞詩聞禮。讀書人家，又稱詩禮之家。武夷。古時神

仙彭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武，第二個兒子名夷，總稱武夷君。後人說年紀大的長輩，拿他比

武夷君。瓜李。說人有嫌疑，稱做瓜李。好似在瓜田裏拔鞋跟，在李子樹下戴帽子，有偷瓜偷

李子的嫌疑。古詩說道：『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雲仙。唐朝

馮贄做一部書，專說古今來人所不很知道的故事，稱做雲仙雜錄。丹桂。從前考功名，總在

八月裏。八月裏桂花開，所以稱考得功名，又稱折桂。又因為八月裏月亮最明，又傳說月宮裏有

一株桂花樹，又有一隻蟾蜍，所以稱月亮又稱蟾宮。稱考得了功名，又稱蟾宮折桂。花釵。舊時女人，兒子丈夫有功名的，頭上插着花釵。三樹，是說三株的意思；是說他兒子得了功名，做母親的頭上插花釵的意思。采殿。皇宮裏東面西面的兩偏殿，稱做采殿。宋朝規矩，文武官在四品以上的，遇大宴，便在采殿賜宴。瓣香。瓣香，是說一枝香；說人心裏向着，好似一枝香的一縷烟氣，飛在一面。所以說瓣香默祝，是說一心替他暗暗的禱告的意思。彤管。紅色筆管的筆，稱做彤管。古時，宮裏女官記事記規矩的話，用紅管筆寫的，所以說女人的事體，記在書上，稱做彤管增輝，是說女人有光彩的事體。

答楊笠湖

秦世兄來，遞到手教。有是哉，子之迂也！子不語一書，皆莫須有之事，遊戲闢言，何足爲典要？故不錄作者姓名。足下當作正經正史，一字一句而訂正之，何許子之不憚煩耶？爲載「香君薦卷」一事，色然而怒，似乎有意污君名節，則不得不大言以開足下之惑。夫「至人無夢」，足下在闈中，不但有夢，

而且使女子入夢，其非至人也明矣；然而求者自求，拒者自拒，如畫墁錄載范文正公修史一事，則雖非至人，亦不失爲正人。乃足下公然如其請而薦之，爲正人者當如是乎？其事已畢，則亦浮雲過太虛，忘之可矣；何以庚寅年運川木過隨園，猶欣欣然稱說不已？凡僕所載，皆足下告我之語；不然，僕不與足下同夢，何從知此一重公案耶？主試是東麓侍郎，亦君所說，非我臆造；今并此不認，師母老而善忘，何以一至於此？想當日足下壯年，心地光明，率真便說，無所顧忌；日下日暮途窮，時時爲身後之行述墓銘起見，故想諱隱其前說耶？不知竟見香君，何傷人品？黃石齋先生爲友所黜，與顧橫波夫人同臥一夜，夷然不以爲忤；足下夢中一見香君，而愕然若有所浼，何其局量廣狹之不同耶？

古人如古物也：古之物已往矣，不可得而見矣；忽然得見古鼎古彝而喜，卽

得見古磚古瓦而亦喜。古之人已往矣，不可得而見矣；忽然見岳武穆楊椒山固可喜，卽得見秦檜嚴嵩亦可喜。何也？以其難得見故也。香君到今，將及二百年，可謂難得見矣；使其尙存，則一白髮老嫗，必非少艾——而况當日早有小扇墜之稱，其不美可知。不特嚴氣正性之笠湖見之，雖喜無妨；卽佻下流之隨園見之，亦雖喜無害也。然而香君雖妓，豈可厚非哉？當馬阮勢張時，獨能守公子之節，卻僉人之聘；此種風概，求之士大夫，尙屬難得，不得以出身之賤而薄之。昔汪錡，嬖童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許其勿殤，毛惜惜，妓女也，能罵賊而死，史登列傳，足下得見香君以爲榮幸，未必非好善慕古之心；乃必以好色狎邪自揣，何其居心不淨，自待之薄也？書中改「一舉簾私語」四字，爲牀下跪求四字，尤爲可笑。香君不過薦士，並無罪案，拿訊縣堂，有何跪求之有？足下解組已久，猶欲以向日州縣威風，加之於二百年

前之女鬼，尤無謂也！來札一則曰「貞魂」，再則曰「貞魂」，香君之貞與不貞，足下何由知之？卽非香君，是別一個四十歲許之淡粧女子，其貞與不貞，亦非足下所應知也。足下苟無邪念，雖舉簾私語何妨？苟有邪念，則跪牀下者，何不可抱至膝前耶？

讀所記有一衣裳雅素，形容端潔，「八字考語」審諦太真，已犯非禮勿視之戒。將來配享兩廡，想喫一塊冷猪肉，岌岌乎殆矣！從來僧道女流，最易傳名；就目前而論，自然笠湖尊，香君賤矣；恐再隔三五十年，天下但知有李香君，不復知有楊笠湖。士君子行己立身，如坐轎然；要人扛，不必自己扛也。札又云：「僕非不好色，特不好妓女之色耳。」此言尤悖；試問不好妓女之色，更好何人之色乎？好妓女之色，其罪小；好良家女之色，其罪大。夫色猶酒也，天性不飲者有之，一石不亂者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好色不必諱，不好色

尤不必諱。人品之高下，豈在好色與不好色哉？文王好色，而孔子是之；衛靈公好色，而孔子非之。廬相家無妾媵，卒爲小人；謝安挾妓，東山卒爲君子。足下天性嚴重，不解好色，僕所素知，亦所深敬；又何必慕好色之名，而勉強附會之？古有繫籍聖賢，今有冒充好色，大奇大奇！

聞足下慶七十時，與老夫人重行合巹之禮，子婦扶入洞房，坐牀撒帳。足下自稱好色，或借此自雄耶？王龍溪云：「窮秀才抱着家中黃臉婆兒，自稱好色，豈不羞死！」此之謂矣！昔人有畏妻者，夢見娶妾，告知其妻，妻大罵不許，再作此夢。足下夢中亦必遠嫌，想亦嫂夫人平日積威所致耶？李剛主自負不欺之學，日記云：「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至今傳爲美談。足下八十老翁，興復不淺；敦倫則有之，好色則未也。夫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小人務其細者近者。黃叔度汪汪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搖之不濁；足下修道多年，一搖便

濁眼光如豆，母乃溝澮之水，雖清易涸乎？願足下勿自矜滿，受我箴規，作速挑惠山泉十斛，洗靈府中一團霉腐齷齪之氣，則養生功效，比服黑芝蔴，誦金剛經更妙也！僕老矣，爲無甚關係事，與故人爭閒氣，似亦太過；然恐足下硜硜愛名，受此誣污，一旦學窺觀女貞，羞忿自盡，則子不語一書，不但顯悖聖人，兼且陰殺賢者，於心不安。故遵諭劈板從緩，而馳書先辨爲佳。

【註】

莫須有。冤枉的事體，稱做莫須有之事。宋朝秦檜做宰相，冤殺岳飛。韓世忠問秦檜，岳飛

犯的什麼罪？秦檜說道：「其事體莫須有。」韓世忠說道：「莫須有三字，怎麼可以服得天下人？」

莫須有，便是不必一定有罪的意思。至人。極頂聰明的人，稱做至人。聰明的人，樣樣都想

得透，心裏沒有疑惑的事體，所以不做夢的。師丹。漢朝有一個師丹，他傳裏有一句：「老人

忘其前語。」後人說年老善忘，便拿師丹做引證。陸游詩裏有一句：「老髦師丹渾忘事。」少

艾。年輕美貌的女人，稱做少艾。艾便是美。孟子裏有一句：「知好色，則慕少艾。」汪錡。古

時，有一個童子，名汪錡，和他的鄰人公叔禺人，一塊兒拿了刀槍去替魯國打仗，死了；魯國的人

拿葬大人的禮去葬他。惜惜。古時，榮全造反，高郵地方有一個妓女，名毛惜惜，被榮全捉去，惜惜罵賊而死。非禮。論語裏有一句：「非禮勿視。」是說不是禮上應該看的，便不當看。兩廡。廡，便是廊下。孔子封聖人，孔子的學生，封做賢人，孔廟裏聖人的牌位供在正殿上，賢人的牌位供在兩廊下，稱做配享。繫籍。繫籍聖賢，是說做大官的權柄大，人敬重他和敬重聖人，賢人一般。繫籍是說他的名姓和聖人賢人的名姓同寫在一本籍子上。籍，便是簿子。古時陳同父說道：「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官，可以考據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誤，人無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

『汪汪。汪汪，是水大的樣子。漢朝郭林宗稱贊黃憲說他器量大，好似汪汪一千頃大的水面一般。』所以說：「叔度汪汪千頃波。」叔度是黃憲的號。溝澮。是說小溪溝。溝澮易涸，是比方器量小的人，受不住事體，好似溪溝裏的水容易乾燥。水乾稱做涸。涇涇。器度小，斤斤較量的樣子，稱做涇涇。論語裏有一句：「涇涇然小人哉。」

又

來札云：「名妓二字，弟所厭聞。」此言也，僕亦厭聞。盍再申之！遵聖人各言

爾志之意：

夫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僕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何也？蓋歐公之本論不能行，則昌黎之原道終爲虛說。先王之世，蠶桑紡績，周禮化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時安得有娼妓哉？春秋禮教衰，民無恆產，南宮萬奔陳，陳使婦人飲之酒而縛之，此婦人卽妓者濫觴。管子設女閭三百，待天下之賢者；越王使罷女爲士縫衽，皆有苦心作用，並非得已。曾過邯鄲，見人題壁云：『但使桑麻都遍野，肯教行露夜深來？』立言深厚，最知政體。大抵情欲之感，聖人所寬；周初南國諸侯，沐文王之化，尙有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一者；其後來蘭贈芍，相習成風。凱風之母，七子而猶嫁；孟子以爲小過；倘使季桓子雖受女樂，而三日猶朝，則孔子亦不去也。二千年來，娼妓一門，歷明主賢臣，卒不能禁，亦猶僧道寺觀，至今遍滿九州，亦未嘗非安置閒

民之良策。

夫得一以清者，天也；然而涇水自清，渭水自濁，淮水自清，黃水自濁。天不能厭渭水黃水之濁，而使盡變爲涇水淮水之清也。且有汾澮以流其惡，則宮室安矣；有閭瀦以洩其穢，則庖湍潔矣。有娼妓以分其類，則良賤別矣。既有其類，便有出乎其類者。諺云：『行行出君子。』妓中有俠者，義者，能文者，工伎藝者，忠國家者，史冊所傳，不一而足。女不幸墜落，蟬蛻污泥，猶能自立；較之口孔孟而行盜跖者，勝，卽較之曹蜎李志，淹淹如泉下人者，亦勝。『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僞名儒，不如眞名妓。若果有其人，足下秉彜之好，當樂聞，不當厭聞。古之忠臣孝子，皆廓落自喜，不矜細行，目中有妓，何妨？心中有妓，亦何妨？宋朝胡忠簡公請斬秦檜，直聲遍天下；貶南海，乃戀戀於黎倩。朱子作詩譏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輕，獨對黎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我代忠簡答云：『從來小節古人輕，萬里投荒尙有情；不學
遜翁捧著草，甘心拊口自偷生！』宋蓉塘詩話，責白太傅去杭州，憶妓詩多，
憶民詩少；余駁之曰：『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太王王季，而憶
后妃耶？孔子阨於陳蔡，何以不憶哀公定公，而憶及門耶？』凡此數言，皆足
下所厭聞；然而我輩立言，甯可使腐儒厭，不可使通儒嘔。奉答兩書，非好爲
嘵嘵；亦陳仲子誤食覬覦之肉，不得不出而哇之也！

註

怨曠。

年紀大的女人，不得嫁丈夫，心中抱怨，稱做怨女。日子空得長久，沒有女人陪伴的

男人，稱做曠夫。曠是空的意思。孟子裏有兩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采蘭說男女有私

情，稱做采蘭贈芍。周朝時候，鄭國的風俗，在二月初三這一天，男男女女，在水邊採蘭花，可以免

一年兇惡的事體，男女在這時候，大家說笑玩兒，把採下來的蘭花，大家送來送去，結下私情。後

人便把採蘭贈芍，做了男女私會的古典。詩經鄭風裏有一段：『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季桓春秋時候，齊國送彈唱的女人給魯國季桓子，季桓子玩着女

人，三天不上朝，孔子這時在魯國做官，見季桓子好色太利害，便離開魯國到別處去。涇渭，是兩條河名。涇水十分清潔，渭水混濁，到合流的地方，流着二百里遠，半條河清，半條河濁，還是分開的。後人拿涇渭的清濁，來比人的好壞。淮黃，淮是淮河，在江北，黃是黃河，在山東。淮水色清，黃河色黃。匱瀦，屋簷下的水溝稱做匱瀦。庖，是廚房；滷，是浴室；兩處的醜醜水，都流在匱瀦裏。信裏拿匱瀦來比方審子，拿庖滷來比方好人家。蟬蛻，蟬是知了，知了脫下來，的殼，稱做蟬蛻。人從醜醜地方出來做好人，好似知了從污泥裏脫殼出來。盜跖，古時有一個惡人名盜跖，是盜跖是柳下惠的弟弟，他天天殺死沒有罪的人吃人肉。口孔孟而行盜跖，是說嘴裏說好話做惡事。曹蜎，曹蜎李志，是古時兩個壞人。世說裏有一段庾道季云：「廉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懷懷恆如有生氣；曹蜎李志雖現在，厭厭如九泉下人。」厭厭，是說人庸庸碌碌，沒有事業做出來。九泉下人，是說死人。人死了葬在地下，地下有泉，所以也稱泉下。稊稗，稊稗是一種草名，樣子像稻子，結的子也像穀子，也可以吃。孟子裏有一句：「苟爲不熟，不如稊稗。」是說倘然種稻子沒有收成，還不如種稊稗。不矜，矜是可惜的意思。不矜細行，是說做人不留心小禮節。書經裏有兩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忠簡，宋朝的胡銓做樞密院

編修官，上奏章請皇帝殺王倫秦檜孫近三個人的頭，去掛在大街上號令，胡銓死後封忠簡公。遜翁，宋朝的朱晦菴名熹寫奏章有幾萬字長，說朝廷大臣都是好刁的。奏章已經寫好，晦菴的學生，大家攔住他，勸他說這奏章上去，是要惹禍的。有一個學生名蔡元定拿出蒼草來卜課，得着一個遜之同人的卦，是不吉利的。晦菴便把奏章燒去，丟了官不做，取個別號叫遜翁。遜是逃的意思，蒼草是古人卜課用的一種草。

又

來札云：『書名子不語，顯悖聖教，而大招物議。』此又拘墟之見也！聖人不肯以神怪語人，即敬鬼神而遠之之意，非謂竟無鬼神也。易稱「龍戰于野，載鬼一車」，非易經之語怪乎？春秋書「六鷁退飛，星隕如雨」，非春秋之語怪乎？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左傳一書，語怪者尤不勝屈指，可考而知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故論語中除「性相近」一章外，說性者甚少，然而孟子子思程子朱子，專喜說性與天道，豈不

顯悖聖人而至今不招物議，崇祀兩廡者何耶？

附來書

見示子不語，首本已全行閱訖，他無干碍；新齊諧續廣記無不可者。惟看到李香君薦卷一條，爲之駭然：此事在壬申科，並非弟固始任內之事，一也；年久，是科主司亦不記誰某二也；河南鄉試中額，止有七十一名，安得有八十三名之舉人三也；所中侯生，不過壯悔堂房族孫，非其嫡嗣四也；似此信手拈來，總非是實，但不足辨。至內中有一揭帳私語「四字，污巖貞魂矣！末又有某得見李香君，每誇於人，以爲榮幸，誣巖舊交矣！所稱李香君者，乃當時侯朝宗之表子也；就見活香君，有何榮？有何幸？有何可誇？弟生平非不好色，獨不好表子之色；一名妓「二字，尤所厭聞。如所云云，與弟素性正相反，不知有何開罪閣下之處，乃於筆尖侮弄如此？似此佻

健下流，弟雖不肖，尙不至此。此事原屬夢間貞魂報德之事，在做集稿中，曾經序述；今錄出，可閱，並無所謂「李香君」「李臭君」者，亦牽扯不上也。因此不憚冒瀆，務卽爲劈板削去。

再閣下既引爲交契之末，更當奉規書名子不語，分明悖聖，以妄誕自居，不但大招物議而已。閣下名望太重，諒無人敢規勸一言者；自愧忠告而不能善道，祈卽賜一回音。

固始 固始，便是現在河南的固始縣，宋朝時候設立的。朝宗 明朝的侯朝宗名方域，十分有才學，做的古文，人人歡喜讀，他是商邱地方人。佻健 佻，是說輕浮的樣子；健，是說狂妄的樣子。詩經裏有兩句：「佻兮健兮，在城闕兮。」物議 許多人的批評稱做物議。忠告 論語裏有一句：「忠告而善道之。」是說對待朋友要拿忠心告訴他，好好的勸導他。

答項金門

來書爲辨楞嚴經一節，見愛過深，語病太重，不得不再贅數行，以曉足下。

僕常謂「人性不同，各如其面」，有嗜羊棗者，膾炙不足以動之；有嗜芟者，菖蒲菹不足以動之；甚至劉邕嗜痂，海畔之夫逐臭，雖易牙復生，亦不能測其所以然。佛在中國二千餘年，闢之者迂也，尊之者愚也。漢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北濟高謙之曰：「佛者，九流之一家。」此二言，最有見解。僕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學；自覺窮年累月，無一日敢廢書不觀；尙且正經正史，不能參究，何暇攻乎異端，以費精神，糜歲月哉？既不暇觀，亦不暇闢，莊子所謂「虛而與之委蛇」一足矣。

四十年時，忽有老友程綿莊，勸讀楞嚴經，以爲僕性聰明，一讀必相水乳。不料覽卷未終，欠伸思臥；彼以爲奇者，我覺其庸；彼以爲奧者，我覺其亂。所以然者，性不相近，前生無香火因緣故也。「緣」之一字，亦出於佛家；然僕閱歷世間，信之最深，以爲足補聖經賢傳之缺。可見僕此中空空洞洞，凡事但求

一是處，並無儒釋門戶之見。足下聞一亂字，大爲彼教不服，引樂府之妃呼豨，楊子之太元以證之；不知語古之不可解者，豈止妃呼豨太元而已哉？盤庚之一吊由靈，國語暇豫之一吾吾巾，舞歌之一來吾嬰，伯牙之一歎欽傷官，樂府之一收中吾羊無夷何何何吾吾，劉向之一請雨華山賦，此皆方言古諺，簡斷編殘，失傳之故，無意於亂而亂者也；若經佛之一侏儻咒訣，此有意於亂而亂者也。足下道以秦言讀之，都有正解；然則如僕所舉數條，足下可能以齊言魯言解之，而爲我告否？至於揚子之太元，卽北魏繆襲之尤射經也；一索隱行怪，後世無述焉。宋陳去非云：『子雲好奇，是以不能奇。』東坡訾子雲：『以艱深文淺陋。』皆定論也。

再見規云：『立論偶有所失，慮爲其徒所窺；將乘虛直擣，便無立足之地。』此言誤矣！倘僕將見佛門以立足乎，則恐爲其所攻，足下慮之誠是也；今僕

並不借佛門以立足，方恐被其引誘，走入邪徑，則立足之所，我有我地，何畏乎攻？倘攻之曰：「門外漢。」我聞之欣然；再攻之曰：「不曉佛理之妄人。」我更欣然。何也？一道不同，不相爲謀。一笑顏淵不如公冶長能通鳥語，責子貢不如介葛盧能知牛鳴，二賢固無愧色也。且足下旣深贊佛經之精微，則足下卽佛之徒；欲攻我，卽攻我矣。又何必假手他人，而爲此恫疑虛喝之詞乎？鳳皇翔於千仞，而鶯鳩猶慮其瓦縫之難居，竊爲足下不取也！

札尾又云：『今士大夫靡不奉佛，惟先生一人出而主持名教，力挽頽風。』則僕又不以爲然。僕一生任天而動，雅不喜作間架語，自立身分；其所以不喜佛老者，猶拒鬱肉漏脯而不餐，遠儻侏兜離而不聽，亦不過率其耳目之常情，而並非夸審音辨味，借此以鳴高。嘗謂文王望道未見，而孟韓兩公以道統自任，矜矜然或闢楊墨，或闢佛老，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淚清之，俱是書

生習氣，與世無補。僕則不然，不佞佛，亦不闢佛；不信九流，亦不擯九流。何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君子不為。佛老，亦小道之一端；聽其說法，誘眾，其中養活多少閒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復生，不易吾言。

註

嗜。芟。歡喜吃稱做嗜，芟，便是葢葉。古時屈原歡喜吃芟，文王歡喜吃葛蒲，是比方說人的

性格不同。馬肝。馬肝有毒，要吃死人。食肉不食馬肝，是比方做事體什麼事都可以做，祇叫

不做壞事體便了。漢朝的轅固和黃生爭辯湯武革夏朝的命，景帝說道：『食肉毋食馬肝，未為

不知味也。』異端。古時讀書人，尊重孔子，孟子，倘然講楊子墨子別人的道理，不講孔孟的

道理，稱做異端。太元。太元經是書名，漢朝揚雄做晉朝范曄注，共有十卷，是做着易經做的。

門外。外行人不懂內行事體的，稱做門外漢，這個名目，出在佛經裏。公冶長。孔子的學

生公冶長能夠懂鳥的說話。葛盧。春秋時候介葛盧聽得牛叫，他懂牛的意思，說道：『這隻

牲口，說：『已經三回，拿他殺死，供菩薩用了。』』侏侏。際侏兜離，是古時蠻人的樂名。楊

墨。楊是說楊子；墨是說墨子；佛是說釋迦牟尼佛；老是說老子；這四人的道理，和孔孟的道理不同。讀書人是專信孔孟道理的，所以要批評這四人的道理不好。批評人不好稱做關。九流。九流是春秋時候講九種學問的，流和種是一樣的意思，便是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

答法時帆學士

客冬陽月，接到手書詩箋，寫黃庭之初揚，奏天上之雲璈，金絲引和，叢蘭吹氣。數千言中，無飛塵一點，蒙其筆端，讀之醞醞有味，使人意消。可謂「平子得其清，茂先得其雅」矣！老人潢治成冊，當作靈書玉券，供奉案頭，永爲珍護焉。常謂作文之道，同於作詩——然而亦有小異者，何也？作文曰「作」，作詩曰「吟」，吟之云者，必含金吐玉，使其音清揚而遠聞也。今之詩流，號稱有才者，往往從蘇黃入手，是階而升，以致文而不采，有聲而無音，墜入槎

枿粗硬一途，與四始六義之風遠矣。學士獨能從源溯流，奉漢魏三唐王孟
韋柳爲圭臬，如行路者所由既正，如擇交者取友既端，自然藻思芊綿，天機
清妙，淵乎其不可量。將來一朝作手，非學士其誰任之？
惟是聆音識曲，從古爲難。此莊惠濠梁，鍾期流水之所以豔稱千古也。今學
士縹緲魏闕，如日在東，枚寂處空山，頽雲將散，不能兩人合并，一談口內所
欲言，一證胸中所蘊蓄。學衰路遠，如桓子野聞歌，空喚奈何而已！思之黯然！
所望者，江左風騷，彫敝久矣；或天使文昌星降，爲之提挈而振作之，俾衰頽
老子，亦得扶杖而觀文化，豈非藝苑之光輝，暮年之樂事乎？孔子曰：『及其
老也，戒之在得。』枚年垂八十，萬念皆空，所不能戒者，惟此一得而已。學士
多情，必同此惓惓焉。

註 黃庭 有一本道教的經，名叫黃庭經，王羲之寫的，王羲之的字，是很有名氣的，那時有一

個道士，養了一籠鵝，給王羲之看見了，要他的鵝，便寫一部黃庭經和道士換鵝。後人因為王羲之的字好，便把他寫的黃庭經刻在石碑上，把碑上的字印下來稱做搨。黃庭初搨，是比方說一件事體恰到好處的意思。吹氣。叢蘭吹氣，是說美人嘴裏吹出來的氣，有蘭花香氣。又拿他來比好文章。意消。胸中沒有一點不舒服的事體稱做意消。莊子裏有一句：「使人之意也消。」平子。後漢時候的張平子名衡，文章做得很好，卻做得很慢，他做一篇兩京賦，肚子裏想了十年工夫。茂先。晉朝有一個張華號茂先，學問很好，做一部博物志。潢治。裝褻字畫，名叫潢治，又稱裝潢。蘇黃。蘇是蘇軾，黃是黃庭堅，兩個都是宋朝做好詩的人。四始。詩經裏有四種詩，關雎詩是國風的第一篇，鹿鳴詩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詩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廟詩是頌的第一篇。始是第一的意思。又詩經裏的詩有六種做法：一種稱做賦，一種稱做比，一種稱做興，一種稱做風，一種稱做雅，一種稱做頌，所以說四始六義。圭臬。看太陽影子正不正的傢伙稱做圭臬，也是一樣量東西的用的傢伙，所以說可以做榜樣的東西，便稱圭臬。子野。晉朝的桓伊號子野，懂音樂，每聽得別人唱曲子唱得好，便喊着說道：「奈何奈何！」奈何是無法可想的意思。

答補山宮保

初四日清晨，尙衣同公招啖胙肉，未刻還山，見案上有尙書手札，節母詩一卷，及風肉鯽魚等物。伏念尙書七十高年，三江重任，又當鳴騶遠行之際，猶能存問山中老物，承筐是將，且引名士鯽魚之典，善戲謔兮，何以精神淵著，一至於斯？方知北魏屈蛇侯一百七歲，猶管領三十六曹事，宋文潞公年逾大耄，平章軍國，蘇軾稱其聰強敏練，雖少年有所不如，契丹使者爲之卻立拱手，將來繼二公而起者，其在尙書乎？

鍾山書院諸生，文字不佳，枚早知之，非敢薄待此間士也。金陵山川之氣，散而不收。六朝自王謝渡江而後，所表表者，皆外來人物。初唐士者，只王昌齡一人而已。近今諸生，窾啓寡聞，侈然自足，雖歷任山長，盧抱經、錢辛楣、姚姬傳諸君子，何嘗不是名儒碩士，而無如師弟身分，相隔太遠，譬如僬僥一尺，

捧杖而侍身橫九畝之防風，其能辟咄相通，虛心請益也哉？昔人稱：『虛勝之風，江左所尚。』又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皆極言不學之弊也。或者文運應轉，尚書以名儒來作大府，樹之風聲已足以動士心而鼓士氣，再加沙汰，厚其廩餼，接以經史，必有瑰奇磊落之才，勃然而興者。枚雖衰，猶將拭目俟之。

胙

胙肉。祭祀用過的肉，稱做胙肉。祭過祖宗的菜，請親戚朋友來一塊兒吃着，稱做啖胙肉。

便是俗名吃羹飯。承筐。承便是裝東西；筐便是裝銀錢綢緞送人用的竹箱子。承筐是將，是

說送人東西的意思。詩經裏有兩句：『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名士。有學問有名氣的讀書

人，稱做名士。名士如鯽，是比方說名士和鯽魚一般多。古詩裏有一句：『過江名士鯽魚多。』窾

窾啓。窾便是空。窾啓寡聞，是說沒有學問的人，肚子裏空空洞洞，少聽得事體。儵。儵。列子

裏說：有儵僥國，國裏的人長一尺五寸，在中州東面四十萬里地方。防風。春秋時候，吳國伐

越國，得到一節神骨，十分長大，用一輛車子裝着。有人去問孔子，孔子說道：『從前禹王會集許

多臣子在塗山地方，有一個防風氏最後到，便把他殺死。他身子倒在地下，橫在九畝寬的地面上。』

答錢竹初

蔣姓來，接手書，蒙和輓章，讀之洞徹幽明，超超元箸，足冠羣作無疑矣！惟札中見規數語，似知我者淺，而於理亦欠圓足。何也？人在天地間，不有生，何有死？僕書有句云：『若云死可悲，當知生已誤。』早道破機關。然人之常情，莫不好生而惡死，雖聖人亦與人同。一子之所慎，齋戰疾。一非好生乎？一微服而過宋。一非惡死乎？好之無所爲，非惡之不足爲怪。又何必矯情拂性，強所不好以爲好，強所惡以爲不惡哉？僕之自輓，非有所強也。閒居無俚，不喜飲，不工博奕，結習未忘，作詩自輓，邀人自輓，借遊戲篇章，聊以自娛，不自知其達，亦不自知其不達也。足下以爲輓卽不達，必學楊喬之閉口而死，然後爲

達；然則孔子夢奠兩楹，作「泰山其頽」之歌，毋乃胸中亦尙有未達者存乎？夫孔子之歌，卽淵明自輓之濫觴也；僕之自輓，卽淵明之作俑也。足下規我，當先規淵明；規淵明，當先規孔子矣。

札中引衛武公年高好學，以相勸勉。此誤也。夫「六十不親學」，古之訓也；「老者安之」，聖人之言也。耄期倦勤，堯且不免；武公身作諸侯，繫宗社人民之重，又當周衰時，不得不慊慊自勉，豈可與山居谷處者相提而並論？然而淇澳之詩，稱其「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其平日之泮奭優游，以儒爲戲，或更有甚於自輓者，未可知也。倘慕其九十有五之年，而遂欲慎威儀，勤洒掃，以爲養生之法，是則不達之甚者矣！足下又勸以「泛乎若不繫之舟，養空而遊」等語，又誤也。夫舟者，無知之物也，可以繫，可以不繫，空者，無着之處也，無所養，無所不養。人則何能哉？自以爲不繫，是卽繫矣；自以爲空，是

卽不空矣。充類至義之盡，轉多障礙；不若得輓卽輓，得歌且歌之爲樂也。足下又云：『人能恬淡無爲，壽便不期其永而永。』此尤誤也。以陶靖節邵堯夫之胸懷，而壽止六十；以蔡京嚴嵩之貪黷，而壽至八十。孔子云：『仁者壽。』然孔子壽止七十三，而僕之壽已七十六，敢謂仁過孔子乎？要知達者壽，不達者亦壽；達者死，不達者亦死。此中氣化推遷，並無所以然之故。在造物不能自主，而况於人足下，但能規我，不能規造物也。一笑！

說

齊戰疾

論語裏有一句：『子之所慎，齊戰疾。』

慎，是小心防備的意思。齊，是說祭祀。戰，是

說打仗。疾，是說害病。微服，穿平常的衣服，稱做微服。大人物逃難的時候，恐怕被人認識，所

以穿着平常衣服。孟子裏有一句：『微服而過宋。』

說古時孔子，桓司馬要殺他，他穿着平常衣

服，逃過宋國。楊喬，漢桓帝時候，有一個楊喬，竇武保舉他做校書郎，楊喬面貌長得十分漂

亮，桓帝歡喜他，要把公主嫁給他，楊喬不願意娶公主，自己餓死。

兩楹，楹，是柱子。孔子做夢，

見自己坐在兩條柱子中間的大殿上，有人拿酒菜供他，他醒來自己知道快死，死後要受人供

見自己坐在兩條柱子中間的大殿上，有人拿酒菜供他，他醒來自己知道快死，死後要受人供

祭，後來害了七天病便死了。奠，便是供酒菜。淵明。晉朝的陶淵明死在宋文帝元嘉四年，年紀六十三歲，活的時候，自己做一篇祭文，自己做祭文弔自己稱做自輓。作俑。古時人死落葬，做幾個木頭人，一塊兒葬在墳裏，這個木頭人稱做俑。孟子裏有一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後人說起頭第一個想出法子來的人，稱做作俑。武公。春秋時候，衛武公年紀九十歲，做一篇懿戒詩，自己勸自己用功讀書。耄期。九十歲稱耄。一百歲稱期。倦，是說沒有力氣；勤，是說辛苦。耄期倦勤，是說年紀老了，沒有力氣做辛苦事體了。堯夫。宋朝邵雍號堯夫，懂易經的道理，做一部皇極經世書和擊壤集等，死後封康節先生。

答臨洮吳信辰先生

文人之生於世也，天必媒之，使相悅，介之使相通也，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然者也。僕與先生，年垂八十矣，相離之路，幾萬里矣；以常情測之，無幾相見，無信可通，此必然之勢也。不意前歲遼州王柏厓來作少尉，讀其詩，驚衙官中有屈宋問其淵源，云得宗師于先生，因此又得讀先生之詩，新妙奇警，奪人

日光。因憶生平編纂詩話，十五省中，獨缺肅州一省，如國風之遺吳越，心常缺然；忽得先生以補之，頗似周禮一書，最後得於山巖屋壁之上。聲應氣求，天之所相，非偶然也。柏厓又遞到尊札及全集見示，如獲護世城中美饍，窮日夜舖啜之，而不能即休焉。若命加以箴規，是造五鳳樓手，而問巧拙于箍桶匠也，奚可哉？

集中見星樹蓉裳兩弟子，俱得廁名其間，誠爲厚幸。未知蓉裳現官何方？有信一函，望爲交付。

註

衙官。古時做刺史官的，有副使推官衙官等屬員。屈，是說屈原；宋，是說宋玉；都是春秋時

候有才學的人。衙官屈宋，是說他屬員裏有和屈原宋玉一般有才學的人。肅州。漢朝的酒

泉郡，晉朝的西涼州，隋朝改稱肅州，在如今甘肅地方。美饍。美饍，是好的飯菜。華嚴經裏有

兩句：『護世城中兩美饍，色香味具增長力。』後人把好看文章比做美饍。五鳳樓。皇帝宮裏

有一座五鳳樓，十分高大。古時韓浦、韓洎兩弟兄，都能做古文，韓洎看不起韓浦，說道：『我哥哥

做的文章，好似造織樞草舍，聊避風雨罷！我做文章，有好似造五鳳樓的手段。」後人稱做文章的好手，便稱他造五鳳樓手。箍桶。拿竹條織成圈，縛住木桶，稱做箍桶，專做這手藝的工人，稱做箍桶匠。宋朝時候程伊川是一個很有才學的人，到四川成都府去游玩，看見一個箍桶匠，手裏拿着一本易經，伊川和他講易經上未濟卦的道理，那箍桶匠講得很明白，伊川十分佩服。後人借用說自己的才學小，比方是箍桶匠。

答惠瑤園中丞

登州藍守，遞到手書，略分言情，知人論世；如讀歐陽公與吳充秀才書，仰見中丞身任封疆，心游物外，郇雲一朶，非典籤書記之所能捉刀也。枚嘗謂人必有才也，而後能憐才；知音也，而後能識曲。周公之握髮吐哺，豈貌爲謙恭以博名譽哉？惟其多才多藝，無所不能，而後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矣。一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一使夫子不能歌，則人雖善歌，與我何與？何必多此一反一和哉？惟其游藝功深，聞韶忘味，故雖滄浪孺子之歌，亦不

覺颯颯入耳，而命小子識之矣。

中丞天才超絕，又得塞外山川之助；故有沉雄者，清妙者，兼此二長，在當代公卿中，實所罕見，宜其虛懷若谷。雖枚之下里巴音，亦若有所愜於心而不能自己。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其中丞之謂歟？

宋人以大字稱張文定公，所謂大者，包含徧覆之謂；近日弇山尚書，不愧此一字。然龐士元稱引人才，往往或逾其分。錢辛楣少詹，宏通淵雅，一代名儒，以枚與之相提而並論，未免寵之太過。卽雲松觀察之妙手靈心，聰明絕世，亦皆枚中年以後之畏友。中丞札中，及此二人，可謂搜仇索耦，實獲我心焉。蒙問及措施政務，尤仰見中丞位愈尊而心愈小，愛國忠君，形於言外；然以臯夔事業，詢于巢許閒民，其能措一詞而陳一說哉？惟望天假之緣，移山左

之福星，來照耀於三江兩浙，使某得與野叟村童，扶杖而觀德化；是則公論與私心，不能不焚香以默祝者也。

詞

吳充

古時有一個歐陽修，很有文才，又是做大官的，待人却十分客氣，有一個秀才名吳

充，寫信給歐陽修，歐陽修寫回信給他，稱他前輩先生。

典籤

古時有典籤官，專管公文書札

事體的，好似現在的書記官。

捉刀

替人做事體稱做捉刀。古時魏武帝面貌長得十分醜惡，

匈奴國的差官要見武帝，怕人見笑，便叫臣子崔秀珪假扮做皇帝，坐在牀上，自己拿着力，站在

牀頭。因為崔季珪面貌長得漂亮，那差官見過了，出來對人說道：「魏王的相貌，果然非常，但是

那牀頭捉刀人，却是一個英雄。」後人也稱替人做文章，稱做捉刀。

握髮

古時周公十分歡

喜有才學的人，他在洗頭髮的時候，有人來了，便急急捏着頭髮出去見客，每洗一回頭髮，便這

樣子出去三回。在他吃飯的時候，有人來了，也忙把嘴裏的飯吐出，出去見客，每吃一回飯的時

候，也這樣子做着三回。是怕得罪了有才學的人。史記裏有兩句：「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滄浪

滄浪，是水名。孟子裏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孺子，便是小孩子。士元，三國時候，有一個龐統，號士元，很有才學，做蜀國的軍師，死在戰場上。皐夔，皐是皐陶，夔是后夔，兩個都是舜帝的好臣子。巢許，巢是巢父，許是許由，兩個都是堯帝時候的隱士。堯帝要把天下讓給這兩個人，他們聽了都逃去。福星，說做官的人，到的地方，百姓便有福，稱他福星。宋朝鮮于侁，號子駿，做浙東轉運使官，臨走的時候，司馬光對他說道：「這個是福星呢！」

答劉澄齋

除夕前七日，王封亭給諫，遞到手書及佳作，雜誦之下，喜何可支！伏念枚忝列詞館，二十三科矣；譬彼壞木，疾用無枝，遙望長安，恍如天上。不意閣下有意其存之，凡枚之芟芟著述，草草平生，都被宗工哲匠，濫收於胸臆中。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豫州，何其幸也？

見贈九首，手爲天馬，一氣空行，不愧才人本色；尤愛「語必驚人，總近情」七字，包括倉山全集，直指心源，覺他人之萬語千言，都爲皮傅。生前知己，微閣

下吾誰與歸？至于「死悟前因原是月，生無一日不看花」一聯；好句如仙，雖質之長生庫中，亦直得黃金十笏也。所耿耿于懷者，枚年屆八旬，朝心不開，暮髮盡白；傾衿握手，渺渺無期，不免有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嘆。張志和云：「我以天地爲蘧廬，日月爲燈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相隔也。」此雖達人之見，然終是無可奈何之轉語。枚則云情睽則共一室而相忤，道合則隔千里而彌親；古之人有彼此相尋，夢中識路者。枚雖不能北上，而公可以南來；或異日南人有福，公來操文衡而作主試，則于旌子子，降自雲中，亦未可知。枚當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

枚年屆八旬，曠眊不潔，久不能削牘臨池矣；茲特端書作答者，望閣下省覽時，如見白髮龍鍾之叟，親侍左右云。

宗工。宗，是大的意思；工，是說工作的匠人，好比木匠石匠。說教育子弟的人，好似匠人能夠造出好東西來，所以稱他宗工。哲，是好的意思，和宗工一樣的意思。北海，後漢時候，孔融是一個有才學的人，他住在北海地方，人稱他孔北海。北海被賊管亥圍困住了，打發人去向劉備求救。劉備說道：『孔北海也知道人世上有一個劉豫州嗎？』這時劉備做豫州刺史官，所以稱做劉豫州。十笏，十兩重稱做一笏；十笏，便是一百兩重。志和，姓張，唐朝時候有才學的人，父母死了，他便不再做官，別號烟波釣徒。夢中，六國時候，張敏和高惠兩人做朋友，十分要好，常常想着不得見面；張敏常常在夢裏去尋高惠，走到半路上，便不認得路了。這樣子做了三回夢。

與奇麗川方伯

去冬臘底，黃甘泉秀才，帶到大人見賜哈密瓜一枚，重封疊裏，冬月如新。劈以金刀，現綠衣黃裳之色，盛於碧碗，勝瓊漿玉露之供。路從萬里而來，恩比三山之重。枚故卽刻薦之寢廟，分與賓朋，以見大人之吐慧分甘，愛賢禮士。

至于此極也。

枚客春感相士之言，自製挽歌，廣徵羣作；不料殘冬度過，又到新年。真如遠行之客，詐騙路資，而依然不使歸計，毋乃爲祖道餞行者所笑乎？約闍羅而不赴，既已失信於泉臺，望旗鶴以不來，又共除名于天上，歌離弔夢，太覺荒唐。唐然而呂氏春秋有言：『所謂長生者，非能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枚之數已畢，而大人續之之心無窮，賜藥酒，賜人葭，賜仙果，且爲之歌曰：『飲罷一尊應自笑，于今還似少年時。』以吉人之詞，當仁王之懺，公之所許，天必從之。枚從此將學古之劉更生，李延壽，改名易字，志佳話焉。除夕戲作七絕句，聊以解嘲，寄呈一笑！

註 綠衣 外面穿的是衣，裏面穿的是裳。詩經裏有兩句：『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如今拿這句詩，比方綠皮黃肉的瓜。挽歌 古人去弔孝，唱着的歌，名叫挽歌。挽，是手拉的意思；古時弔

孝的人，大家拉着一條白布，拖着棺材車子，前面走着。一面走，一面唱着，稱做挽歌。祖道。祖，是路神。古時共工氏的兒子，名修，在外面遠地方游玩，死後，漢朝封他做路神，名叫祖神。出門的人，先要祭祖神，所以稱做祖道。餞，是祭祀的意思，又稱祖餞。旗鶴。人死，稱做望旗鶴。古時邵康節害病，白天睡覺，夢見旂鶴從空中下來，領他在亂山中走路；他醒來，知道自己快死，便不肯吃藥。呂氏。呂氏春秋是一部書名，呂不韋著的。仁王。佛教稱教主釋迦牟尼又稱仁王，也稱法王；因為佛號能仁。更生。漢朝的劉向有才學，號子政，原名更生。延壽。唐朝李延壽，號遐齡，作南北史一百八十卷。

答何水部

枚新年七十有七矣！平生嗜好，百無一存；惟愛賢樂善之心，老而彌篤。聞閣下以終賈之年華，抱燕許之手筆，自是文星偶降，應運而生。枚不能作着翅人，飛來一見，故托葑亭給諫，寄聲延候，申此拳拳。不料除夕前五日，接到手書，見贈四律；書則春風滿紙，詩則琬琰成章。一種芬芳悱惻之懷，流露于字

裏行間。方知閣下秉醕鬯之德，有殷勤之心，非今之人，乃古之人也。讀至「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二句，慄然意下，一至於斯；使老人受寵若驚，感深次骨。見大君子之懷虛若谷，舍己從人，豈非孟子之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耶？從古非常之士，未有不根于天授者。奕之爲數，小數也；然成國手，必須弱冠以前，過此則終身無望。駉生七日而超其母，李鄴侯七歲爲曲江小友，楊妃抱劉士安坐膝上，爲之畫眉，厥後皆功在社稷。閣下年未二十，卽升名于禮部，名動京師；將來追蹤唐宋名臣，可以預決。

若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從性情而得者，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從學問而來者，如元黃錯采，絢染始成。閣下之性情，可謂真矣！卷中有感念魚門瘦桐兩詩，結古歡于九泉，托深心于遐契；此種風義，可泣可歌，宜其

筆舌所宣，加人一等也。寄來佳作二本，有書有筆，妙萬物而爲言，都已加墨，以志欽挹之忱。間有獻其可疑者，古人所爲薦我寸長，補君尺短。虞松作表，鍾會爲定五字，道衡爲文，顏籀代判瑕疵。大君子詢于芻蕘，或不責其蚩儻耶？

註 終賈 漢朝的終軍賈誼兩人，都是年輕時候有大學問做大官的。後人說年輕出山的人，便說他終賈年華。燕許 唐朝張說封燕國公，蘇侯封許國公，都有文學的名氣，做得好文章。後人稱做好文章的，稱他燕許手筆。曲江 唐朝的張九齡做宰相，稱贊蕭誠軟美可喜。李泌說道：『你是直道宰相，偏歡喜軟美的人嗎？』九齡稱李泌做小友，曲江是九齡住的地方。這時李泌祇有七歲，李泌後封鄴侯。士安 唐朝劉晏號士安，七歲做祕書正字官。楊貴妃抱着他坐在膝上，替他畫眉。唐明皇問他：『你做正字官，正了幾個字？』士安說道：『天下的字都正，祇有朋字不正。』

新式標點
白話詳註

小倉山房尺牘（卷八）

錢塘袁枚簡齋著

上虞許家恩澤齋點註

寄奇方伯

七月一日，接手諭，及題雅集圖七古，展卷諷誦，紙上雲飛。唐人云：『聞蕭夫子之風者，五尺之童，羞稱曹陸。』斯言信矣。蒙賜紙三捆，謹裝全集三部，專差送上。雖剩紙不無盈餘，而耗羨不能全解，恃公必不委員清查也。所著隨園隨筆，蒙屢問及，將爲付梓，特抄清本一套，附上台覽。副公嗜學問而重文章之至意，但考據之學，枚心終不以爲然。大概著書立說，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賦詩作文，都是自寫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醜雖殊，而不同則一。

也。考史證經，都從故紙典中得來；我所見之書，人亦能見；我所考之人，人亦能考。雖費盡氣力，終是疊床架屋，老生常談。有如買人屯貨，胥吏寫供，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就使精鑿異常，亦便他人觀覽，與我何與？

况詞章之學最古，始於六經，盛於三傳，皆殷周賢聖之才；考據之學最後，始於鄭馬，盛於邢孔，皆漢唐齷齪之士，甚至戴聖歐陽歛盡賊吏矣！其拘牽附會，穿鑿傅張，殊非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一之旨。不過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閒則可耳；有識之人，斷不爲也。奈枚自幼記性不佳，看書必加摘錄；久之分門別類，積而成書，自備作詩文時，掀翻瀨祭，或談論時，作中郎枕祕欺人耳。此外零星散記，未分門類者，尙有三十餘卷，皆視同糟粕，所好不存焉。家中藏書五萬卷，初自以爲多矣；近聞畢秋帆先生家藏書九十五萬卷，以隨園比之，如粒米入太倉。其所考據徵引，敢自信哉！敢自足哉！據枚鄙見，求

閣下略加省覽，依舊發還；俟枚得緩須臾母死，或自加增刪，或再託博雅君子——如錢辛楣陸耳山孫貽穀諸公——全爲校檢。將此本刪去大半，只存其自著議論，別出心裁者，另爲數冊；爾時或再送閣下存之，俟枚身後再行付梓，亦未爲晚。第又恐天下之書無窮，而三人之耳目有限，勢必言人人殊；或在他書見過，而以此本爲陳言；或在他書未見，而以此本爲新義；或今日初見此本，以爲新義；或他日再見別書，而又以爲陳言；或辛楣要存某條，而貽穀業已鈎去；或耳山要刪某條，而辛楣方教存留；人心不同，未可知也。除非收盡海內書籍，再徧請天下名儒，鎖閉一堂，寬以十年之期，奉以千金之俸，使之互相編校而後可也。然而勢不能也，此考據之學之所以可賤也。公絕世聰明，必以爲「雍之言然」，「明春將約春巖廉使，重遊天台；過蘇時必赴轅趨侍，再罄所懷。」

雷

雷同。

兩人說着一樣意思的話，做着一樣意思的文章，稱做雷同。好似天上打雷，四處同

時響應。禮記裏有兩句：「毋勦說，毋雷同。」牙慧。別人說過的話，學着再說，稱做拾人牙慧。

疊牀。做文章，說過的意思再說，稱做疊牀架屋。鄭馬。鄭是漢朝的鄭康成，馬是馬融，兩

個都是講考據學問的。專查考古人經史書裏的文章，錯不錯，稱做考據學。邢孔。邢是說南

北朝時候的邢劭，孔是說唐朝時候的孔穎達。這兩人也是講考據學問的。俯張。說誑話，稱

做俯張。獺祭。有一種捉魚的野獸，稱做水獺。他捉得了魚，陳列在河邊上，好似祭祀一般，稱

做獺祭。說讀書人做文章的時候，拿參考的書，東一堆，西一堆，陳列在面前，也好像獺祭魚一般，

所以稱做獺祭。禮記裏有一句：「獺祭魚。」枕祕。古時王充做一部論衡，都是批評前人的。

有一個蔡邕，做中郎官的，得到了這本書，便暗地裏去藏在枕下，拿書裏的話和人談着，別人敬

重他博學。後來有一個朋友，在蔡中郎枕下搜出這本論衡來。蔡中郎說道：「我和你兩人一塊

兒看着，不要結別人知道。」後人說自己藏着看的書，稱做枕祕。糟粕。酒渣，稱做糟粕。後人

說用不着的東西，或是不好的文章，都稱糟粕。廉使。清朝的臬台，別名稱廉使。元朝稱肅政

廉訪使，到各省去巡查，明朝稱提刑按察使司，清朝也稱按察使。

戲答慶都統

來札念我，「今歲有秋，可免饑寒」等語；具見相愛之深。惟札尾有「荷包業已製就，專等詩來再寄」之言，則山人不以爲然。

夫周鄭交質，衰世之文也；朋友先施，聖人之訓也。世兄不法聖人，而學衰世何耶？若寄一荷包，必索一詩；倘寄一冠一靴，必索一賦；再如四世兄之寄我一袍一褂，必索我萬言書矣！徵求無已，山人比受饑寒更苦矣。昔淳于髡笑以一奩飯一鮒魚，而祝得穀百車，以爲所持者約，所望者奢，豈不聞古人有獻一字而索千緡，得一詩而贈二婢者，較之荷包，其厚薄不大相懸殊乎？在世兄身爲都統，閱武操兵，軍士射中一箭，卽賞一銀牌。此賞罰嚴明之號令，平時用慣，故以待軍士者，移以待故人乎？須知有挾而求，孟子所戒；挾賢挾貴且不可，而况於挾荷包乎？且荷包雖華，不過妾婢之手爪，詩雖劣，恰是

老叟之精神。世兄以老叟之精神，易妾婢之手爪，是重妾婢而輕朋友也。若使世兄，竟能捨都統之長槍大劍，而手執女子之一針一線，親繡荷包見贈，則雖換隨園十首詩，亦下情所願。然而名將用兵，知己知彼，在僕不敢強男作女工，貽世兄以巾幗婦人之誚，在世兄豈可以阿瞞相待，欣欣然於一小鞶囊也哉？問居無俚，戲作駁數行，干犯麾下，如怒之，則荷包永遠絕望；如悔過，則荷包作速飛來。詩之有無，問荷包便悉。

圖

周鄭

春秋時候，周平王和鄭伯各人拿自己的兒子，送去做押頭，算是要好的憑據，後人

稱他周鄭交質。質，便是押。後人說彼此交換東西，也稱交質。先施，朋友先來看望，或是先送

東西去，都稱先施。中庸裏有一句：『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淳于髡，春秋時候，齊王

打發他臣子淳于髡拿一百斤金子，十部車馬，到趙國去求救兵。淳于髡大笑說道：『我們拿去

的東西這樣少，望別人的事體，却那樣大。』約，便是少。奢，便是多。一字，唐朝的皇甫湜，能做

文章，裴度舉薦他做判官。裴度修福先寺，打算去請白居易做碑文。皇甫湜說道：『有近的皇甫

湜却不叫我做；反去求遠的白居易做。」他便要辭官不做。裴度便叫皇甫湜做碑文，立刻做成，謝他錢一千緡。皇甫湜生氣說道：「碑文共有三千字，每字要錢一絹，一個也少不得。」裴度便如數給他。獻一字，索千緡，是說文章貴重的意思。一詩。古時桓征西造江陵城，十分美觀，他邀了許多師爺們，在城外江邊看望，說道：「有人能夠說得這座城池的好處，便有重賞。」有一個顧長康做兩句詩道：「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征西便賞他兩個丫鬟。後人說一詩贈二婢，是說文章貴重的意思。挾賢。孟子裏有一段：「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挾，是說仗着的意思。挾貴而問，是說仗着做官的勢力來問我；挾賢，是說仗着有好名氣；挾長，是說仗着年紀大；挾有勳勞，是說仗着有功勞；挾故，是說仗着有事故；總之是說有挾而求的意思，皆所不答，是說有挾而求的，便不去理睬他。巾幘。女人戴的帽子，稱做巾幘。貽以巾幘，是笑人做的事體，不是有膽量的，不是好漢，便拿女人戴的帽子送給他，是譏笑他的意思。三國時候，蜀國諸葛亮帶兵去打魏國。魏國司馬懿緊守城池，不肯出來打仗。諸葛亮便拿女人戴的帽子去送給司馬懿，笑他沒有膽量。阿瞞。曹操，小名叫阿瞞，他身傍掛一個小鞮袋子，專盛手巾等零碎東西。麾下。稱做武官的人，稱做麾下。麾，是做元帥用的。

旂子。

與香亭

阿通年十七矣，飽食煖衣，讀書懶惰；欲其知考試之難，故命考上元以勞苦之，非望其入學也。如果入學，便入江甯籍貫；祖宗邱墓之鄉，一旦捐棄，揆之齊太公五世葬周之義，於我心有戚戚焉。兩兒俱不與金陵人聯姻，正爲此也。

不料此地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爲怨，而以爲德，何也？以其實獲我心故也。不料弟與紓亭，大爲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訴於縣。我以爲真客氣也；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兒果才，則試金陵可，試武林可，卽不試亦可；兒果不才，則試金陵不可，試武林不可，必不試廢業而后可。爲父兄者，不教以讀書學文，而徒與他人爭閒氣，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

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與「秀才」二字，相離尙遠；若以爲此地文風，不如杭州容易入學，此之謂「不與齊楚爭強，而甘與江黃競伯」，何其薄待兒孫，貽謀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貪爵祿榮耀也。」李鶴峯中丞之女葉夫人，慰兒落第詩云：「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大哉言乎！閨閣中有此見解，今之士大夫都應羞死。要知此理不明，雖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誤國誤民，并誤其身而后已。無基而厚墉，雖高必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

然而人所處之境，亦復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與弟是也；家無立錐，不得科名，則此身衣食無着。陶淵明云：「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非得已也。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長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餘，薄有田產，兒輩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無險情贅行。如馬少游所云：「騎款

段馬，作鄉黨之善人。』是卽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尙何敢妄有所希冀哉？

不特此也，我閱歷人世七十年，嘗見天下多冤枉事：有剛悍之才，不爲丈夫而偏作婦人者；有柔懦之性，不爲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過工匠農夫，而枉作上大夫者；有其才可以爲上大夫，而屈作工匠村農者；偶然遭際，遂戕賊杞柳以爲栝捲，殊可浩歎！中庸先言：『率性之謂道。』再言：『修道之謂教。』蓋言性之所無，雖教亦無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魚，不過學詩學禮；義方之訓，輕描淡寫，流水行雲，絕無督責。倘使當時不趨庭，不獨立，或伯魚謬對以詩禮之已學，或藐應父命，退而不學詩，不學禮，夫子竟聽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視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嚴於他人，而寬於兒子耶？至孟子則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且以責善爲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尙不如

伯魚，故不屑教誨，致傷和氣；被公孫丑一問，不得不權詞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爲何人？豈非聖賢不甚望子之明效大驗哉？善乎！北齊顏之推曰：『子孫者，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與我何與？而世人過於寶惜愛護之。』此真達人之見，不可不知。有門下士因阿通不考，爲我快快者，又有爲我再三畫策者。余笑而應之曰：『許由能讓天下，而其家人猶愛惜其皮冠；鷦鷯愁鳳皇無處棲宿，爲謀一瓦縫以居之。諸公愛我，何以異茲？韓柳歐蘇，誰能靠兒孫俎豆者？一箕疇五福，一兒孫不與焉。』附及之，以解弟與紆亭之惑。

註

齊太公

古時齊太公封在營邱地方，傳到第五代以後，把五代祖宗的棺材都搬到周國

去葬着，是不忘本的意思。因爲齊太公是周國人。本末，樹根稱做本，樹梢稱做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說做事體不講根本，祇講零碎小事。知子，宋朝的寇準對宋太宗說道：『知道兒子脾氣的，沒有再比做父親的明白了。』江黃，江黃是古時兩個小國，競是搶着的意思。

伯便是霸。競伯，是說搶着比勢力的意思。和沒有學問的人比高底，稱做江黃競伯。貽謀，貽，是傳下後代去的意思。貽謀，是說傳給子孫的事業。詩經裏有兩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貽和貽字，一樣意思。桑弧，弧，便是弓；蓬，便是茅草。桑弧蓬矢，是說拿桑枝做弓，拿茅草做箭。古時規矩，國王生了世子，拿桑弧蓬矢六枝，向天地四方射着，是說男子有跑到四方去做事業的意思。桑弧蓬矢，意思是說有大志向。無基，牆根屋脚，都稱基。牆壁，稱做墉。無基，是說不會打牆根，却造着厚的牆壁，是說做事體不牢靠的意思。立錐，鑽子稱做錐，拿鑽子的尖頭立着他佔的地位，最小了。家無立錐，是說人窮得連立着鑽尖頭這一點小地方也沒有。款段，馬走路慢的樣子，稱做款段。漢朝馬援的弟弟馬少游，說道：「做人一世，祇求不愁穿的吃的，騎着款段馬，在家鄉地方，叫人稱一聲好人便罷了。」杞柳，杞柳的木性圓順。栝菴，是彎曲的東西，好似柳條相等。戕賊杞柳以爲栝菴，是說比方叫有才幹的人，委屈他去做下賤的事體。孟子裏有兩句：「將賊戕杞柳，而後以爲栝菴也。」許由，上古時候，有一個許由，脾氣十分清高。堯皇帝要拿皇帝的位子讓給他，他急急逃去告訴巢父，巢父說：「這是齷齪話，連耳朵也罷罷了。」便拿清泉，洗着耳朵。鷓鴣，鷓鴣，是一種小鳥；他拿茅草羊毛做成窠，和雞蛋一般。

大。五福。古時，武王打勝了商朝，親自去訪箕子，求他指教道理。箕子告訴他：洪範九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答葉書山庶子

承示春秋指微，具見精識；駕啖助趙匡而過之，胡安定不足道也！第鄙意終覺春秋一書，斷非孔子所作。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作春秋，史官事也；孔子非史官，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焉有侵史官之權，而妄爲代作？曰：「知我罪我，一儼然以素主自居；不但夫子不肯，魯之君臣及史官，亦不能容也。且旣云：『一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矣；乃孔子絕筆於獲麟，而後之春秋，從哀公十四年起，直書至十六年，孔子卒而後止。三年中，是又何人之筆，何人所贊哉？可見魯自有史官，有春秋，不與孔子爲存亡也。書之可信者，莫如論語。論語載：『子之敎人，一則一詩書執禮，一自勉則一』

五十學易，一絕無半字及春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楚語莊王傅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是孔子之前，四方之國，有春秋久矣。或者孔子自衛反魯，正雅頌之餘，偶讀春秋，而略加修飾，公穀所引，有不修春秋之稱，是未可知也。而作則斷無之事，尤可笑者，盧仝高束三傳，獨抱遺經，以究終始，然則天王狩于河陽，周襄王無故而遠狩于千里之外，隱桓二公皆被弑，而經皆書薨，是聖人之直筆，轉不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氏矣！亂臣賊子，又何所鑒戒而懼耶？

啖

啖助。唐朝的啖助，是趙州地方人，深通經學。趙匡是啖助的學生，也是深通經學的。安

定。宋朝的胡瑗，號翼之，海陵地方人，拿經學教學生，世稱他安定先生。在位。論語裏有兩

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說不做這個官，不管這裏事的意思。素王。沒有功名，名氣却

很大，有許多人敬重他，好似封王的一般，稱做素王。漢朝魏朝的讀書人，都說孔子自稱素王。

筆削。筆，是說做文章寫上去；削，是說修改文章的意思。古時沒有紙，文章寫在竹片上，要修改便要拿刀將竹片削去，所以稱做削。游夏。春秋時候，子游和子夏兩人都是孔子的學生，都是學文科的。獲麟。孔子作春秋，都是記戰國時候各國的事體，記到魯哀公十四年，捉住一隻麒麟爲止，所以說絕筆於獲麟。雅頌。雅頌是講樂書的篇名。論語裏有一段：「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公穀。公是公羊傳，穀是梁穀傳，兩部書名。董狐。董狐是春秋時候晉國的史官。這時候趙穿殺晉靈公，趙盾做正卿官，他逃出去也不逃出國界，回來也不替晉靈公報仇。董狐便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弑其君。」孔子稱贊他是良史。南史。南史是古時的官名，專管記國裏事體的。春秋時候，齊國的臣子崔杼殺死他的國王，太史官把這事體寫在歷史上。崔杼知道了，便去殺死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仍把殺國王的事體寫在史書上，崔杼又把兩個弟弟殺死。南史氏聽得太史官死了，便也拿了史書去寫上纔回來。

又

來札云：『中庸填砌拖沓，敷衍成文，手筆去論語大學甚遠，尙不如孟子是』

漢儒所撰，非子思作也。』其隙罅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故論事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曰：『泰山其頽。』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挾泰山以超北海。』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而不重」。明明是長安之人，引長安之山，此僞託子思之明驗，已無心而發露矣。真可謂「讀書得間，發二千年古人所未有」。僕因之有論語之疑焉。

陸象山先生曰：『觀易詩書，聖人手定者，方知編論語者，頗有語病。』初聞此言，似乎太妄；然平心玩之，亦似有理。大抵論語記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親及門牆者，故不無所見異詞，所傳聞異詞之累。卽如論管仲，忽而褒，忽而貶；學不厭，誨不倦，忽而自認，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敘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之朴老，如道千乘之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直起直落，不作虛冒架子。

至下論則論仁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論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惡，都先作一虛冒，如庾詞隱語，教人猜度。倘子張不問，則不知五者爲何行，五美四惡爲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虛冒，開周禮九貢九賦之門。子見南子一節，子路何以不悅？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說不明，足下亦曾議論及之耶？

闕

隙罅。隙，是漏洞；罅，是裂縫。事體說話有不完全的地方，稱做隙罅；好似東西的有漏洞裂

縫。孔孟。孔子是春秋時候魯國人，魯國是如今山東省兗州府地方。孟子是鄒國人，鄒國是

如今山東省鄒縣地方。小天下。孟子裏有兩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是說爬到東山上去看看魯國，地方很小了；爬到泰山上去看，天下地方都小了。是比方說見識

慢慢的大起來。挾泰山。孟子裏有兩句：「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

也。把東西夾在脅下，稱做挾；跳過去，稱做超。把泰山夾在脇下，跳過北海去，是比方做不到的

事體。象山。宋朝的陸九淵，號子靜，金谿地方人。乾道年間中進士，官做到荆門知軍，很有學

問，住在貴谿的象山上，稱象山先生，和朱熹一塊兒在鵝湖地方講學。他的意思和朱熹不同，朱熹把經書都加上註解，象山說：『讀書祇求明白道理，那六經都是道理的註解，何必再有註解。』他著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管仲春秋時候齊國宰相，管仲治齊國很有功勞。孔子稱贊他說道：『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又批評他說道：『管仲之器小哉！』這兩句都出在論語裏，褒便是稱贊，貶便是批評他不好。庾詞拿別的事體比方這個意思，稱做庾詞。現在的謎語也稱庾詞。戰國時候，臣子勸國王，不好意思直說，便拿別樣事體比方着，稱做庾詞。

答胡書巢

來札道罷官後，香亭進規諫之詞，君大不喜，來質於僕；僕道規諫何妨？當在平日作官時，不當在今日罷官時。譬如甑已破矣，主人心緒不佳，旁人刺刺多言，可猶能修好而完善之哉？昔蘇子美答韓持國云：『余于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援，又未於安甯時，以義相琢磨，雖古人亦不能受。』足下之

憎香亭，母乃類是？僕因之有感焉。儒行云：『賢者之過，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既辨矣而曰微，又曰不可面數。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既忠告矣，又必善爲開導，可見聖人體貼物理人情，不可直行而徑遂。謝幼輿好佩紫香囊，謝太傅以叔父之尊，不忍傷其意，僞與弈勝，取而焚之。滕達道在范希文幕中，迷戀一妓，希文不肯傷其意，召妓痛飲，滕公使大醉而置一舟送妓遠歸。香亭能知昔賢所爲，其或免於君子之譏乎？

說

甌破。甌，便是瓶子。漢朝有一個孟敏，號叔達，他是鉅鹿地方人，生性剛直，辦事體有決斷。

不肯做官。他做客人，住在太原地方，背着甌走過街上，那甌落地打破了，他頭也不回，自顧自走去。有一個郭泰見了，上去問他：『爲什麼看也不看？』他說道：『甌已經打破了，看看有什麼用處？』後人便把破甌來比方事體已經過去了，說也無用。子美。子美，姓蘇，名舜卿，宋朝人，很有文才，范仲淹荐他做集賢校理官。後來他住在蘇州地方，造一座滄浪亭，別號滄浪翁。持國。持國，姓韓，名維，宋朝時候人，十分有學問，因爲他父親做大官，他不考進士，宰相荐他去做官。

宋神宗時候，官做到龍圖閣直學士。琢磨，造玉器，要琢磨；讀書用功，也稱琢磨，好似造玉器用細工夫一般。詩經裏有兩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幼輿，晉朝的謝玄，號幼輿，歡喜身上掛一個紫香袋。他叔叔謝安看了不歡喜，又不好意思奪去他，便想法子和他賭錢，幼輿輸，謝安便拿紫香袋來燒去。希文，姓范，名仲淹，很有學問，宋朝人，官做到樞密副使，死後封文正公，後來又追封楚國公。

答奇方伯

家人從吳下歸，得接手書，含笑開函，春風滿紙；一番矜寵衰翁之意，情見乎詞。賜以文竹小几，使偃僂榻上，得所憑依；賜以龍井芽茶，使舌本留甘，無虞消渴。恩俱來於望外，感愈結于心中。東望吳雲，可勝額手！比來紫菊初花，黃雲滿野；閣下領東南之財賦，見村落之倉箱，喜可知也。枚有感於相士之言，今年爲兩兒分家，將著作纂定，閉戶卻掃，靜待考終；不料暮景頽光，又偷度一番寒暑，起居眠食，依舊如初。似乎苦雪殘冬，泰山主

簿，未必催程速駕；求其故而不得，或是貴人有奪命之權，明公愛之欲其生，蒼蒼者曲體明公之意，特留此白頭宮女，談說開元，當作吹竹彈絲，使娛左右耶？明春倘蒙福蔭，老物猶存，將踐孫令宜廉使同遊天台之約，非爲天台也，希圖舟泊胥門，一望見仁人顏色也。凡人無過分之想，則處世不願其長；有未報之恩，則處世又愁其短。枚年垂八十，了盡塵緣，儘可懸崖撒手，而無如同憶栽培，終不能如草木之無知也。爲喚奈何！

註

黃雲

說四月的風景，便說黃雲滿野。陸游詩裏有一句：「四月黃雲暗南陌。」

倉箱

藏米的地方，稱做倉箱。見村落之倉箱，是說鄉下人年成好，倉箱裏都藏滿了米。考終，年紀老了，稱做考。考終，是說年老死了。書經裏有一句：「五曰：『考終命。』」主簿，宋朝時候有

山水的地方，都立廟，廟裏的神，稱做主簿，說他管鬼册子的。泰山主簿，是說泰山的山神。開元

開元，是唐玄宗皇帝的年號。玄宗是一個風流皇帝，那年老白頭的宮女，在玄宗死過以後，談

說開元年間宮裏風流的事體，是比方年老的人，說少年時候的事體。唐詩裏有兩句：「白頭宮

女在閒坐說玄宗。』懸崖。山頭稱做崖。山頭臨空倒掛的，稱做懸崖，說好似空中掛着的山頭。撒手便是放手。說人看破生死關頭，好似走到臨空的山頭上，放手跳下去一般。

答法學士

北雁南飛，德音頒到，輓詩五首，天機清妙，足冠羣言。第留之之意多，而送之之意少；未免遠客將歸，翻增依戀。古人論晝夜之道，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列子則曰：『當生而生，福也；當死而死，福也。』列子之言，較勝一籌。僕自計平生，躊躇滿志，今年考終，未爲非福，以故靜以俟之。不料白髮光陰，又到黃花時節。秋來起居眠食，平善如初。幾有星隕少微，一吳中名士，求死不得，一之苦，然而神明頓衰，一卷未終，恍已忘其姓氏，片文屢過，終不記其偏旁。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學士詩中，有『我到公年拜公側』之言，蒲柳春秋，何足挂齒？而蒼松翠柏，乃欲相約齊年，何言之謙而望之奢。

也？倘公年如僕，僕身尚存，恐亦不言不語，將被子孫供養入雞窠矣！其能如西河竇公，上周官大司樂一章哉？其能如薊子訓，重到東瀾城邊，摩挲銅狄哉？多壽則多辱，故雖感雅意，而終想卻之，卻之爲不恭焉。或者僕受公知，不得與公相見，亦是人間一缺陷事。文章有神，兩美必合；天欲補二人之憾，將使公持節擁旄，來振南邦文教，暫留老身以俟君子，未可知也。企予望之！

謝 德音 好意的說話，稱做德音。詩經裏有兩句：『貍其德音，其德克明。』躊躇 躊躇滿

志，是說自己得意的樣子。少微 少微是星名；共有四粒，星在太微星西面，和有才學的人有關係的，又名處士星。少微星落下來了，便要死一個有才學的人。隕是星落下來的意思。晉朝有一個戴逵，一個謝敷，兩個都是有才學的人，那戴逵的名氣却比謝敷大。有一天忽然月亮沖犯少微星，大家怕戴逵要死了，誰知却死了一個謝敷。那時有人嘲笑他，說道：『吳中高士，求死不得。』因爲戴逵是吳中人。婆婆 樹快死了，枝葉四散的樣子，稱做婆婆。拿人比方樹的意思，說人快要死了。雞窠 說人年紀大了，沒有用處了。錢希白洞微志裏說：『太平興國李守忠，

做承旨官，皇帝差他到南方去，到了瓊道地方，遇見一個老頭兒，自己說名叫楊霞舉，年紀八十一歲，拉守忠到他家裏去，見他的父親，名叫叔連，年紀一百二十二歲了，又見他的祖父，名叫宋卿，年紀一百九十五歲了。談天的時候，看見梁上掛着一個雞窠，窠裏面坐着一個小孩兒。宋卿說道：「這是我前代的祖宗，不知道他多少年紀，每逢初一十五日拿下來，子孫對他拜着。」後人說年紀太老，便說被子孫供養入雞窠。企予豎起脚趾盼望着，稱做企。企予望之，是說我很盼望的意思。詩經裏有兩句：「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跂字和企字通用的。

答嚴東有

接手教，并程氏銀信，委僕轉交。同居一室，而取證逢公，避嫌非賢者事，謹厚者亦復爲之耶？僕則不能，遣一蒼頭致之而已。

江左奇荒，田無寸草，加以耳根不淨，如書巢魚門兩眷屬之慘慘叫號者，時有聲聞。古樂府云：「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又曰：「錢錢何難得？」古人非欺我也。華札數行，旁行斜上，有匆匆草草之形，想河務殷繁，賢勞甚矣。

深爲懸念。最妙者在百忙中，猶爲不荐劉郎一節，辨口嚶嚶，似有半糠蔽目，一蚋齧膚之累。僕誠過矣！雖然，虞翻向伯符云：『翻是明府家寶，不可示人。』亦是古人高義，較之卓茂攘羊，不疑盜嫂，受誣尙小，頗可包羞；必欲拒而不受，何太乏汪汪之量耶？古之人有毀之而孟嘗之名著，怒之而齊王之疾瘳者，所謂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僕老去無俚，污君以自娛，且欲使劉季聞之，竊喜自負。所謂「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君母尤焉。蒙賜生地四斤，使陰重客陽虛侯，俱獲其益，感何可言！

註

蒼頭。

奴才，又名蒼頭。漢朝的規矩，奴才頭上戴一頂白色帽子，蒼便是白色，所以稱做蒼

頭。

嚶嚶。

有大志向，說大話的樣子，稱做嚶嚶。孟子裏有一句：『其志嚶嚶然。』不疑。漢

朝的雋不疑，面貌十分漂亮，有人說他和嫂嫂私通的。雋不疑說道：『我是沒有哥哥的。』但他到底不自己分辯明白。汪汪。水大，稱做汪汪，器量大，也稱汪汪。東漢時候，郭林宗說黃叔度

的器量汪汪，好似有一千頃大的水面一般。齊王春秋時候，齊威王害病，有一個醫生名文摯的，診了威王的脈，說道：『要想法子，叫威王十分生氣，這病纔能好。』文摯便不脫鞋子，爬到威王牀上去，威王十分生氣，殺了文摯，威王的病果然好了。後人說做事體，要從反面做，便拿齊王的故事來比方。

與林遠峯書

王西林歸，僕問足下近况，據云一貧徹骨，仗渠爲將伯之助，才得買舟渡江。僕心疑之：足下家口不多，修俸不薄，似可不至于斯。因憶蔣立崖有一借君百金，一旦揮盡一之語，嘻！遠峯過矣！周公贊周易節卦曰：『不節若則嗟若。』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甯固。』所謂不遜者，非必玉杯象箸，日食萬錢之謂也；貪豪俠之名，作不自量之事，或驕花寵柳，而輕擲纏頭，或捨己從人，而自夸慷慨，是皆不遜之甚者也。試觀史記游俠傳中，獲保

首領以沒者，有幾人哉？孔子愛顏淵，哭之至慟；及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則毅然不可。非愛顏淵，不如愛車也。師生分在，使夫子徒行，亦顏淵在九泉心所不安也。觀下文不肯厚葬顏淵，委罪于二三子，而君子愛人以德之心，愈覺分明。

子華使齊，使之者夫子也，理當酬勞；其母在堂，理當助養。乃夫子寂然視同路人，直待冉子一請再請，而僅僅與釜與庾，勉強酬應，惜粟如金。于是冉子悻悻然有大不滿先生之意，而與之粟五秉，不特卹公西華，直以愧夫子也。其時旁觀者亦必以冉子爲仗義疎財，夫子爲出納之吝，真乃師不必賢於弟子矣；于是聖人不得不申明「周急不繼富」之義，而撰論語者又記得夫子有與原思粟九百，將兩事合而記之。然後知聖人用財，早有定見。請之而不與，辭之而必與；其至精至當處，非賢者所知。使當日夫子學冉

的器量汪汪，好似有一千頃大的水面一般。齊王春秋時候，齊威王害病，有一個醫生名文摯的，診了威王的脈，說道：『要想法子，叫威王十分生氣，這病纔能好。』文摯便不脫鞋子，爬到威王牀上去，威王十分生氣，殺了文摯，威王的病果然好了。後人說做事體，要從反面做，便拿齊王的故事來比方。

與林遠峯書

王西林歸，僕問足下近况，據云一貧徹骨，仗渠爲將伯之助，才得買舟渡江。僕心疑之：足下家口不多，修俸不薄，似可不至于斯。因憶蔣立崖有一借君百金，一旦揮盡一之語，嘻！遠峯過矣！周公贊周易節卦曰：『不節若則嗟若。』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甯固。』所謂不遜者，非必玉杯象箸，日食萬錢之謂也；貪豪俠之名，作不自量之事，或驕花寵柳，而輕擲纏頭，或捨己從人，而自夸慷慨，是皆不遜之甚者也。試觀史記游俠傳中，獲保

保暮。在魚門當日，並不在酒場歌席，妄費一錢；而手滑心慈，遂至累人累己。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至今感之者少，嗤之者多。立厓嘗足下，認借爲贈，不償所負，向余嘵嘵。余答之曰：「遠峯之非，百喙莫贖，固也；然足下交遠峯未一載，而遽然脫手百金，是足下亦一遠峯也。以遠峯遇遠峯，宜其交好不終。」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就一面說也。若就兩面說，則君子有權而不使人盡，有忠而不使人竭，其所全之交，不更多乎？」立厓亦齷然不能答也。莊子曰：「其赴義若熱者，其去道必疾。」邵堯夫曰：「行善固好，然必須自顧力量。」鄂文端公曰：「不要錢，原非異事，太要好，也是私心。」此數語，深中足下之病，故因西林來而爲此忠告。

註 萬錢 古時，有一個何曾，用錢十分奢侈，衣服牀帳，十分考究；吃飯，十分考究；菜蔬，每天吃一萬個錢的小菜，還說沒有可以下筷的地方。驕花 逛窰子，稱做驕花寵柳，是拿女人比花。

柳的意思。說他臉兒像花，腰兒像柳。士苴。士，是說糞。苴，是說草。士苴，是說不值錢下賤的東西。陶朱。古時，越國的范蠡，他不作官了，改變姓名，到陶地方去做買賣，十分發財，稱做朱公。十九年工夫，三回賺到一千兩黃金。後人說做買賣發財的人，拿他比陶朱公。黔婁。周朝一個隱士，名黔婁，他耐着十分窮苦，總不肯去做官。後人便拿窮人比黔婁。逋負。逋，是逃去的意思；負，是說欠錢的意思。欠錢不還，稱做逋負。秦中。現在的陝西省，別名稱做秦中，因為陝西地方是古時的秦國。百喙。喙，便是嘴。百喙莫贖，是說便是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文端。清朝的鄂爾泰，號毅庵，滿州鑲藍旗人。雍正年間，官做到三省總督，打平雲南貴州的生番，共總打了幾十回仗。世宗時候，官做保和殿大學士，封襄勤伯，死後，封文端公。

答彭賁園先生

先生當代耆英，長枚三歲，學問之淵雅，詞翰之清新，實為東南領袖，乃慄然意下于山中一叟，若有所惓惓于心而不能自釋者。大學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其斯之謂歟？憶壬寅春，在敝親家紅泉書屋，小住六日，而竟不

及一訪名賢，所謂「渡江不見劉元城，過泗州不見天菩薩」，真人生恨事！但未知其時已解組歸否？枚平生愛詩如愛色，每讀人一佳句，有如絕代佳人過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無分，而不覺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隨園詩話之所由作也。區區樂善之懷，竟被先生獎許，可謂「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惟是兩人年俱八旬，神通而形隔，後會茫茫。元微之詩云：「垂老相逢漸難別，大家期限各無多。」夫見而作別，尚且爲難，而况于未見乎？或者絮果蘭因，終能會合，否則海天兜率，尙有前期。情到難堪，又不得不作轉語，聊以自寬也。先生以爲然否？附上代梓故人胡書巢何南園詩集二本，伏希省覽。

耆英 年老有才學的人，稱做耆英。宋朝的文潞公，在西京地方，做留守官，年紀七十七歲，立一個耆英會，共有十二人，那時富韓公年紀七十九歲，最大，大中大夫張向，年紀七十歲，司馬

公年紀六十四歲，最小。菩薩。佛教稱自己修道，又能普度衆生，便稱菩薩。比菩薩高一等的，便是佛，比菩薩低一等的，便是羅漢。劉君。晉朝的王濛，太原地方人，器量很大，很有志氣，和沛國劉惔，是好朋友。劉惔稱贊王濛說：「他脾氣很隨和，却自然有一定的規矩。」王濛說道：「劉君知道我，勝過我自己。」因果。佛教說隨便什麼事體，有一個起因，必有一個結果。因是所做的事體，果是所成功的事體。譬如種瓜是因，得瓜是果。兜率。佛教裏說有九重天，有一重名兜率天。

答李少鶴書

少鶴明府足下：胡甥從桂林歸，接詩冊一本，恍如面晤。見和生輓告存諸作，如異樂仙音，來自海外，迥非人間凡響。所說春田太守，乃僕世交也。十年前，在姑蘇相遇，猶以清門公子目之。不料去年寄詩集來，孤秀神崖，獨師懷抱，眞後來作手也。且有一先生宗白我推袁萬古心香共一源一之句。沈休文遲暮之年，得王元禮出而張之，可勝欣喜！其佳句久已梓入詩話，得明府又

從而附益之，固所願也。

來札憂近今詩教，有以「溫柔敦厚」四字訓人者，遂致流爲卑靡庸瑣，屬老人起而共挽之，此言誤矣。夫溫柔敦厚，聖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學聖人之言而至庸瑣卑靡，是學者之過，非聖人之過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將教之以北鄙殺伐之音乎？母乃由之瑟，奚爲于某之門矣！嚴滄浪論詩，笑坡谷二人，如子路侍夫子，有行行之氣，此語殊解人頤。才如坡谷，尙不免人譏彈，而况于不如坡谷者乎？夫溫柔之與卑靡，剛健之與粗硬，似是而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物，未有不以柔爲貴者：金銀銅鐵，紬羅紗絹，觸目皆然。雖太阿純鈎，天下之至剛者也，亦以能屈能伸爲貴；而况於聲詩一道，將含商嚼徵，播之管絃者耶？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取其柔之至也。或嗜

羊棗，或嗜菖蒲，詩亦如之。杜少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竟陵建安七子，互相詆毀；王阮亭痛訾元白，專主中唐；蔣心餘錢璣沙痛詆阮亭，專主初白。僕以爲皆是也，皆非也。是者，是其獨得之見，不隨人爲步趨；非者，非其所見之偏，不平心而察理。范蔚宗所謂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莊子所謂蔽于古而不知今；此學者之大病也。足下不喜查他山，以爲卑靡之習，自他山開之；此言又誤矣！夫他山以前，詩之卑靡者，無萬萬數；不過不傳于世，故足下未見耳！非自他山濫觴。他山是白描高手，一片性靈，痛洗阮亭敷衍之病，此境談何容易？若以流弊而論，則槎枒粗硬之弊，亦何常不自老杜開之？韓昌黎之蔓涎蝸出殼，角縮頭敲鏗，與笑林中所云「一蛙翻白出闌，蚓死紫芝長」，又何以異？足下之詩，酷摩韓杜，故縱筆及之，爲思患預防之戒。

近今詩教之壞，莫甚于以註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摭摭瑣碎，死氣滿紙；一句七字，必小註十餘行，令人舌繲口呿，而不敢下手。性情二字，幾乎喪盡天良。此則二千年來所未有之詩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再白者，明府又嘗疑我議論，似乎三教皆不歸依，到底歸依何處？此言亦非知我者。我輩墜地後，捨周孔何歸？但古來歸周孔者，荀孟程朱，俱有流弊，有習氣，我不以為然。譬之到人家，敬重一長者文人而已；其旁子弟侍從之煩言贅語，我不能隨聲附和也。至于佛老二家，何常無可取處？奈其習氣更重，流弊更多，故不得不淡漠視之，而有一「彼哉彼哉」之嘆！

誦

懷抱。

說人肚子裏的志氣，稱做懷抱。肚子裏的意見，也稱懷抱。

作手。

做文章的好手，

也稱作手，也稱作家。

休文。

南北朝時候的沈約，號休文，十分有學問，他肚裏的書很多，年老

了，遇到王元禮，便把書籍統統給了王元禮。王元禮也是有學問的人，沈休文給他書籍，是說可

以傳他學問的意思。王元禮號筠文。由瑟。由是孔子學生子路的名字。子路彈瑟的聲音有

一種殺氣，孔子說：『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是說子由有殺氣的彈瑟的聲音，怎麼到我門裏

來？是說讀書人沒有殺氣的意思。滄浪。宋朝的嚴羽號丹邱，邵武地方人，很有才學，能做詩，

著一部詩辨，十分精細，自己取別號，叫滄浪逋客。他著一部滄浪集，流行在世上。坡谷。坡是

蘇東坡，谷是黃山谷，兩個都是做好詩的人。行行。剛強的樣子，稱做行行。論語裏有一句：『

子路，行行如也。』解頤。腮膀，稱做頤。人笑的時候，那腮兒向兩面分解開來，稱做解頤。叫人

發笑，稱做解人頤。太阿。太阿是古劍的名稱。古時，楚國打發風胡子到吳國去見歐冶子，干

將叫人打一柄鐵劍。歐冶子干將鑿開茨山，洩乾溪水，拿鐵精打成三柄鐵劍，一柄名龍淵，一柄

名泰阿，一柄名工布。純鈎。古時，越王允常請歐冶子來打成五柄寶劍，一柄名純鈎，一柄名

湛盧，一柄名豪曹，一柄名魚腸，一柄名巨闕。含商。宮商角徵羽，是音樂裏的五種音階。含商

嚳徵，是說細心研究音樂的意思。竟陵。古時，竟陵地方王子良，在夜裏邀了許多有文才的

朋友，把蠟燭刻在一寸長地方，限大家做完一首四韻詩。漢末，建安年間，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

瑀、應瑒、劉楨七個人，都有文學的名氣，號稱建安七子。元白。元是說唐朝的元稹，白是說白

居易兩個都是有詩才的人。蔚宗，南北朝時候的范曄，號蔚宗，宗朝順陽地方的人，熟讀經史，文章做得很好，他刪改後漢書成一家之作。舌繹，舌頭翹起，稱做舌繹。嘴巴張開，稱做口哇。舌繹口哇，是說人發呆的神氣。

答奇中丞

李太守歸，接手書云，枚知公實授撫軍，必當欣喜，此言是也。然公但知其喜，而不知何以喜也。請略言之。人生知己難得，得一知己而見其官尊道行，隆而升，比自己當年之得科名與館選，更爲榮幸。此其可喜者一也。從來才大之人，不受捉搦。論語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方伯雖非小知，然而行政用人，終難自主。卽以吳下巡撫而論，如前朝之周文襄，本朝之湯文正，皆獨行其志，故至今民不能忘。公才大如海，又久任屏藩，事事了徹，而居公上者，或才不及，或所見偏宕，未免齟齬。今獨當一面，旁無掣肘之

人，可以從容展布，如大雲起雨，一切草木山川，均沾餘潤。此其可喜者二也。古之爲政者，「廉慎仁明」四字並稱。而枚持論則首重「明」字。何也？明則廉其所當廉，慎其所當慎，仁其所當仁。不明則子子爲廉，而已非廉矣；戚戚爲慎，而已非慎矣；煦煦爲仁，而已非仁矣。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此子張之所以問明，大學之所以先明明德也。公題畫詩云：「筆上眉痕刀上血，用來不錯是英雄。」此卽荀子「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之謂。此二句，包羅一部十七史，可想見心胸魄力。以一明字，治國平天下而有餘，何區區江蘇一省而已哉！此其可喜者三也。

假使公持節他邦，則雖以公之明，其風土人情，終需半年三月，才見梗概。今公在江蘇五年矣，民情之姦良，官吏之賢否，國課之盈虛，水利之通塞，久已燭照數計而無遺。一旦舉而措之，若指諸掌。此其可喜者四也。

枚老矣，夕陽雖好，紅不多時。使公遠撫他邦，則此生不能再見。今不特近在吳門，且聞有場後入都之信，則秋闈監試，即可望見旌旗。此其可喜者五也。公封疆之任，簡在帝心久矣。有忌公者，尼之，因此略爲濡滯，而此座終於讓公。惟其蓄之愈久，故發之愈光。如花樹爲春寒所勒，一旦怒開，倍覺鮮華。昔人畫臧文仲于卞和之側，故頰其顏，專爲蔽賢者戒。安知無人畫尼公者乎？此其可喜者六也。

以上六喜，公私參半，而究之私少公多。枚雖衰，其能不鑿乎其鼓之，軒乎其舞之哉？

來書諄諄，有一官高任重，詢于芻蕘之意。人以為公之謙詞漫語耳。枚獨不以為然。何也？從來天分高之人，則其心必虛。以顏子之天分，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以諸葛孔明之天分，而勤求啓誨，孜孜不倦，此皆非貌爲

謙恭也。蓋深知天下事理之無窮，而不能者之有益于能，少者之有益于多也。公之天分，不在兩賢之下，故虛懷若谷，樂取于人，以爲善；亦發于中心之誠，而非有所矯飾也。枚明知晝不點燭，日有餘明，不必以螢火之光，上助清炤。然匏宣瓦奏，亦師曠所樂聞，故敢陳其愚忠，請公聽之。

枚閱世六十年，見一二巨公，其初天分非不高也。乃官稍尊，則天分稍低；官愈尊，則天分愈低。其故何也？南面而臨，一言出口，千人唯唯，久之頤指氣使，遂予聖自雄而不自覺矣。公十載屏藩，集思廣益，人無間言。枚願公從中丞而制府，而尙書，而宰相，總不改此時光景，則不特無愧于大行，不加之君子，而將來之福祿壽考，數千萬之官吏蒼生，亦受福于無涯矣。宋張文定公善飲，求能與之敵者，或薦某軍校量佳。公問量何如？曰：『愈醉愈謙恭。』公笑曰：『此不足爲量也；防其醉而加謙，是改常也。量大者，始終如一而已。』夫

謙恭尙且爲改常，而况于驕縱乎！偶引故事，博公莞爾！

語

撫軍。

古時，

太子出去打仗，稱做撫軍。皇帝出去打仗，太子留在京城裏，稱做監國。明太祖

打發太子到陝西去巡撫，稱做巡撫，原也是撫軍的意思。後人稱撫臺做巡撫。館選。稱中翰

林，稱做館選。凡是中翰林的，便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個館裏做文學侍從的臣子，所以稱做

館選。屏藩。屏，是屏風；藩，便是竹籬。屏風竹籬，都是保護用的。做大官的保護國家，好似屏風

竹籬一般，所以做大官的也稱屏藩。齟齬。兩人意思不合，說話衝突，稱做齟齬。掣肘。掣，

是拉住；肘，是臂膀。做事體沒有自由的主權，有人在一傍阻撓，好似拉住臂膀一般，所以稱做掣

肘。煦煦。人做好事在小的地方，稱做煦煦。韓文裏有兩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指掌。

說事體明白安易，好似手指手掌。鼙乎。尙書大傳裏有兩句：『鼙乎鼓之，軒乎舞之。』鼙

乎，是說打鼓的聲音；軒乎，是說跳舞的樣子；都是說人快活的樣子。晝燭。稱有學問的人，比

方他在白天，不用點燭，便十分明亮。說他自己已經很有學問，不用人幫助他了。頤指。說人

架子大，不用嘴說話，祇拿腮膀動着指揮人，稱做頤指氣使。予聖。予聖自雄，是說自己尊重

的意思。詩經理有兩句：『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文定。宋朝的張齊賢，號師亮，很有才

學。宋太祖到西都地方去，齊賢上奏章，十策四說，皇帝十分稱贊他。太宗時候做宰相，真宗時候做涇原諸路經略使。後來不做官，回到洛陽地方，造一座花園，和朋友天天在裏面吃酒，死後，封文定公。

覆徐小汀書

小汀足下，重陽前二日，丁先生來，接手書，知近履平善，兼知寄上全集，有竊書改信一事，大奇！大奇！海內士大夫，將所著作鏤板行世者，浩如烟海。閱者大率攢眉束之高閣；甚或拉雜摧燒，以之覆瓿者，無萬數也。僕雖梓全集六十餘卷，而自視歆然，常恐亦受此慘。不料有人溺愛嗜痂，出重價購之；又有入當作奇珍異寶，要于路而攫之。苦心孤詣，作許多狡獪，雖抱竊疾，恰是書淫也。算藝林佳話，較諸李博士之遇盜求詩，白香山之買婢增價，倍有榮焉。因記閩人林遠峯云，其戚徐某巨家多財。一日，有盜十餘人，昏夜破門入。正

在搜索箱篋時，有英悍少年，盜魁也，燈下見案上有宋板文選一部，倉山全集兩冊，笑曰：『此老能藏古書，能讀隨園先生文集，非俗儒也。』卽麾諸僮儼而釋事主，抱書兩部而出。其說果確，則一竊一盜，俱足千秋。然非世兄明察秋毫，反覆細觀，又何能知其有抽篋部數，塗改原書之弊哉？此又古人之鞭絲見屑，決獄審刀之聰，所未有也。僕感竊書人之知己，而服世兄之神明，特再寄一部，紙墨刷印，大勝於前。若是乎從者之度，于買書人大有便宜。

附來書

年愚姪徐秉鑑頓首，謹請福安。春杪叩送行旌，轉瞬間五更弦望矣。依戀之心，與日俱積。昨應試來杭，項三哥出示鈞函，莊誦之下，知係四月間在蘇所發。但姪所求大集三部，前曾領過有套者一部。茲來諭云：『今寄全集一部，連前已經三部。』初看似屬偶忘，反覆細觀，信中一部一字，略有

刮洗更改之痕；而封面之字，又與書中字兩樣。恐寄書人有抽匿私改之弊，特據實奉聞，並將原賜鈞函，繳呈台覽。

覆

覆，便是蓋。瓶，說自己做的文章不中用，祇可以拿去蓋蓋醬瓶。飲然，自己

虛心的樣子，稱做自視飲然。書淫，做事體過分，稱做淫。書淫，是說十分歡喜讀書的人。李

博士，唐朝的李涉，很有才學，人稱他李博士。他出門過皖口地方，遇見強盜，那強盜頭目，認識

是李涉，說道：「既然是李博士，不必搶奪，求賞一首詩罷了。」鞭絲，古時有一個傅琰，做山

陰知縣，有賣織賣糖兩個老太婆，爭奪一團絲。傅琰把一團絲吊起來，拿鞭子打着，那絲裏面落

下鐵屑來。傅琰斷定這絲是賣針老太婆的，便罰賣糖的老太婆。審刀，宋朝的劉崇龜，號子

長，做廣州刺史官。有一個少年，停船在江邊，看見一個美貌的女人，站在門口，見了少年，也不躲

避；那少年上去調戲他，暗暗的和他說定，在黃昏時候，到他家裏去，那女人點點頭。到了夜裏，那

女人果然開着門候着；那少年不會來，有一個強盜先進門來。那女人錯認是少年，忙上前去迎

接；那強盜錯認是來捉他的，便拿刀殺死這女人，丟下刀逃走。少年跑去，腳踏在血上，倒下地去。

看見這女人，已經吃人殺死，便急急逃回船去。第二天，那女人家裏的人跟着血跡尋到江邊上，那船已經不在了；岸邊的人說道：「昨天夜裏，原有一隻船停在江邊的，如今已去了。」差人追去，捉住了那少年審問；這少年統統自己招認了，看他的刀，是一柄殺豬的刀。崇龜知道這少年是冤枉的，便出告示，推說要大請客，把合城殺豬的都喚來；待到人到齊，又推說天晚來不及了，叫他們都把屠刀留下，却暗暗的把那兇器混在裏面。第二天，大家都來領刀；有一個屠戶不肯領這兇器，說道：「這是某人的刀，不是我的刀。」忙打發人去捉那兇手時，那兇手已逃去。崇龜便把已經定了死罪的犯人，冒充是少年，押到大街上去殺頭。那兇手認做少年已死，便悄悄的回家來；被官裏捉住了，殺了頭，放去那少年。後人說做官的精細，便拿決獄審刀來比方。神明。漢朝的度尙，號博平，山陽地方人。做上虞縣官，十分公正嚴明；審問案件，十分精細，大家稱他神明。從者之廋。廋，是藏起來。古時孟子到滕國去，住在客店裏；有一個人把鞋子擱在窗檻上不見了，客店裏的人四處找不到。說道：「若是乎從者之廋也。」從，是說跟；主人的奴僕；他疑心跟孟子的奴僕藏起來的。弦望。月初月底月亮和弓一般樣子，稱做上弦下弦；到十五月亮正圓，稱做望日。更是改換；五更弦望，是說過了五個月。

答潘素心夫人

接手書，及湖樓詩會五排一首，莊嫁典麗，洋洋百言。此體最難，求之士林，尙少作者；而世妹以女子擅長，豈非閨中元白乎？札問子女于父妾，當作何稱？僕道父妾之有子者，竟稱庶母禮也；其有女者，亦得以母稱。論語「以其子妻之」是也。其無所生者，則稱家父。笄室，或稱姬人，側室侍者，俱無不可。須酌其年紀之老少，寵愛之光景而稱之。亦有稱爲姨者。按南史齊衡陽王鈞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得須姨差。」又晉安王子懋生母阮淑媛病篤，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子懋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華竟齋不萎。」是子女稱本生母爲姨之證。至於祭壽文，其無所出者，原不應有文；或破例而爲之，則捨孺人太君之外，亦無別稱。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蒙問稱太君之說，始于何時？按晉武帝封羊太傅夫

人爲萬歲鄉君，此一品夫人之稱君也。唐武后命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此百姓婦人之稱君也。祭壽文不作則已；若作則捨孺人太君，其何稱焉？再如戲本中之趙解元張解元，皆係旁人祝頌秀才之稱，並非若君家之郎君是張解元也。唐人舉進士科者，動稱前進士某進士，皆非中過進士之人。大清會典，七品請封孺人，今未入流以下，訃文壽文，誰不稱孺人，似乎此處不妨通融。

註

筵室。世人稱小老婆稱做筵室。

太君。

稱朋友的母親做太君。

奇中丞監臨秋試，聞隨園招飲諸生，助以酒肴，裁書答謝。

昨招飲諸生，方陳草具，而嘉肴八簋，捧下軍門，分丹桂之餘香，壯主人之顏色。頃刻秀才一村，蹲蹲起舞，有噴其磕，已勝過鼓瑟吹笙，鹿鳴嘉宴矣。札來，知中丞臂患風濕，握物不牢，枚想手軟，由于心慈之故。羊太傅作折臂三公，

亦復何礙？然古佛之拈花可緩，而黃人之捧日難遲。百萬蒼生，都望中丞手援天下，豈容一刻放寬？記得王蘭泉司寇，作雲南方伯，寄雞血藤膏來，云可以驅風散濕，因于破篋中尋求得之，即為獻上。伏思蘭泉，敢學季康子之餽藥，斷不為羊叔子之醜人，公試餌之。

註 草具。不好的酒菜，稱做草具。八盞。盛菜蔬的碗，稱做盞。八盞是說八樣菜。羊太傅。

晉時羊祜官做到太傅，封公。有看風水的，走過羊祜祖宗的坟前，說坟裏有帝王氣，倘然掘斷了他的地脈，便沒有後代。羊祜便去掘斷了，那看風水的說道：後代還要出斷臂的三公。後來羊祜果然從馬上落下來，折斷了臂膀，位到封公，却沒有兒子。

又

歲除前數日，遣人獻牡丹二枝，蒙中丞報以人葎一兩。昔北朝李元忠受人一絹，椎五羊以享之，薄往厚來，于斯為盛。側聞公以安撫司兼鹽鐵使，此格

外寵榮，古未有也。人疑握算牢盆，非儒者事；遣造明堂手，執剪裁衣，未免小用。而不知聖天子將使公調和鼎鼐，則鹽梅滋味，理合先嘗，不僅教讀管夷吾禹筮一篇也。第鹺務當大案後，如久病初痊，國手難以下藥，而孰知有自邗江來者，道公所料簡，無不部居別白，明察秋毫，而又能天馬行空，一絲不挂，當八面受風之處，戴四方平定之中，枚不覺喜而舞躍，屢爲之穿。古樂府云：『猛虎依深山，只望松柏長。』枚之依公，何異于松柏哉？昔孔明身後，有僕老矣，服事桓大司馬，桓與衆賓客說及孔明，嘆羨不已。老僕在旁，喏曰：『據奴所見，諸葛公亦無以異人。』桓聞之，便有自矜之色。僕徐曰：『第自諸葛公去後，覺後人辦事，無有妥當如公者。』桓嘿然而慚。枚意欲頌公，亦不能於老僕之言之外，再贅一詞。

註

受絹

魏孝文帝時候，盜賊很多，清和地方有五百個人，要到西面邊地上去，走過趙郡路

上被強盜攔住，不通，大家去投到元忠，送他絹一千疋；元忠祇受了一疋絹，殺五頭羊，請他們吃。
安撫司。中國收服土番，便在番地裏立一個官，名安撫司，又名土司。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三版

小倉山房尺牘

定價

(精裝的一一册一大洋一元二角
本裝的一二册一大洋九角)



點註者

許

澤

齋

校閱者

胡

擷

筠

發行者

沈

繼

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羣

學

社

分發行所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本埠各大書莊
自強書局及外

分類整理
新式標點
史記

精裝三冊洋 四元四角
平裝七冊洋 三元四角

經許嘯天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整理過的有十五萬字以
上的新考證并新序

附三代戰國秦漢詳細地圖八幅及表格多種

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學術的沿革
都要在這部史記上去探討

在文學史學上史記是第一部應該研究而很有價值的書
可惜從來讀史記的祇知道在文學上欣賞而絕少在史學
上研究殊不知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部最古的書我們
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學術的沿革都要在
這部史記上去探討如今經許嘯天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整
理出來用新式的標點校讀以後不但使史記的文學更明
顯又能叫史記歷史的科學從此發生效能加上卷頭十五
萬字的新考證把中國一切制度的來源整理得清清楚楚
凡是研究文史的學者似乎都應該看一看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名言大辭典

許嘯天譯輯并自語

從來說的一語值千金名人的名言真是一語
千金我們一世的經驗一生的學問往往不敵
名人的一言許嘯天先生盡數年的心力搜集
中外古今名人的言論短簡有味外國名言并
附原文共得數萬句實學生修養的好書行文
引證的寶庫全用新式標點分個人家庭社會
國家四大類每類又分十餘目檢查極為便利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出版。



國家圖書館



003890072



275

籍